增壹阿含经五十卷（第十一卷～第二十卷）

符秦三藏昙摩难提译 • 乾隆大藏經 • 小乘阿含部

增壹阿含经卷第十一 善知识品第二十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当亲近善知识，莫习恶行，信于恶业。所以然者？诸比丘，亲近善知识已，信便增益，闻、施、智慧普悉增益。若比丘亲近善知识，莫习恶行。所以然者？若近恶知识，便无信、戒、闻、施、智慧。是故，诸比丘，当亲近善知识，莫近恶知识。如是，诸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罗阅城迦罗陀竹园所，与大比丘五百人俱，前后围绕而为说法。

尔时，提婆达兜将五百比丘去如来不远而经过。世尊遥见提婆达兜自将门徒，便说此偈：

“莫亲恶知识，亦莫愚从事，

当近善知识，人中最胜者。

人本无有恶，习近恶知识，

后必种恶根，永在暗冥中。”

是时，提婆达兜五百弟子闻世尊说此偈已，便来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；斯须退坐，向世尊悔过：“我等愚惑，无所识知，惟愿世尊受我等忏悔！”

尔时，世尊受彼五百比丘忏悔，便与说法，令得信根。

尔时，五百比丘在闲静之处思惟深法。所以然者？族姓子出家学道，以信坚固，修无上梵行。尔时，彼五百比丘便成阿罗汉：生死已尽，所作已办，梵行已立，更不复受胎有，如实知之。尔时，五百人成阿罗汉。

是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与无央数之众围绕说法。是时，昙摩留支在静室中，独自思惟，入禅三昧，观见前身在大海中作鱼，身长七百由旬。即从静室起，犹如力士屈伸臂顷，便往至

大海中故死尸上而经行。

尔时，昙摩留支便说此偈：

“生死无数劫，流转不可计，

各各求所安，数数受苦恼。

设复见身已，意欲造舍宅，

一切支节坏，形体不得全。

心已离诸行，爱著永无余，

更不受此形，长乐涅槃中。”

尔时，尊者昙摩留支说此偈已，即从彼没，来至舍卫祇洹精舍，往至世尊所。尔时，世尊见昙摩留支来，作是告曰：“善哉！昙摩留支，久来此间。”

瞿摩留支白世尊曰：“如是，世尊，久来此间。”

尔时，上坐及诸比丘各生斯念：“此昙摩留支恒在世尊左右，然今世尊告曰：‘善哉！昙摩留支，久来此间。’”

尔时，世尊知诸比丘心中所念，欲断狐疑故，便告诸比丘：“非为昙摩留支久来此间，故我言此义。所以然者？昔者过去无数劫时，有定光如来、至真、等正觉、明行成为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道法御、天人师，为佛、众佑，出现于世，治在钵摩大国，与大比丘众十四万八千人俱。尔时，四部之众不可称计，国王、臣吏、人民之类，皆来供养给其所须。

“尔时，有梵志名耶若达，在雪山侧住，看诸秘谶，天文、地理靡不贯博，书疏文字亦悉了知，讽诵一句五百言大人之相亦复了知，事诸火神、日月、星宿，教五百弟子宿夜不倦。耶若达梵志有弟子名曰云雷，颜貌端正，世之希有，发绀青色。云雷梵志聪明博见，靡事不通，恒为耶若达所见爱敬，不去须臾。是时，婆罗门所行咒术，尽皆备举。

“尔时，云雷梵志便作是念：‘我今所应学者悉皆备已。’然复自念：‘书籍所载，诸有学梵志行术过者，当报师恩。又我今日所应学者皆复知之，我今宜可报于师恩。然复贫匮，空无所有可用供养师者；宜当往诣国界求所须者。’

“尔时，云雷梵志便往至师所，而白师曰：‘梵志所学技术之法，今悉知已。然复书籍所载，诸有学术过者，当报师恩。然复贫乏，无有金银珍宝可用供养者，今欲诣国界求索财物，用供养师。’

“尔时，耶若达婆罗门便作是念：‘此云雷梵志我之所爱，不去心首。设吾死者，尚不能别离，何况今日欲舍吾去！我今当作何方宜使留得住耶？’

“是时，耶若达梵志即告云雷曰：‘汝梵志，今故有婆罗门所应学者，卿尚不知。’是时，云雷梵志便前白师：‘惟愿见教，何者未诵？’是时，耶若达梵志便思惟造五百言诵，告云雷曰：‘今有此书名五百言诵，汝可受之。’云雷白言：‘愿师见授，欲得讽诵！’比丘当知：尔时，耶若达便授弟子此五百言诵。未经几日，悉皆流利。

“是时，耶若达婆罗门告五百弟子曰：‘此云雷梵志技术悉备，无事不通。即以立名，名曰超术。此超术梵志极为高才，天文、地理靡不观博，书疏文字亦悉了知。’尔时，超术梵志复经数日，复白师曰：‘梵志所学技术之法，今悉知已。然复书籍所载，诸有学术过者，当报师恩。加复贫乏，无有金银珍宝可用供养师者，今欲诣国界求索财物，用供养师，惟愿听许！’尔时，耶若达梵志告曰：‘汝知是时。”超术梵志前礼师足，便退而去。

“尔时，钵摩大国去城不远，有众梵志普集一处，欲共大祠，亦欲讲论。时，有八万四千梵志共集。第一上座亦复讽诵外道书疏，莫不练知；天文、地理、星宿变怪，皆悉了知。各欲散时，便以五百两金及金杖一枚、金澡罐一枚、牛千头，用奉上师，与第一上座。

“尔时，超术梵志闻：去钵摩大国不远，有诸梵志八万四千集在一处，其有试术过者，便与五百两金及金杖一枚、金澡罐一杖、大牛千头。是时，超术梵志自念：‘我今何故家家乞求？不如诣彼大众共搪技术。’是时，超术梵志便往至大众所。

“尔时，众多梵志遥见超术梵志，各各高声唤曰：‘善哉！祠主，今获大利，乃使梵天躬自下降。’时，八万四千诸梵志等各起共迎，异口同音而作是语：‘善来！大梵神天。’时，超术梵志便生此念：‘此诸梵志谓呼吾是梵天，然复吾亦非梵天。’是时，超术梵志语诸婆罗门曰：‘止！止！诸贤，勿呼吾是梵天也，汝等岂不闻乎？雪山北有大梵志众师，名耶若达，天文、地理靡不贯练。’诸梵志曰：‘吾等闻之，但不见耳！’超术梵志曰：‘我是其弟子，名曰超术。’是时，超术梵志便向彼众第一上座而告之曰：‘设知技术者，向吾说之。’

“尔时，彼众第一上座即向超术梵志诵三藏技术，无有漏失。时，超术婆罗门复语彼上座曰：‘一句五百言，今可说之。’是时，彼上座曰：‘我不解此义，何等是一句五百言者？’时，超术梵志告曰：‘诸贤，默然听说一句五百言大人之相。’比丘当知：尔时，超术梵志便诵三藏之术，及一句五百言大人之相。尔时，八万四千梵志叹未曾

有：‘甚奇！甚特！我等初不闻一句五百言大人之相，今尊者宜在上头第一上座。’

“尔时，超术梵志移彼上座已，便在第一上头坐。尔时，彼众上座极怀瞋恚，发此誓愿：‘今此人移我坐处，自补其处。我今所诵经籍，持戒苦行，设当有福者，尽持用作誓：此人所生之处，所欲作事，我恒当坏败其功。’

“是时，彼施之主即出五百两金及金杖一枚、金澡罐一枚、牛千头、好女一人，持用与上座使咒愿。尔时，上座告主人曰：‘我今受此五百两金及金杖、金澡罐，当用供养师。此女人及牛千头，还施主人。所以然者？吾不习欲，亦不积财。’

“是时，超术梵志受此金杖、澡罐已，便往诣钵摩大国。其王名曰光明。时，彼国王请定光如来及比丘众衣食供养。时，彼国王告令城内：‘其有人民有香华，尽不得卖。若有卖者，当重罚之。吾自出买，不须转卖。’复敕人民：‘扫洒令净，勿使有土沙秽恶；悬缯幡盖，香汁涂地，作倡妓乐，不可称计。’

“尔时，彼梵志见已，便问行道人曰：‘今是何日？扫洒道路，除治不净，悬缯幡盖，不可称计，将非国主太子有所娉娶？’彼行道人报曰：‘梵志不知耶？钵摩大国王今请定光如来、至真、等正觉，衣食供养，故平治道路，悬缯幡盖耳！’

“然梵志秘记亦有此语：‘如来出世，甚难得遇，时时乃出，实不可见。犹如优昙钵华，时时乃出；此亦如是，如来出现于世，甚不可值。’又梵志书亦有此语：‘有二人出世甚难得值。云何二人？如来及转轮圣王，此二人出现甚难得值。’尔时，彼复作是念：‘我今何急速报师恩？今且以此五百两金奉上定光如来。’复作是念：‘书记所载，如来不受金银珍宝。我可持此五百两金，用买香华，散如来上。’

“是时，梵志即入城内求买香华。尔时，城中行人报曰：‘梵志不知耶？国王有教令，其有香华卖者当重罚之。’时，彼超术梵志便作是念：‘是我薄佑，求华不获，将知如何？’便还出城，在门外立。

“尔时，有婆罗门女名曰善味，持水瓶行取水，手执五枚华。梵志见已，语彼女人曰：‘大妹，我今须华，愿妹见卖与我。’梵志女曰：‘我何时是汝妹？为识我父母不？’时，超术梵志复生此念：‘此女人性行宽博，意在戏笑。’即复语言：‘贤女，我当与价，是非见惠此华。’梵志女曰：‘岂不闻大王有严教，不得卖华乎？’

“梵志曰：‘贤女，此事无苦，王不奈汝何！我今急须此五枚华，我得此华，汝得贵价。’梵志女曰：‘汝急须华，欲作何等？’梵志报曰：‘我今见有良地，欲种此华。’梵志女曰：‘此华已离其根，终不可生。云何方言我欲种之？’梵志报曰：‘如我今日所见良田，种死灰尚生，何况此华！’

“梵志女曰：‘何者是良田，种死灰乃生乎？’梵志报曰：‘贤女，有定光佛、如来、至真、等正觉，出现于世。’梵志女曰：‘定光如来为何等类？’梵志即报彼女曰：‘定光如来者，有如是之德，有如是之戒，成诸功德。’梵志女曰：‘设有功德者，欲求何等福？’梵志报曰：‘愿我后生当如定光如来、至真、等正觉，禁戒、功德亦当如是。’

“梵志女曰：‘设汝许我世世作夫妇，我便与汝华。’梵志曰：‘我今所行，意不著欲。’梵志女曰：‘如我今身不求为汝作妻，使我将来世与汝作妻。’超术梵志曰：‘菩萨所行，无有爱惜，设与我作妻者，必坏我心。’梵志女曰：‘我终不坏汝施意，正使持我身施与人者，终不坏施心。’是时，便持五百金钱，用买五枚华，与彼女人，共作誓愿，各自别去。

“是时，定光如来、至真、等正觉时到著衣持钵，与比丘僧前后围绕，入钵摩大国。时，超术梵志遥见定光如来颜貌端正，见莫不欢，诸根寂静，行不错乱，有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，犹如澄水无有秽浊，光明彻照，无所罣碍，亦如宝山，出诸山上；见已，便发欢喜心，于如来所持此五茎华，至定光如来所；到已，在一面住。

“时，超术梵志白定光佛言：‘愿见采受！设世尊今不授决者，便当于此处断其命根，不愿此生。’尔时，世尊告曰：‘梵志，不可以此五茎华授无上等正觉。’梵志白言：‘愿世尊与我说菩萨所行法！’定光佛告曰：‘菩萨所行，无所爱惜！’

“尔时，梵志便说偈言：

“‘不敢以父母，持施与外人，

诸佛真人长，亦复不敢施。

日月周行世，此二不可施，

余者尽可施，意决无有难。’

“尔时，定光佛复以此偈报梵志曰：

“‘如汝所说施，亦不如来言。

当忍亿劫苦，施头身耳目，

妻子国财宝，车马仆从人，

设能堪与者，今当授汝决。’

“尔时，摩纳复说此偈：

“‘大山炽如火，亿劫堪顶戴，

不能坏道意，惟愿时授决。’

“尔时，定光如来默然不语。时，彼梵志手执五茎华，右膝著地，散定光如来，并作是说：‘持是福佑，使将来世当如定光如来、至真、等正觉，而无有异！’即自散发在于淤泥：‘若如来授我决者，便当以足蹈我发上过。’比丘当知：尔时，定光如来观察梵志心中所念，便告梵志曰：‘汝将来世当作释迦文佛、如来、至真、等正觉。’

“时，超术梵志有同学，名昙摩留支，在如来边，见定光佛授超术梵志决，又足蹈发上；见已，便作是说：‘此秃头沙门何忍，乃举足蹈此清净梵志发上？此非人行！’”

佛告诸比丘：“尔时耶若达梵志者，岂异人乎？莫作是观！所以然者？尔时耶若达者，今白净王是。尔时八万四千梵志上座者，今提婆达兜身是也。时超术梵志者，即我身是也。是时梵志女卖华者，今瞿夷是也。尔时祠主者，今执杖梵志是也。尔时昙摩留支，口所造行，吐不善响，今昙摩留支是也。然复昙摩留支无数劫中恒作畜生，最后受身在大海作鱼，身长七百由旬。从彼命终，来生此间，与善知识从事，恒亲近善知识，习诸善法，根门通利。以此因缘故，我言：‘久来此间。’昙摩留支亦复自陈：‘如是，世尊，久来此间。’是故，诸比丘，常当修习身、口、意行。如是，诸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我今当说，有人似师子者，有似羊者。汝等谛听！善思念之。”

诸比丘对曰：“如是，世尊。”尔时，诸比丘从佛受教。

世尊告曰：“彼人云何似师子者？于是，比丘，或有人得供养衣被、饮食、床卧具、病瘦医药；彼得已，便自食啖，不起染著之心，亦无有欲意，不起诸想，都无此念，自知出要之法；设使不得利养，不起乱念，无增减心。犹师子王食啖小畜，尔时，彼兽王亦不作是念：‘此者好，此者不好。’不起染著之心，亦无欲意，不起诸想。此人亦复如是，若得供养衣被、饭食、床卧具、病瘦医药，彼得已，便自食啖，不起想著之意；设使不得，亦无诸念。

“犹如有人受人供养衣被、饭食、床卧具、病瘦医药，得已，便自食啖，起染著之心，生爱欲意，不知出要之道；设使不得，恒生此想念。彼人得供养已，向诸比丘而自贡高，毁蔑他人：‘我所能得衣被、饭食、床卧具、病瘦医药，此诸比丘不能得之。’犹如大群羊中有一羊，出群已，诣大粪聚；此羊饱食屎已，还至羊群中，便自贡高：‘我能得好食，此诸羊不能得食。’此亦如是，若有一人，得利养衣被、床卧具、病瘦医药，起诸乱想，生染著心，便向诸比丘而自贡高：‘我能得供养，此诸比丘不能得供养。’是故，诸比丘，当学如师子王，莫如羊也。如是，诸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若有众生知反复者，此人可敬，小恩尚不忘，何况大恩！设使离此间千由旬、百千由旬，故不为远，犹近我不异。所以然者？比丘当知：我恒叹誉知返复者。诸有众生不知反复者，大恩尚不忆，何况小者！彼非近我，我不近彼，正使著僧伽梨在吾左右，此人犹远。所以然者？我恒不说无反复者。是故，诸比丘，当念反复，莫学无反复。如是，诸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若有人懈惰，种不善行，于事有损。若能不懈惰而精进者，此者最妙，于诸善法便有增益。所以然者？弥勒菩萨经三十劫应当作佛、至真、等正觉，我以精进力、勇猛之心，使弥勒在后。过去恒沙多萨阿竭、阿罗诃、三耶三佛，皆由勇猛而得成佛。以此方便，当知懈惰为苦，作诸恶行，于事有损。若能精进勇猛心强，诸善功德便有增益。是故，诸比丘，当念精进，勿有懈怠。如是，诸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阿练比丘当修行二法。云何二法？所谓止与观也。若阿练比丘得休息止，则戒律成就，不失威仪，不犯禁行，作诸功德。若复阿练比丘得观已，便观此苦，如实知之；观苦集，观苦尽，观苦出要，如实知之。彼如是观已，欲漏心得解脱，有漏心、无明漏心得解脱，便得解脱智：生死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更不复受有，如实知之。

“过去诸多萨阿竭、阿罗诃、三耶三佛皆由此二法而得成就。所以然者？犹如菩萨坐树王下时，先思惟此法止与观也。若菩萨摩诃萨得止已，便能降伏魔怨；若复菩萨得观已，寻成三达智，成无上至真、等正觉。是故，诸比丘，阿练比丘当求方便，行此二法。如是，诸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若有阿练比丘在闲静处，不在众中，恒当恭敬，发欢喜心。若复阿练比丘在闲静处，无有恭敬，不发欢喜心；正使在大众中，为人所论不知阿练之法，云：‘此阿练比丘无恭敬心，不发欢喜！’

“复次，比丘，阿练比丘在闲静处，不在众中，常当精进，莫有懈慢，悉当解了诸法之要。若复阿练比丘在闲静之处，有懈慢心，作诸恶行；彼在众中，为人所论：‘此阿练比丘懈怠，无有精进。’是故，比丘，阿练比丘在闲静处，不在众中，常当下意发欢喜心，莫有懈慢，无有恭敬，念行精进，意不移转，于诸善法，悉当具足。如是，诸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二人不能善说法语。云何为二人？无信之人与说信法，此事甚难；悭贪之人为说施法，此亦甚难。若复，比丘，无信之人与说信法，便兴瞋恚，起伤害心。犹如狗恶，加复伤鼻，倍更瞋恚。诸比丘，此亦如是，无信之人与说信法，便起瞋恚，生伤害心。若复，比丘，悭贪之人与说施法，便生瞋恚，起伤害心。犹如痈疮未熟，复加刀割，痛不可忍。此亦如是，悭贪之人与说施法，倍复瞋恚，起伤害心。是谓，比丘，此二人难为说法。

“复次，比丘，有二人易为说法。云何为二？有信之人与说信法，不悭贪人与说施法。若，比丘，有信之人与说信法，便得欢喜，意不变悔。犹如有病之人，与说除病之药，便得平复。此亦如是，有信之人与说信法，便得欢喜，心不改变。若复无贪之人与说施法，即得欢喜，无有悔心。犹如有男女端正，自喜沐浴手面；复有人来，持好华奉上，倍有颜色；复以好衣服饰奉上其人，彼人得已，益怀欢喜。此亦如是，无悭贪之人与说施法，便得欢喜，无有悔心。是谓，比丘，此二人易为说法。是故，诸比丘，当学有信，亦当学布施，莫有悭贪。如是，诸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二法与凡夫人，得大功德，成大果报，得甘露味，至无为处。云何为二法？供养父母，是谓二人获大功德，成大果报。若复供养一生补处菩萨，获大功德，得大果报。是谓，比丘，施此二人获大功德，受大果报，得甘露味，至无为处。是故，诸比丘，常念孝顺供养父母。如是，诸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教二人作善不可得报恩。云何为二？所谓父母也。若复，比丘，有人以父著左肩上，以母著右肩上，至千万岁，衣被、饭食、床蓐卧具、病瘦医药，即于肩上放于屎溺，犹不能得报恩。比丘当知：父母恩重，抱之、育之，随时将护，不失时节，得见日月，以此方便，知此恩难报。是故，诸比丘，当供养父母，常当孝顺，不失时节。如是，诸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尊者槃特告弟朱利槃特曰：“若不能持戒者，还作白衣！”是时，朱利槃特闻此语已，便诣祇洹精舍门外立而堕泪。

尔时，世尊以天眼清净，观是朱利槃特比丘在门外立，而悲泣不能自胜。时，世尊从静室起，如似经行至祇洹精舍门外，告朱利槃特曰：“比丘，何故在此悲泣？”

朱利槃特报曰：“世尊，兄见驱逐：‘若不能持戒者，还作白衣，不须住此。’是故悲泣耳！”

世尊告曰：“比丘，勿怀畏怖，我成无上等正觉，不由卿兄槃特得道。”

尔时，世尊手执朱利槃特诣静室教，使就坐。世尊复教使执扫篲：“汝诵此字，为字何等？”

是时，朱利槃特诵得扫，复忘篲；若诵得篲，复忘扫。

尔时，尊者朱利槃特诵此篲扫乃经数日。然此扫篲复名除垢，朱利槃特复作是念：“何者是除？何者是垢？垢者灰土瓦石，除者清净也。”复作是念：“世尊何故以此教悔我？我今当思惟此义。”以思惟此义，复作是念：“今我身上亦有尘垢，我自作喻，何者是除？何者是垢？”彼复作是念：“缚结是垢，智慧是除。我今可以智慧之篲，扫此结缚。”

尔时，尊者朱利槃特思惟五盛阴成者、败者，所谓此色、色集、色灭，是谓痛、想、行、识成者、败者。尔时，思惟此五盛阴已，欲漏心得解脱，有漏心、无明漏心得解脱；已得解脱，便得解脱智；生死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更不复受胎有，如实知之。

尊者朱利槃特便成阿罗汉，已成阿罗汉，即从座起，诣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，白世尊曰：“今已有智，今已有慧，今已解扫箒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比丘，云何解之？”

朱利槃特报曰：“除者谓之慧，垢者谓之结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善哉！比丘，如汝所言，除者是慧，垢者是结。”

尔时，尊者朱利槃特向世尊而说此偈：

“今诵此已足，如尊之所说，

智慧能除结，不由其余行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比丘，如汝所言，以智慧，非由其余。”

尔时，尊者闻世尊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此二法，不可敬待，亦不足爱著，世人所捐弃。云何为二法？怨憎共会，此不可敬待，亦不足爱著，世人所捐弃；恩爱别离，不可敬待，亦不足爱著，世人所捐弃。是谓，比丘，有此二法，世人所不喜，不可敬待。

“比丘，复有二法，世人所不弃。云何为二法？怨憎别离，世人之所喜；恩爱集一处，甚可爱敬，世人之所喜。是谓，比丘，有此二法，世人所喜。

“我今说此怨憎共会、恩爱别离；复说怨憎别离、恩爱共会，有何义？有何缘？”

比丘报曰：“世尊诸法之王，惟愿世尊与我等说，诸比丘闻已，当共奉行！”

世尊告曰：“谛听！善思念之，吾当为汝分别说之。诸比丘，此二法由爱兴，由爱生，由爱成，由爱起；当学除其爱，不令使生。如是，诸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增壹阿含经卷第十二 三宝品第二十一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三自归之德。云何为三？所谓归佛第一之德，归法第二之德，归僧第三之德。

“彼云何名为归佛之德？诸有众生，二足、四足、众多足者，有色、无色，有想、无想，至尼维先天上，如来于中，最尊、最上，无能及者。由牛得乳，由乳得酪，由酪得酥，由酥得醍醐，然复醍醐于中最尊、最上，无能及者；此亦如是，诸有众生，二足、四足、众多足者，有色、无色，有想、无想，至尼维先天上，如来于中最尊、最上，无能及者。诸有众生承事佛者，是谓承事第一之德。以获第一之德，便受天上、人中之福，此名第一之德。”

“云何名为自归法者？所谓诸法：有漏、无漏，有为、无为，无欲、无染，灭尽、涅槃；然涅槃法于诸法中，最尊、最上，无能及者。由牛得乳，由乳得酪，由酪得酥，由酥得醍醐，然复醍醐于中最尊、最上，无能及者；此亦如是，所谓诸法，有漏、无漏，有为、无为，无欲、无染，灭尽、涅槃，然涅槃法于诸法中最尊、最上，无能及者。诸有众生承事法者，是谓承事第一之德。以获第一之德，便受天上、人中之福，此名第一之德。

“云何名为自归圣众？所谓圣众者，大众大聚有形之类。众生之中，如来众僧于此众中，最尊、最上，无能及者。由牛得乳，由乳得酪，由酪得酥，由酥得醍醐，然复醍醐于中最尊、最上，无能及者。此亦如是，所谓圣众者，大众大聚者，有形之类众生之中，如来众僧于此众中最尊、最上，无能及者，是谓承事第一之德。以获第一之德，便受天上、人中之福，此名第一之德。”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“第一承事佛，最尊无有上；

次复承事法，无欲无所著；

敬奉贤圣众，最是良福田；

彼人第一智，受福最在前。

若在天人中，处众为正导，

亦得最妙座，自然食甘露。

身著七宝衣，为人之所敬，

戒具最完全，诸根不缺漏。

亦获智慧海，渐至涅槃界，

有此三归者，趣道亦不难。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此三福之业。云何为三？施为福业，平等为福业，思惟为福业。

“彼云何名施为福业？若有一人，开心布施沙门、婆罗门、极贫穷者、孤独者、无所趣向者，须食与食，须浆给浆，衣被、饭食、床卧之具、病瘦医药、香华、宿止，随身所便，无所爱惜，此名曰施福之业。

“云何名平等为福业？若有一人不杀、不盗，恒知惭愧，不兴恶想；亦不盗窃，好惠施人，无贪恪心，语言和雅，不伤人心；亦不他淫，自修梵行，己色自足；亦不妄语，恒念至诚，不欺诳言，世人所敬，无有增损；亦不饮酒，恒知避乱。复以慈心遍满一方，二方、三方、四方亦尔，八方、上下遍满其中，无量无限，不可限，不可称计，以此慈心普覆一切，令得安隐。复以悲、喜、护心普满一方，二方、三方、四方亦尔，八方、上下悉满其中，无量无限，不可称计，以此悲、喜、护心悉满其中。是谓名为平等为福之业。

“彼法云何名思惟为福业？于是，比丘，修行念觉意，依无欲，依无观，依灭尽，依出要；修择法觉意，修念觉意，修猗觉意，修定觉意，修护觉意，依无欲，依无观，依灭尽，依出要。是谓名思惟为福业。

“如是，比丘，有此三福之业。”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“布施及平等，慈心护思惟，

有此三处所，智者所亲近。

此间受其报，天上亦复然，

缘有此三处，生天必不疑。

“是故，诸比丘，当求方便，索此三处。如是，诸比丘，当作如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三因缘，识来受胎。云何为三？于是，比丘，母有欲意，父母共集一处，与共止宿，然复外识未应来趣，便不成胎。若复欲识来趣，父母不集，则非成胎。若复母人无欲，父母共集一处，尔时父欲意盛，母不大殷勤，则非成胎。若复父母集在一处，母欲炽盛，父不大殷勤，则非成胎。

“若复父母集在一处，父有风病，母有冷病，则不成胎。若复父母集在一处，母有风病，父有冷病，则非成胎。若复有时父母集在一处，父身水气偏多，母无此患，则非成胎。

“若复有时父母集在一处，父相有子，母相无子，则不成胎。若复有时父母集在一处，母相有子，父相无子，则不成胎。若复有时父母俱相无子，则非成胎。

“若复有时识神趣胎，父行不在，则非成胎。若复有时父母应集一处，然母远行不在，则不成胎。若复有时父母应集一处，然父身遇重患，时识神来趣，则非成胎。若复有时父母应集一处，识神来趣，然母身得重患，则非成胎。若复有时父母应集一处，识神来趣，然复父母身俱得疾病，则非成胎。

“若复，比丘，父母集在一处，父母无患，识神来趣，然复父母俱相有儿，此则成胎。是谓有此三因缘而来受胎。是故，比丘，当求方便，断三因缘。如是，诸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若有众生，欲起慈心，有笃信意，承受奉事父母、兄弟、宗族、室家、朋女、知识，当安三处，令不移动。

“云何为三？当发欢喜，于如来所，心不移动。彼如来、至真、等正觉、明行成为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道法御、天人师，号佛、世尊。复当发意于正法中。如来法者，善说无碍，极为微妙，由此成果。如是智者当学知之！亦当发意于圣众所。如来圣众，悉皆和合，无有错乱，法法成就：戒成就、三昧成就、智慧成就、解脱成就、解脱见慧成就。所谓圣众者，四双八辈、十二贤圣，此是如来圣众，可敬、可贵，此是世间无上福田。诸有比丘学此三处，则成大果报。如是，诸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瞿波离比丘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彼比丘白世尊曰：“此舍利弗、目揵连比丘所行甚恶，造诸恶行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勿作是语！汝发欢喜心于如来所；舍利弗、目揵连比丘所行纯善，无有诸恶。”

是时，瞿波离比丘再三白世尊曰：“如来所说诚无虚妄，然舍利弗、目揵连比丘所行甚恶，无有善本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汝是愚人！不信如来之所说乎？方言：‘舍利弗、目揵连比丘所行甚恶。’汝今造此恶行，后受报不久。”

尔时，彼比丘即于座上，身生恶疮，大如芥子，转如大豆，渐如阿摩勒果，稍如胡桃，遂如合掌，脓血流溢，身坏命终，生莲华地狱中。

是时，尊者大目揵连闻瞿波离命终，便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；须臾退坐，白世尊曰：“瞿波离比丘为生何处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彼命终者生莲华地狱中。”

是时，目连白世尊曰：“我今欲往至彼地狱，教化彼人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目连，不须往彼！”

目连复重白世尊曰：“欲往至彼地狱中，教化彼人。”

尔时，世尊亦默然不对。

是时，尊者大目揵连如力士屈伸臂顷，从舍卫没不现，便至莲华大地狱中。当尔时，瞿波离比丘身体火燃，又有百头牛以犁其舌。

尔时，尊者大目揵连在虚空中结跏趺坐，弹指告彼比丘。

彼比丘即仰问曰：“汝是何人？”

目揵连报曰：“瞿波离，我是释迦文佛弟子，字目揵连，姓拘利陀。”

是时，比丘见目连已，吐此恶言：“我今堕此恶趣，犹不免汝前乎？”说此语讫，即其时以有千头牛以犁其舌。

目连见已，倍增愁悒，生变悔心，即于彼没，还至舍卫国，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住。尔时，目连以此因缘具白世尊。

世尊告曰：“我前语汝，不须至彼见此恶人。”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“夫士之生，斧在口中，

所以斩身，由其恶言。

彼息我息，此二俱善；

已造恶行，斯堕恶趣。

此为最恶，有尽无尽，

向如来恶，此者最重。

壹万三千，六壹灰狱，

谤圣堕彼，身口所造。”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当学三法，成就其行。云何为三？身行善、口行善、意行善。如是，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若有比丘成就三法，于现法中善得快乐，勇猛精进，得尽有漏。云何为三？于是，比丘，诸根寂静，饮食知节，不失经行。

“云何比丘诸根寂静？于是，比丘若眼见色，不起想著，无有识念，于眼根而得清净；因彼求于解脱，恒护眼根。若耳闻声，鼻嗅香，舌知味，身知细滑，意知法，不起想著，无有识念，于意根而得清净；因彼求于解脱，恒护意根。如是，比丘诸根寂静。

“云何比丘饮食知节？于是，比丘思惟饮食所从来处，不求肥白，趣欲支形，得全四大。我今当除故痛，使新者不生，令身有力，得修行道，使梵行不绝。犹如男女身生恶疮，或用脂膏涂疮，所以涂疮者，欲使时愈故；此亦如是，诸比丘，饮食知节。于是，比丘思惟饭食所从来处，不求肥白，趣欲支形，得全四大。‘我今当除故痛，使新者不生，令身有力，得修行道，使梵行不绝。’犹如重载之车所以膏毂者，欲致重有所至。比丘亦如是，饮食知节，思惟所从来处，不求肥白，趣欲支形，得全四大。‘我今当除故痛，使新者不生，令身有力，得修行道，使梵行不绝。’如是，比丘饮食知节。

“云何比丘不失经行？于是，比丘前夜、后夜，恒念经行，不失时节，常念系意在道品之中，若在昼日，若行、若坐，思惟妙法，除去阴盖。复于初夜，若行、若坐，思惟妙法，除去阴盖。复于中夜，右胁而卧，思惟系意在明。彼复于后夜起，若行、若坐

，思惟深法，除去阴盖。如是，比丘不失经行。

“若有比丘诸根寂静，饮食知节，不失经行，常念系意在道品之中，此比丘便成二果，于现法中得阿那含。犹如善御之士，在平正道中，御四马之车，无有凝滞，所欲到处，必果不疑。此比丘亦复如是，若诸根寂静，饮食知节，不失经行，常念系意在道品之中，此比丘便成二果，于现法中，漏尽得阿那含。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三大患。云何为三？所谓风为大患，痰为大患，冷为大患。是谓，比丘，有此三大患。然复此三大患有三良药。云何为三？若风患者，酥为良药，及酥所作饭食。若痰患者，蜜为良药，及蜜所作饭食。若冷患者，油为良药，及油所作饭食。是谓，比丘，此三大患有此三药。

“如是，比丘亦有此三大患。云何为三？所谓贪欲、瞋恚，愚痴。是谓，比丘，有此三大患。然复此三大患有三良药。云何为三？若贪欲起时，以不净往治，及思惟不净道。瞋恚大患者，以慈心往治，及思惟慈心道。愚痴大患者，以智慧往治，及因缘所起道。是谓，比丘，此三大患有此三药。是故，比丘，当求方便，索此三药。如是，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三恶行。云何为三？所谓身恶行、口恶行、意恶行。是谓，比丘，有三恶行。当求方便，修三善行。云何为三？身恶行者，当修身善行；口恶行者，当修口善行；意恶行者，当修意善行。”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“当护身恶行，修习身善行；

念舍身恶行，当学身善行。

当护口恶行，修习口善行；

念舍口恶行，当学口善行。

当护意恶行，修习意善行；

念舍意恶行，当学意善行。

身行为善哉，口行亦复然，

意行为善哉，一切亦如是。

护口意清净，身不为恶行，

净此三行迹，至仙无为处。

“如是，诸比丘，当舍三恶行，修三善行。如是，比丘，当作如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有众多比丘到时，著衣持钵，入城乞食。是时，众多比丘便生此念：“我等入城乞食，日时犹早，今可相率至外道梵志所。”

尔时，众多比丘便往至异学梵志所；到已，共相问讯，在一面坐。是时，梵志问沙门曰：“瞿昙道士恒说欲论、色论、痛论、想论，如此诸论有何差别？我等所论亦是沙门所说，沙门所说亦是我等所论。说法同我说法，教诲同我教诲。”

是时，众多比丘闻彼语已，亦不言善，复非言恶，即从座起而去，并作是念：“我等当以此义往问世尊。”

尔时，众多比丘食后便至世尊所；到已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是时，众多比丘从梵志所，问事因缘本末尽白世尊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设彼梵志作是问者，汝等当以此义，酬彼来问：‘欲有何味？复有何过？当舍离欲。色有何味？复有何过？当舍离色。痛有何味？复有何过？当舍离痛。’汝等设以此语酬彼来问者，彼诸梵志默然不对。设有所说者，亦不能解此深义，遂增愚惑，堕于边际。所以然者？非彼境界。然复，比丘，魔及魔天、释、梵、四天王、沙门、婆罗门、人及非人能解此深义者，除如来、等正觉及如来圣众；受吾教者，此即不论。

“欲有何味？所谓五欲者是。云何为五？眼见色，为起眼识，甚爱敬念，世人所喜；若耳闻声，鼻嗅香、舌知味、身知细滑，甚爱敬念，世人所喜。若复于此五欲之中，起苦、乐心，是谓欲味。

“云何欲有何过者？若有一族姓子，学诸伎术，而自营己。或学田作，或学书疏，或学佣作，或学算数，或学权诈，或学刻镂，或学通信，至彼来此。或学承事王身，不避寒暑，记累勤苦，不自由己，作此辛苦而获财业，是为欲为大过。

“现世苦恼，由此恩爱，皆由贪欲。然复彼族姓子，作此勤劳，不获财宝。彼便怀愁忧苦恼，不可称记，便自思惟：‘我作此功劳，施诸方计，不得财货。’如此之比者，当念舍离，是为当舍离欲。

“复次，彼族姓子或时作此方计而获财货，以获财货，广施方宜。恒自拥护，恐王敕夺，为贼偷窃，为水所漂，为火所烧。复作是念：‘正欲藏窖，恐后亡失；正欲出利，复恐不克；或家生恶子，费散吾财。’是为欲为大患，皆缘欲本，致此灾变。

“复次，族姓子恒生此心，欲拥护财货。后犹复为国王所夺，为贼所劫，为水所漂，为火所烧；所藏窖者亦复不克；正使出利亦复不获；居家生恶子，费散财货，万不获一，便怀愁忧苦恼，椎胸唤呼：‘我本所得财货，今尽忘失！’遂成愚惑，心意错乱，是谓欲为大患。缘此欲本，不至无为。

“复次，缘此欲本，著铠执仗，共相攻伐。以相攻伐，或在象众前、或在马众前、或在步兵前、或在车众前，见马共马斗、见象共象斗、见车共车斗、见步兵共步兵斗，或相斫射，以矟相斫刺。如此之比，欲为大患。缘欲为本，致此灾变。

“复次，缘此欲本，著铠执仗，或在城门、或在城上，共相斫射，或以矟刺、或以铁轮而轹其头，或消铁相洒，受此苦恼，死者众多。

“复次，欲者亦无有常，皆代谢变易，不停不解。此欲变易无常者，此谓欲为大患。

“云何当舍离欲？若能修行除贪欲者，是谓舍欲。谓诸有沙门、婆罗门不知欲之大患，亦复不知舍欲之原，如实不知沙门、沙门威仪，不知婆罗门、婆罗门威仪，此非沙门、婆罗门，亦复不能举身作证而自游戏。谓诸沙门、婆罗门审知欲为大患，能舍离欲，如实不虚，知沙门有沙门威仪，知婆罗门有婆罗门威仪，己身作证而自游戏，是为舍离于欲。

“云何色味？设有见刹利女种、婆罗门女种、长者女种，年十四、十五、十六，不长不短，不肥不瘦，不白不黑，端正无双，世之希有。彼最初见彼颜色，起喜乐想，是谓色味。

“云何为色大患？复次，若后见彼女人，年八十、九十，乃至百岁，颜色变异，年过少壮，牙齿缺落，头发皓白，身体垢界，皮缓面皱，脊偻呻吟，身如故车，形体战掉，扶杖而行。云何，比丘，初见妙色，后复变易，岂非是大患乎？”

诸比丘对曰：“如是，世尊。”

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是谓色为大患。复次，此若见彼女人，身抱重患，卧于床褥，失大小便，不能起止。云何，比丘，本见妙色，今致此患，岂非大患乎？”

诸比丘对曰：“如是，世尊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诸比丘，是谓色为大患。复次，比丘，若见彼女人身坏命终，将诣冢间。云何，比丘，本见妙色，今以变改，于中现起苦乐想，岂非大患乎？”

诸比丘对曰：“如是，世尊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是谓色为大患。复次，若见彼女人，死经一日、二日、三日、四日、五日，乃至七日，身体胖胀烂臭，散落一处。云何，比丘，本有妙色，今致此变，岂非大患乎？”

诸比丘对曰：“如是，世尊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是谓色为大患。复次，若见彼女人，乌、鹊、鸱、鹫竞来食啖，或为狐、狗、狼、虎所见食啖，或为蜎飞蠕动、极细蠕虫而见食啖。云何，比丘，彼本有妙色，今致此变，于中起苦、乐想，岂非大患乎？”

诸比丘对曰：“如是，世尊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是谓色为大患。复次，若见彼女人身，虫鸟以食其半，肠胃肉血污秽不净。云何，比丘，彼本有妙色，今致此变，于中起苦、乐想，此非大患乎？”

诸比丘对曰：“如是，世尊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是谓色为大患。复次，若见彼女人身，血肉已尽，骸骨相连。云何，比丘，彼本有妙色，今致此变，于中起苦、乐想，此岂非大患乎？”

诸比丘对曰：“如是，世尊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是谓色为大患。复次，若见彼女人身，血肉已尽，唯有筋缠束薪。云何，比丘，本有妙色，今致此变，于中起苦、乐想，此非大患乎？”

诸比丘对曰：“如是，世尊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是谓色为大患。复次，若复见彼女人身，骸骨散落，各在一处，或脚骨一处，或膊骨一处，或髀骨一处，或髖骨一处，或胁肋一处，或肩臂骨一处，或颈骨一处，或髑髏一处。云何，诸比丘，本有妙色，今致此变，于中起苦、乐想，此岂非大患乎？

诸比丘对曰：“如是，世尊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是谓色为大患。复次，若见彼女人身，骨皓白色，或似鸽色。云何，比丘，本有妙色，今致此变，于中起苦、乐想，岂非大患乎？”

诸比丘对曰：“如是，世尊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是谓色为大患。复次，若见彼女人骸骨，经无数岁，或有腐烂坏败，与土同色。云何，比丘，彼本有妙色，今致此变，于中起苦、乐想，岂非大患乎？”

诸比丘对曰：“如是，世尊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是谓色为大患。复次，此色无常、变易，不得久停，无有牢强，是谓色为大患。

“云何色为出要？若能舍离于色，除诸乱想，是谓舍离于色。谓诸沙门、婆罗门，于色著色，不知大患，亦不舍离，如实而不知，此非沙门、婆罗门，于沙门不知沙门威仪，于婆罗门不知婆罗门威仪，不能己身作证而自游戏。谓诸有沙门、婆罗门，于色不著色，深知为大患，能知舍离，是谓于沙门知沙门威仪，于婆罗门知婆罗门威仪，己身作证而自游戏，是谓舍离于色。

“云何为名痛味？于是，比丘，得乐痛时，便知我得乐痛；得苦痛时，便知我得苦痛；若得不苦不乐痛时，便知我得不苦不乐痛。若得食乐痛时，便知我得食乐痛；若得食苦痛时，便知我得食苦痛；若得食不苦不乐痛时，便知我得不苦不乐痛。不食苦痛时，便自知我不食苦痛；若不食乐痛时，便自知我不食乐痛；若不食不苦不乐痛时，便自知我不食不苦不乐痛。

“复次，比丘，若得乐痛，尔时不得苦痛，亦复无不苦不乐痛，尔时我唯有乐痛。若得苦痛时，尔时无有乐痛，亦无不苦不乐痛，唯有苦痛。若复，比丘，得不苦不乐痛时，尔时无有乐痛、苦痛，唯有不苦不乐痛。复次，痛者无常、变易之法，以知痛无常、变易法者，是谓痛为大患。

“云何痛为出要？若能于痛舍离于痛，除诸乱想，是谓舍离于痛。诸有沙门、婆罗门于痛著痛，不知大患，亦不舍离，如实而不知，此非沙门、婆罗门，于沙门不知沙门威仪，于婆罗门不知婆罗门威仪，不能以身作证而自游戏。诸有沙门、婆罗门于痛不著痛，深知为大患，能知舍离，是谓于沙门知沙门威仪，于婆罗门知婆罗门威仪，以身作证而自游戏，是谓舍离于痛。

“复次，比丘，若有沙门、婆罗门不知苦痛、乐痛、不苦不乐痛，如实而不知，复教他人使行者，此非其宜。若有沙门、婆罗门能舍离痛，如实而知，复劝教人使远离之，此正其宜，是谓舍离于痛。

“我今，比丘，以说著欲、味欲，欲为大患，复能舍者；亦说著色、味色，色为大患，能舍离色；以说著痛、味痛，痛为大患，能舍离痛。诸如来所应行者，所谓施设者，我今周讫。常当念在树下空闲之处，坐禅思惟，莫有懈怠！是谓我之教敕。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三不牢要。云何为三？身不牢要、命不牢要、财不牢要。是谓，比丘，有此三不牢要。于此，比丘，三不牢要中，当求方便，成三牢要。云何为三？不牢要身，求于牢要；不牢要命，求于牢要；不牢要财，求于牢要。

“云何不牢要身，求于牢要？所谓谦敬礼拜，随时问讯。是谓不牢要身，求于牢要。

“云何不牢要命，求于牢要？于是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尽形寿不杀生，不加刀杖，常知渐愧，有慈悲心，普念一切众生；尽形寿不盗，恒念惠施，心无吝相；尽形寿不淫，亦不他淫；尽形寿不妄语，常念至诚，不欺世人；尽形寿不饮酒，意不错乱，持佛禁戒。是谓命不牢要，求于牢要。

“云何财不牢要，求于牢要？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常念惠施，与沙门、婆罗门、诸贫匮者，须食者与食，须浆与浆，衣被、饮食、床敷卧具、病瘦医药、舍宅、城郭，所须之具悉皆与之。如是，财不牢要，求于牢要。

“是谓，比丘，以此三不牢要，求此三牢要。”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“知身不牢要，命亦不牢固，

财货衰耗法，当求牢要者。

人身甚难得，命亦不久停，

财货磨灭法，欢喜念惠施。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第一德、福业，三因、三安、瞿，

三夜、病、恶行，苦除、不牢要。

三供养品第二十二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三人，世人所应供养。云何为三？如来、至真、等正觉，世人所应供养；如来弟子漏尽阿罗汉，世人所应供养；转轮圣王，世人所应供养。

“有何因缘如来世人所应供养乎？夫如来者，不伏者伏，不降者降，不度者度，未得解脱者令得解脱，未般涅槃者使成涅槃，无救护者与作救护，盲者与作眼目，病者与作救护，最尊第一。魔若魔天、天及人民，于中最尊福田，可敬可贵，与人作导，令知正路，未知道者与说道教，以此因缘，如来世人所应供养。

“复有何因缘如来弟子漏尽阿罗汉世人所应供养乎？比丘当知：漏尽阿罗汉以度生死源，更不复受有，以得无上法，淫、怒、痴尽，永不得全，是世福田。以此因缘本末，使漏尽阿罗汉，世人所应供养。

“复以何因缘转轮圣王世人所应供养？比丘当知：转轮圣王以法治化，终不杀生，复教他人使不杀生；自不盗窃，亦复教他人使不偷盗；自不淫泆，复教他人不行淫泆；自不妄语，亦复教他人使不妄语；自不两舌，斗乱彼此，亦复教他人使不两舌；自不嫉妒、恚、痴，亦复教他人不习此法；自行正见，复教他人使不邪见。以此因缘，以此本末，使转轮圣王，世人所应供养。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阿难：“有三善根，不可穷尽，渐至涅槃界。云何为三？所谓于如来所而种功德，此善根不可穷尽；于正法中而种功德，此善根不可穷尽；于圣众所而种功德，此善根不可穷尽。是谓，阿难，此三善根不可穷尽，得至涅槃界。是故，阿难，当求方便，获此不可穷尽之福。如是，阿难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阿难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此三痛。云何为三？所谓乐痛、苦痛、不苦不乐痛。诸比丘当知：彼乐痛者，欲爱使也；彼苦痛者，瞋恚使也；不苦不乐痛者，是痴使也。是故，诸比丘，当学方便，求灭此使。所以然者？当自炽然，当自修行法，得无比法。诸比丘当知：我灭度后，其有比丘念自炽然，修其行法，得无比法，此则是第一声闻。

“云何，比丘，当自炽然，当自修行，得修行法，获无比法？于是，比丘，内自观身，外自观身，内外自观身而自游戏；内观痛，外观痛，内外观痛；内观意，外观意，

内外观意；内观法，外观法，内外观法而自游戏。如是，比丘，当自炽然，修行其法，得无比法。诸比丘行此法者，于声闻中第一弟子。如是，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三事，覆则妙，露则不妙。云何为三？一者女人，覆则妙，露则不妙；婆罗门咒术，覆则妙，露则不妙；邪见之业，覆则妙，露则不妙。是谓，比丘，有此三事，覆则妙，露则不妙。

“复有三事，露则妙，覆则不妙。云何为三？日、月，露则妙，覆则不妙；如来法语，露则妙，覆则不妙。是谓，比丘，有此三事，露则妙，覆则不妙。”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“女人及咒术，邪见不善行，

此是世三法，覆隐而最妙。

日、月广所照，如来正法语，

此是三世法，露则第一妙。

“是故，诸比丘，当露现如来法，勿使覆隐。如是，比丘，当作是学！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此三有为有为相。云何为三？知所从起，知当迁变，知当灭尽。彼云何知所从起？所谓生，长大成五阴形，得诸持、入，是谓知所从起。彼云何为灭尽？所谓死，命过不住、无常，诸阴散坏，宗族别离，命根断绝，是谓为灭尽。彼云何变易？齿落、发白、气力竭尽，年遂衰微，身体解散，是谓为变易法。是为，比丘，三有为有为相。当知此三有为相，善分别之。如是，诸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愚人有三相三法，不可恃怙。云何为三？于是，愚者不可思惟而思惟之，不可论说而论说之，不可行者而修习之。

“云何愚者不可思惟而思念之？于是，愚者意三行便思忆之。云何为三？于是，愚者起嫉心，于他财物及于女色，心念恶言，悉兴嫉心：‘彼之所有，愿是我许。’如是，愚者不可思惟而思惟之。

“云何愚者不可论说而论说之？于是，愚者造口四过。云何为四？于是，愚者恒喜妄言、绮语、恶口、斗乱彼此。如是，愚者造口四过。

“云何愚者造于恶行？于是，愚者造身恶行，常念杀生、窃盗、淫泆。如是，愚者造于恶行。如是，比丘，愚者有此三行，愚痴之人习此三事。

“复次，比丘，智者有三事，当念修行。云何为三？于是，智者应思惟者，便思惟之；应论说者，便论说之；应行善者，便修行善。

“彼云何智者应思惟事，便思惟之？于是，智者思惟意三行。云何为三？于是，智者不嫉妒、恚、痴，常行正见，见他财货，不生想念。如是，智者应思惟者，便思惟之。

“云何智者应论说者，便论说之？于是，智者成就口四行。云何为四？于是，智者不行妄语，亦不教人妄语，见人妄语者意不喜乐，是谓智者而护其口。复次，智者不行绮语、恶口、斗乱彼此，亦不教人使行绮语、恶口、斗乱。如是，智者成就口四行。

“云何智者成就身三行？于是，智者思惟身行，无所触犯。然复智者自不杀生，亦不教人杀生，见人杀者心不喜乐。自不偷窃，不教人盗，见人盗者心不喜乐。亦不淫泆，见他女色，心不起想，亦不教人使行淫泆；设见老母，视之如己亲，中者如姊，小者如妹，意无高下。如是，智者身成就三行。是谓智者所行。如是，比丘，有此三有为之相。是故，诸比丘，愚者三相常当舍离。此三智者所行，不废斯须。如是，诸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此三法，不可觉知，不见、不闻，经历生死，未曾瞻睹，我及尔等曾不见闻。云何为三？所谓贤圣戒，不可觉知，不见、不闻，经历生死，未曾瞻睹，我及尔等曾不见闻。贤圣三昧、贤圣智慧，不可觉知，不见、不闻。如今我身并及汝等，皆悉觉知贤圣禁戒、贤圣三昧、贤圣智慧，皆悉成就，不复受有，已断生死根原。是故，诸比丘，当念修行此三法。如是，诸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衙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三法甚可敬爱，世人所贪。云何为三？所谓少壮，甚可爱敬，世人所贪；无病，甚可爱敬，世人所贪；寿命，甚可爱敬，世人所贪。是谓，比丘，有此三法，甚可爱敬，世人所贪。

“复次，比丘，虽有此三法，甚可爱敬，世人所贪；然更有三法，不可爱敬，世人所不贪。云何为三？虽有少壮，然必当老，不可爱敬，世人所不贪。比丘当知：虽有无病，然必当病，不可爱敬，世人所不贪。比丘当知：虽有寿命，然必当死，不可爱敬，世人所不贪。是故，诸比丘，设有少壮，当求不老，至涅槃界；虽有无病，当求方便，使不有病；虽有寿命，当求方便，使不命终。如是，诸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犹如春时天雨大雹，设如来不出世，众生入地狱，亦复如是。是时，女人入地狱多于男子。所以然者？比丘当知：以三事故，众生之类，身坏命终，入三恶趣。云何为三？所谓贪欲、睡眠、调戏。有此三事缠著心意，身坏命终，入三恶趣。

“女人竟日习玩三法而自娱乐。云何为三？晨朝，以嫉妒心而自缠缚；若至日中，复以睡眠结而自缠裹；向暮，以贪欲心而自缠缚。以此因缘，使彼女人身坏命终，生三恶趣。是故，诸比丘，当念离此三法。”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“嫉妒、睡眠、调，贪欲是恶法，

牵人至地狱，至竟无解脱。

是故当舍离，嫉妒及睡、调，

亦当舍于欲，莫造彼恶行。

“是故，诸比丘，当念去离嫉妒，无悭吝心，常行惠施，不著睡眠，当行不染，不著贪欲。如是，诸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此三法，习之、玩之，不知厌足，亦复不能至休息处。云何为三？所谓贪欲，若有人习此法，初无厌足；若复有人习饮酒者，初无厌足；若复有人修习睡眠，初无厌足。是谓，比丘，若有人习此三法者，初无厌足，亦复不能至灭尽之处。是故，诸比丘，常当舍离此三法，不亲近之。如是，诸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供养、三善根，三痛、三覆露，

相、法、三不觉，爱敬、春、无足。

增壹阿含经卷第十三 地主品第二十三

闻如是：尔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王波斯匿告诸群臣曰：“汝等催严羽宝之车，吾欲往诣世尊所，礼拜问讯。”

是时，左右受王教令，寻严驾羽宝之车，即白王曰：“严驾已办，今正是时。”

尔时，王波斯匿即乘宝羽之车，步骑数千，前后围绕，出舍卫国，至祇洹精舍，往诣世尊所。如诸王法，除去五饰，所谓盖、天冠、剑、履屣及金拂，舍著一面，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

尔时，世尊与说深法，劝乐令喜。是时，王波斯匿闻说法已，白世尊曰：“惟愿世尊受我三月请，及比丘僧，莫在余处。”是时，世尊默然受波斯匿请。

时，王波斯匿见世尊默然受请，即从座起，头面礼足，便退而去，还至舍卫城，敕诸群臣曰：“吾欲饭佛及比丘僧三月供养，给所须物，衣被、饭食、床卧具、病瘦医药，汝等亦当发欢喜心。”

诸臣对曰：“如是。”

时，王波斯匿即于宫门外，作大讲堂，极为殊妙，悬缯幡盖，作倡妓乐，不可称计。施诸浴池，办诸油灯，办种种饭食，味有百种。是时，王波斯匿即白：“时到，惟愿世尊临顾此处！”

尔时，世尊以见时到，著衣持钵，将诸比丘僧，前后围绕，入舍卫城，至彼讲堂所；到已，就座而坐，及比丘僧各随次而坐。

是时，王波斯匿将诸宫人，手自行食，供给所须，乃至三月，无所短乏，给与衣被、饭食、床卧具、病瘦医药。见世尊食讫，持种种华散世尊及比丘僧上，更取小座于如

来前坐，白世尊曰：“我曾从佛闻以因缘本末：施畜生食者，获福百倍；与犯戒人食者，获福千倍；施持戒人食者，获福万倍；施断欲仙人食者，获福亿倍；与向须陀洹食者，获福不可计。况复成须陀洹乎！况向斯陀含、得斯陀含道！况向阿那含、得阿那含道！况向阿罗汉、得阿罗汉道！况向辟支佛、得辟支佛！况向如来、至真、等正觉！况成佛及比丘僧！其福功德不可称计。我今所作功德，今日已办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大王，勿作是语！作福无厌。今日何故说所作已办？所以然者？生死长远，不可称记。

“过去久远，有王名曰地主，统领此阎浮里地。彼王有臣名曰善明，少小与王周旋，无所畏难。是时，彼王分阎浮地半与彼臣使治。是时，善明小王自造城郭，东西十二由旬，广七由旬，土地丰熟，人民众多。

“尔时，彼城名曰远照。善明王主第一夫人名日月光，不长、不短，不肥、不瘦，不白、不黑，颜貌端正，世之希有；口出优钵华香，身作栴檀香；未经几日，身便怀妊。彼夫人即往白王：‘我今有娠。’王闻此语，欢喜踊跃，不能自胜！便敕左右，更施设座具，快乐无比。夫人怀妊日数遂满，生一男儿。当生之时，阎浮里内晃然金色，颜貌端正，三十二相，身体金色。善明大王见此太子，欢喜踊跃，庆贺无量，便召诸师婆罗门、道士，躬抱太子，使彼瞻相：‘我今已生此子，卿等与吾瞻相，便立名字。’

“时，诸相师受王教令，各共抱瞻，观察形貌，咸共白王：‘圣王，太子端正无双，诸根不缺，有三十二相。今此王子当有两趣，若当在家者，便为转轮圣王，七宝具足。所谓七宝者：轮宝、象宝、马宝、珠宝、玉女宝、居士宝、典兵宝，是为七。当有千子，勇悍刚强，能却众敌，于此四海之内，不加刀杖，自然靡伏。若此王子出家学道者，成无上正觉，名德远布，弥满世界。生此王子，当此之日，光明远照，今字王子名曰灯光。’时，诸相师以立名字，各退坐而去。

“时，王竟日抱此太子，未尝离目。时，王为此王子立三讲堂，秋、冬、夏节随适所宜，宫人婇女充满宫里，使吾太子于此游戏。

“时，王太子年二十九，以信坚固，出家学道；即日出家，即夜成佛。尔时，阎浮里地悉共闻知：‘彼王太子出家学道，即日成佛。’父王清旦闻王太子出家学道，即夜成佛。时，父王便作是念：‘昨夜吾闻诸天在空皆共称善，此必善应，非有恶响，我今可往而共相见。’

“时，王将四十亿众，男女围绕，便诣灯光如来所；到已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；及四十亿众，各共礼足，在一面坐。是时，如来与父王及四十亿众渐说妙论，所谓论者

：施论、戒论、生天之论，欲为秽污，漏不净行，出家为要，获清净报。尔时，如来观众生意，心性柔和，诸佛如来常所说法——苦、集、尽、道，尽与彼四十亿众广说其义，即于座上，诸尘垢尽，得法眼净。

“时，四十亿众白灯光如来曰：‘我等意愿剃除须发，出家学道。’大王当知：尔时，四十亿众尽得出家学道，即以其日成阿罗汉。

“尔时，灯光如来将四十亿众，皆是无著，游彼国界。国土人民四事供养，衣被、饮食、床卧具、病瘦医药，无所渴乏。是时，地主大王闻子灯光成无上正真、等正觉，将四十亿众，皆是无著，游彼国界：‘我今当遣信，往请如来在此游化。若使来者，充我本愿；若不来者，我躬自当往拜跪问讯。’即敕一臣：‘汝往至彼问讯如来，持我名字，头面礼足，兴居轻利，游步康强。云王地主问讯如来，兴居轻利，游步康强。惟愿世尊临顾此土！’

“尔时，彼人受王教敕，便往至彼国界；到已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立，便作是说：‘大王地主礼如来足，问讯礼竟，兴居轻利，游步康强。惟愿世尊临顾彼国！’尔时，世尊默然受彼请。

“时，灯光如来将诸大众，以渐人间游行，与大比丘四十亿众俱。在在处处，靡不恭敬者，衣被、饭食、床卧具、病瘦医药，皆悉贡献。渐至地主国界时，地主大王闻灯光如来至此国界，在北婆罗园中，将大比丘众四十亿人：‘我今可躬自往迎。’

“时，地主大王复将四十亿众往诣灯光如来所；到已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；及四十亿众礼足已，在一面坐。

“尔时，灯光如来渐与彼王及四十亿众而说妙论，所谓论者：施论、戒论、生天之论，欲为秽污，漏不净行，出家为要，获清净报。尔时，如来观众生意，心性柔和，诸佛如来常所说法——苦、集、尽、道，尽与彼四十忆众广说其义，即于坐上，诸尘垢尽，得法眼净。

“时，四十亿众白灯光如来曰：‘我等意愿剃除须发，出家学道。’大王当知：尔时，四十亿众尽得出家学道，即以其日，成阿罗汉道。时，地主国王即从座起，头面礼足，便退而去。

“时，灯光如来将八十亿众，皆是阿罗汉，游彼国界。国土人民四事供养，衣被、饭食、床卧具、病瘦医药，事事供给，无所乏短。是时，地主国王复于余时，将诸群臣至彼如来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是时，灯光如来与彼国王说微妙法。地主大王白如来曰：‘惟愿世尊尽我形寿受我供养，及比丘僧，当供给衣被、饭食、床卧具、病瘦医

药，悉当供给。’尔时，灯光如来默然受彼王请。

“时，王见佛默然受请，重白世尊：‘我今从世尊求愿，唯见听许！’世尊告白：‘如来法者，已过此愿。’王白世尊：‘我今求愿者，极为净妙。’世尊告曰：‘所求之愿，云何净妙？’王白世尊：‘如我意中，今日众僧在一器食，明日复用余器食；今日众僧著一种服，明日复更易服；今日众僧坐一种座，明日复更坐余座；今日使人与众僧使，明日复更易使人。我所求愿者，正谓此耳！’灯光如来告曰：‘随汝所愿，今正是时。’

“时，地主大王欢喜诵跃，不能自胜，即从座起，头面礼足，便退而去，还至宫中；到已，告诸群臣：‘我今意欲尽其形寿供养灯光如来、至真、等正觉及比丘众衣被、饭食、床卧具、病瘦医药，汝等亦当劝发佐吾供办。’诸臣对曰：‘如大王教！’去城不远一由旬内，造立堂舍，雕文刻镂，五色玄黄，悬缯幡盖，作倡伎乐，香汁洒地，修治浴池，办具灯明及甘馔、饮食、施设坐具。便白：‘时到，今正是时，愿尊屈顾！’

“时，灯光如来已知时至，著衣持钵，将比丘众，前后围绕，便往至讲堂所，各各就座而坐。时，地主大王见佛、比丘僧坐讫，将宫人婇女及诸大臣，手自斟酌，行种种饮食，味各百种。大王当知：尔时，地主国王七万岁中，供养灯光如来及八十亿众诸阿罗汉，未曾懈废。时，彼如来教化周讫，便于无余涅槃界而般涅槃。

“时，地主大王以若干百种香华供养，于四衢道路，起四庙寺，各用七宝，金、银、琉璃、水精，悬缯幡盖。及八十亿众各各以渐于无余涅槃界而般涅槃，尔时，大王取八十亿众，收其舍利，各各兴起神寺，皆悬缯幡盖，香华供养。大王当知：尔时，地主大王复供养灯光如来寺及八十亿罗汉寺，复经七万岁，随时供养，燃灯、散华、悬缯幡盖。大王当知：灯光如来遗法灭尽，然后彼王方取灭度。

“尔时，地主大王者岂是异人乎？莫作是观！所以然者？尔时地主大王者，即我身是。我于尔时，七万岁中，以衣被、饭食、床卧具、病瘦医药，供养彼佛，令不减少。般涅槃后，复于七万岁中供养形像舍利，烧香、燃灯，悬缯幡盖，无所渴乏。我于尔时，以此功德，求在生死获此福佑，不求解脱。大王当知：尔时所有福德，今有遗余耶？莫作是观！如我今日观彼福佑，无有毫厘如毛发许。所以然者？生死长远，不可称记。于中悉食福尽，无有毫厘许在。是故，大王，莫作是说言：‘我所作福佑，今日已办。’大王，当作是说：‘我今身、口、意所作众行，尽求解脱，不求在生死食其福业，便于长夜安隐无量。’”

尔时，王波斯匿便怀恐惧，衣毛皆竖，悲泣交集，以手抆泪，头面礼世尊足，自陈过状：“如愚、如呆，无所觉知，惟愿世尊受我悔过！今五体投地，改已往之失，更不造此言教。惟愿世尊受我悔过！”如是再三。

世尊告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大王，今于如来前悔其非法，改往修来。我今受汝悔过，更莫复造。”

尔时，于大众中有一比丘尼，名迦旃延，即从座起，头面礼足，白世尊曰：“今世尊所说，甚为微妙。又世尊告波斯匿王作是语：‘大王当知：身、口、意所作众行，尽求解脱，莫求在生死食其福业，更于长夜获安隐无量。’所以然者？我自忆三十一劫，有式诘如来、至真、等正觉，出现于世，明行成为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道法御、天人师，号佛、众佑，游在野马世界。

“尔时，彼佛到时著衣持钵，入野马城乞食。是时，城内有一使人，名曰纯黑。时，彼使人见如来执钵入城乞食；见已，便作是念：‘今如来入城必须饮食。’即入家出食施与如来，兴发此愿：‘持此功德，莫堕三恶趣中；使我当来之世，亦当值如此圣尊；亦当使彼圣尊为我说法，时得解脱。’世尊并波斯匿王咸共知之。当尔时，纯黑使人者岂异人乎？莫作是观！所以然者？尔时纯黑使人者，即我身是。

“我于尔时，饭式诘如来，作此誓愿：‘使将来之世，值如此圣尊与我说法，时得解脱。’我于三十一劫不堕三恶趣中，生天、人中，最后今日受此身分，遭值圣尊，得出家学道，尽诸有漏，成阿罗汉。若世尊所说极为微妙，语波斯匿王：‘身、口、意所作众行，尽求解脱，莫在生死食此福业。’我若见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斯，欢喜心意向如来者，我便生此念：‘此诸贤士，用意犹不爱敬供奉如来。’设我见四部之众，即往告曰：‘汝等诸贤，为须何物？衣钵耶？尼师檀耶？针筒耶？澡罐耶？及余沙门什物，我尽当供给。’我已许之，便在处处乞求，若我得者，是其大幸；若使不得，便往至郁单越、瞿耶尼、弗于逮，求索来与。所以然者？皆由此四部之众得涅槃道。”

尔时，世尊观察迦旃延比丘尼心，便告诸比丘：“汝等颇见如此之比信心解脱，如迦旃延比丘尼乎？”

诸比丘对曰：“不见也，世尊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我声闻中第一比丘尼，得信解脱者，所谓迦旃延比丘尼是也。”

尔时，迦旃延比丘尼及波斯匿王、四部之众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罗阅城耆阇崛山中，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。

尔时，尊者婆拘卢在一山曲，补纳故衣。是时，释提桓因遥见尊者婆拘卢在一山曲，补纳故衣；见已，便作是念：“此尊者婆拘卢已成阿罗汉，诸缚已解，长寿无量，恒自降伏，思惟非常、苦、空、非身，不著世事，亦复不与他人说法，寂默自修如外道异学。不审此尊能与他说法，为不堪任乎？我今当与试之。”

尔时，天帝释便从三十三天没不现，来至耆阇崛山，在尊者婆拘卢前住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立。尔时，释提桓因便说此偈：

“智者所叹说，何故不说法？

坏结成圣行，何为寂然住？”

尔时，尊者婆拘卢复以此偈，报释提桓因曰：

“有佛、舍利弗，阿难、均头槃，

亦及诸尊长，善能说妙法。”

尔时，释提桓因白尊者婆拘卢曰：“众生之根有若干种，然尊当知：世尊亦说众生种类，多于地土。何故尊者婆拘卢不与他人说法？”

婆拘卢报曰：“众生之类难可觉知，世界若干，国土不同，皆著我所、非我所。我今观察此义已，故不与人说法。”

释提桓因曰：“愿尊与我说我所、非我所之义。”

尊者婆拘卢曰：“我、人、寿命，若男、若女士夫之类，尽依此命而得存在。然复，拘翼，世尊亦说：‘比丘当知：当自炽然，无起邪法，亦当贤圣默然。’我观此义已，故默然耳！”

是时，释提桓因遥向世尊叉手，便说此偈：

“归命十力尊，圆光无尘翳，

普为一切人，此者何奇特！”

尊者婆拘卢报曰：“何故帝释而作是说：此者甚奇特？”

释提桓因报言：“自念我昔至世尊所，到已，礼世尊足，而问此义：‘天、人之类有何想念？’尔时，世尊告我曰：‘此世界若干种，各各殊异，根原不同。’我闻此语已，寻对曰：‘如是，世尊所说世界若干种，各各不同，设与彼众生说法，咸共受持有成果者。’我以此故说：‘此者甚奇特！’然尊者婆拘卢所说，亦复如是，世界若干种，各各不同。”

是时，释提桓因便作是念：“此尊堪任与人说法，非为不能。”是时，释提桓因即从座起而去。

尔时，释提桓因闻尊者婆拘卢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占波国雷声池侧。

是时，尊者二十亿耳在一静处，自修法本，不舍头陀十二法行；昼夜经行，不离三十七道品之教；若坐、若行，常修正法；初夜、中夜、竟夜，恒自克励，不舍斯须；然复不能于欲漏法心得解脱。是时，尊者二十亿耳所经行处，脚坏血流，盈满路侧，犹如屠牛之处，乌鹊食血；然复不能于欲漏心得解脱。是时，尊者二十亿耳便作是念：“释迦文佛苦行精进弟子中，我为第一，然我今日漏心不得解脱。又我家业，多财饶宝，宜可舍服，还作白衣，持财物广惠施。然今作沙门，甚难不易！”

尔时，世尊遥知二十亿耳心之所念，便腾游虚空，至彼经行处，敷坐具而坐。是时，尊者二十亿耳前至佛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

尔时，世尊问二十亿耳曰：“汝向何故作是念：‘释迦文佛精进苦行弟子中，我为第一，然我今日漏心不得解脱。又我家业，饶财多宝，宜可舍服，还作白衣，持财物广施。然今作沙门，甚难不易’？”

二十亿耳对曰：“如是，世尊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我今还问汝，随汝报我。云何，二十亿耳，汝本在家时，善弹琴乎？”

二十亿耳对曰：“如是，世尊，我本在家时，善能弹琴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云何，二十亿耳，若弹弦极急，响不齐等，尔时琴音可听采不？”

二十亿耳对曰：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云何，二十亿耳，若琴弦复缓，尔时琴音可听采不？”

二十亿耳对曰：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云何，二十亿耳，若琴弦不急不缓，尔时琴音可听采不？”

二十亿耳对曰：“如是，世尊，若琴弦不缓不急，尔时琴音便可听采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此亦如是，极精进者，犹如调戏；若懈怠者，此堕邪见；若能在中者，此则上行，如是不久，当成无漏人。”

尔时，世尊与二十亿耳比丘说微妙法已，还雷音池侧。

尔时，尊者二十亿耳思惟世尊教敕，不舍须臾，在闲静处修行其法，所以族姓子出家学道，剃除须发，修无上梵行：生死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更不复受有，如实知之。尊者二十亿耳便成阿罗汉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我声闻中第一弟子精勤苦行，所谓二十亿耳比丘是。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舍卫城中婆提长者遇病命终，然彼长者无有子息，所有财宝尽没入官。尔时，王波斯匿尘土坌身来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

是时，世尊问王曰：“大王，何故尘土坌身来至我所？”

波斯匿王白世尊曰：“此舍卫城内有长者名婆提，今日命终，彼无子息，躬往收摄财宝，理使入官，纯金八万斤，况复余杂物乎！然彼长者存在之日，所食如此之食，极为弊恶，不食精细，所著衣服垢坌不净，所乘车骑极为瘦弱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如是，大王，如王来言：夫悭贪之人得此财货，不能食啖；不与父母、妻子、仆从、奴婢，亦复不与朋友、知识，亦复不与沙门、婆罗门、诸尊长者。若有智之士得此财宝，便能惠施广济，一切无所爱惜，供给沙门、婆罗门诸高德者。”

时，王波斯匿说曰：“此婆提长者命终为生何处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此婆提长者命终生涕哭大地狱中。所以然者？此断善根之人，身坏命终，生涕哭地狱中。”

波斯匿王曰：“婆提长者断善根耶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如是，大王，如王所说，彼长者断于善根。然彼长者故福已尽，更不造新。”

王波斯匿曰：“彼长者颇有遗余福乎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无也，大王，乃无毫厘之余有存在者。如彼田家公，但收不种，后便穷困，渐以命终。所以然者？但食故业，更不造新。此长者亦复如是，但食故福，更不造新福。此长者今夜当在涕哭地狱中。”

尔时，波斯匿王便怀恐怖，抆泪而曰：“此长者昔日作何功德福业生在富家？复作何不善根本，不得食此极富之货，不乐五乐之中？”

尔时，世尊告波斯匿王曰：“过去久远迦葉佛时，此长者在此舍卫城中为田家子。尔时，佛去世后，有辟支佛出世，往诣此长者家。尔时，此长者见辟支佛在门外，见已，便生是念：‘如此尊者出世甚难，我今可以饮食往施此人。’尔时，长者便施彼辟支佛食，辟支佛得食已，便飞在虚空而去。时，彼长者见辟支佛作神足，作是誓愿：‘持此善本之愿，使世世所生之处，不堕三恶趣，常多财宝。’后有悔心：‘我向所有食，应与奴仆，不与此秃头道人使食。’尔时，田家长者岂异人乎？莫作是观！所以然者？尔时田家长者，今此婆提长者是。

“是时施已，发此誓愿，持此功德，所生之处不堕恶趣，恒多财饶宝，生富贵之家，无所渴乏。既复施已，后生悔心：‘我宁与奴仆使食，不与此秃头道人使食。’以此因缘本未，不得食此极有之货，亦复不乐五乐之中，不自供养；复不与父母、兄弟、妻子、仆从、朋友、知识，不施沙门、婆罗门诸尊长者，但食故业，不造新者。是故，大王，若有智之士得此财货，当广布施，莫有所惜，复当得无极之财。如是，大王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波斯匿王白世尊曰：“自今已后，当广布施沙门、婆罗门四部之众；诸外道、异学来乞求者，我不堪与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大王，莫作是念。所以然者？一切众生皆由食得存，无食便丧。”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“念当广惠施，终莫断施心，

必当值贤圣，度此生死源。”

尔时，波斯匿王白世尊曰：“我今倍复欢庆于向如来，所以然者：‘一切众生皆由食得存，无食不存。’”尔时，波斯匿王曰：“自今以后，当广惠施，无所吝惜。”

是时，世尊与王说微妙之法。

时，王即从座起，头面礼足，便退而去。

尔时，王波斯匿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尊者阿难在闲静处，便生此念：“世间颇有此香，亦逆风香，亦顺风香，亦逆顺风香乎？”尔时，尊者阿难便从座起，往诣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

尔时，尊者阿难白世尊曰：“我于闲静之处，便生此念：‘世间颇有此香，亦逆风香，亦顺风香，亦逆顺风香乎？’”

尔时，世尊告阿难曰：“有此妙香，亦逆风香，亦顺风香，亦逆顺风香。”

是时，阿难白世尊曰：“此是何者香？亦逆风香，亦顺风香，亦逆顺风香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有此之香，然此香气力，亦逆风香，亦顺风香，亦逆顺风香。”

阿难白佛言：“此何等香？亦逆风香，亦顺风香，亦逆顺风香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此三种香，亦逆风香，亦顺风香，亦逆顺风香。”

阿难言：“何等为三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戒香、闻香、施香，是谓，阿难，有此香种。然复此逆风香，亦顺风香，亦逆顺风香，诸世间所有之香，此三种香最胜、最上，无与等者，无能及者。犹如由牛有酪，由酪有酥，由酥有醍醐，然此醍醐最胜、最上，无与等者，亦不能及；此亦如是，诸所有世间诸香，此三种香最胜、最上，无能及者。”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“木蜜及栴檀，优钵及诸香，

此诸种种香，戒香最为胜。

此戒以成就，无欲无所染，

等智而解脱，逝处魔不知。

此香虽为妙，及诸檀蜜香，

戒香之为妙，十方悉闻之。

栴檀虽有香，优钵及余香，

此诸众香中，闻香最第一。

栴檀虽有香，优钵及余香，

此诸众香中，施香最第一。

“是谓此三种香，亦逆风香，亦顺风香，亦逆顺风香。是故，阿难，当求方便，成此三香。如是，阿难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阿难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罗阅城迦兰陀竹园所，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。

尔时，世尊到时著衣持钵，入罗阅城乞食。尔时，提婆达兜亦入城乞食。时，提婆达兜所入巷中，佛亦往至彼。然佛遥见提婆达兜来，便欲退而去。

是时，阿难白世尊曰：“何故欲远此巷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提婆达兜今在此巷，是以避之。”

阿难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岂畏提婆达兜乎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我不畏提婆达兜也，但此恶人不应与相见。”

阿难曰：“然，世尊，可使此提婆达兜乃可使在他方。”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言：

“我终无此心，使彼在他方，

彼自当造行，便自在他所。”

阿难白世尊曰：“然提婆达兜有过于如来所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愚惑之人不应与相见。”是时，世尊向阿难而说此偈：

“不应见愚人，莫与愚从事，

亦莫与言论，说于是非事。”

是时，阿难复以此偈报世尊曰：

“愚者何所能？愚者有何过？

正使共言说，竟有何等失？”

尔时，世尊复以此偈报阿难曰：

“愚者自造行，所作者非法，

正见反常律，邪见日以滋。

“是故，阿难，莫与恶知识从事。所以然者？与愚人从事，无信、无戒、无闻、无智；与善知识从事，便增益诸功德，戒具成就。如是，阿难，当作是学！

尔时，阿难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罗阅城迦兰陀竹园所，与五百人俱。

尔时，王阿阇世恒以五百釜食给与提婆达兜。彼时，提婆达兜名闻四远，戒德具足，名称悉备，乃能使王日来供养。

是时，提婆达兜得此利养已，诸比丘闻之，白世尊曰：“国中人民，叹说提婆达兜名称远布，乃使王阿阇世恒来供养。”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汝等比丘，莫施此心，贪提婆达兜利养。所以然者？提婆达兜愚人造此三事，身、口、意行，终无惊惧，亦不恐怖。如今提婆达兜愚人，当复尽此诸善功德。如取恶狗鼻坏之，倍复凶恶；提婆达兜愚人亦复如是，受此利养，遂起贡高。是故，诸比丘，亦莫兴意著于利养。设有比丘著于利养，而不获三法。云何为三？所谓贤圣戒、贤圣三昧、贤圣智慧而不成就。若有比丘不著利养，便获三法。云何为三？所谓贤圣戒、贤圣三昧、贤圣智慧。若欲成此三法，当发善心，不著利养。如是，诸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此三不善根。云何为三？贪不善根、恚不善根、痴不善根。若比丘有此三不善根者，堕三恶趣。云何为三？所谓地狱、饿鬼、畜生。如是，比丘，若有此三不善根者，便有三恶趣。

“比丘当知：有此三善根。云何为三？不贪善根、不恚善根、不痴善根，是谓比丘有此三善根。若有此三善根者，便有二善处，涅槃为三。云何二趣？所谓人、天是也。是谓比丘有此三善者，则生此善处。是故，诸比丘，当离三不善根，修三善根。如是，诸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此三聚。云何为三？所谓等聚、邪聚、不定聚。彼云何为等聚？所谓等见、等治、等语、等业、等命、等方便、等念、等定，是谓等聚。彼云何名为邪聚？所谓邪见、邪治、邪语、邪业、邪命、邪方便、邪念、邪定，是谓邪聚。彼云何名为不定聚？所谓不知苦、不知集、不知尽、不知道、不知等聚、不知邪聚、是谓名为不定聚。

“诸比丘当知：复有三聚。云何为三？所谓善聚、等聚、定聚。彼云何名善聚？所谓三善根。何等三善根？所谓不贪善根、不恚善根、不痴善根，是谓善聚。云何名为等聚？所谓贤圣八品道：等见、等治、等语、等业、等命、等方便、等念、等三昧，是谓等聚。彼云何名为定聚？所谓知苦、知集、知尽、知道、知善聚、知恶趣、知定聚，是谓名为定聚。是故，诸比丘，此三聚中，邪聚、不定聚，当远离之，此正聚者当奉行。

如是，诸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拾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此三观想。云何为三？所谓观欲想、瞋恚想、杀害想。是谓，比丘，有此三想。比丘当知：若有观欲想，命终时便堕地狱中；若观瞋恚想，命终时生畜生中，所谓鸡狗之属、蛇蚖之类而生其中；若观害想，亦命终者生饿鬼中，形体烧燃，苦痛难陈。是谓，比丘，有此三想生地狱中、饿鬼、畜生。

“复有三想。云何为三？所谓出要想、不害想、不恚想。若有人有出要想者，命终之时生此人中；若有不害想者，命终时生自然天上；若有人不杀心者，命终时断五结，便于彼处而般涅槃。是谓，比丘，有此三想，常念修行，此三恶想当远离之。如是，诸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地主、婆拘、耳，婆提、逆顺香，

愚、世、三不善，三聚、观在后。

增壹阿含经卷第十四 高幢品第二十四之一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昔者，天帝释告三十三天：‘卿等若入大战中时，设有恐怖畏惧之心者，汝等还顾视我高广之幢；设见我幢者，便无畏怖。若不忆我幢者，当忆伊沙天王幢；以忆彼幢者，所有畏怖，便自消灭。若不忆我幢，及不忆伊沙幢者，尔时当忆婆留那天王幢；以忆彼幢，所有恐怖，便自消灭。’

“我今亦复告汝等：设有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若有畏怖衣毛竖者，尔时当念我身，此是如来、至真、等正觉、明行成为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道法御、天人师、号佛、众佑，出现于世。设有恐怖衣毛竖者，便自消灭。

“若复不念我者，尔时当念于法。如来法者甚为微妙，智者所学；以念法者，所有恐怖，便自消灭。

“设不念我，复不念法，尔时当念圣众。如来圣众极为和顺，法法成就：戒成就、三昧成就、智慧成就、解脱成就、解脱见慧成就。所谓四双八辈，此是如来圣众，可敬可事，世间福田，是谓如来圣众。尔时若念僧已，所有恐怖，便自消灭。

“比丘当知：释提桓因犹有淫、怒、痴，然三十三天念其主即无恐怖，况复如来无有欲、怒、痴心，当念有恐怖乎？若有比丘有恐怖者，便自消灭。是故，诸比丘，当念三尊：佛、法、圣众。如是，诸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拔祇国界有鬼，名为毗沙，在彼国界，极为凶暴，杀民无量，恒日杀一人，或日杀二人、三人、四人、五人、十人、二十人、三十人、四十人、五十人。尔时，诸鬼神、罗刹充满彼国。

是时，拔祇人民皆共集聚，而作是说：“我等可得避此国至他国界，不须住此。”

是时，毗沙恶鬼知彼人民心之所念，便语彼人民曰：“汝等莫离此处至他邦土。所以然者？终不免吾手。卿等日日持一人祠吾，吾便不触扰汝。”

是时，拔祇人民日取一人祠彼恶鬼。是时，彼鬼食彼人已，取骸骨掷著他方山中，然彼山中骨满溪谷。

尔时，有长者名善觉，在彼住止，饶财多宝，积财千亿，骡、驴、骆驼不可称计，金、银、珍宝、车渠、玛瑙、真珠、琥珀亦不可称计。尔时，彼长者有儿，名那优罗；唯有一子，甚爱敬念，未曾离目前。尔时，有此限制：“那优罗小儿，次应祠鬼。”

是时，那优罗父母沐浴此小儿，与著好衣，将至冢间，至彼鬼所；到已，啼哭唤呼，不可称计，并作是说：“诸神！地神！皆共证明：我等唯有此一子，愿诸神明当证明此；及二十八大鬼神王当共护此，无令有厄；及四天王咸共归命，愿拥护此儿，使得免济；及释提桓因亦向归命，愿济此儿命；及梵天王亦复归命，愿脱此命；诸有鬼神护世者亦向归命，使脱此厄；诸如来弟子漏尽阿罗汉，我今亦复归命，使脱此厄；诸辟支佛无师自觉亦复自归，使脱此厄；彼如来今亦自归，不降者降，不度者度，不获者获，不脱者脱，不般涅槃者使般涅槃，无救者与作救护，盲者作眼目，病者作大医王，若天、龙、鬼、神、一切人民、魔及魔天，最尊、最上，无能及者，可敬可贵，为人作良佑福田，无有出如来上者；然如来当监察之，愿如来当照此至心！”是时，那优罗父母即以此儿付鬼已，便退而去。

尔时，世尊以天眼清净，复以天耳彻听，闻有此言，那优罗父母啼哭不可称计。尔时，世尊以神足力，至彼山中恶鬼住处。时，彼恶鬼集在雪山北鬼神之处。是时，世尊入鬼住处而坐，正身正意，结跏趺坐。

是时，那优罗小儿渐以至彼恶鬼住处。是时，那优罗小儿遥见如来在恶鬼住处，光色炳然，正身正意，系念在前，颜色端正，与世有奇；诸根寂静，得诸功德，降伏诸魔，如此诸德不可称计；有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庄严其身，如须弥山，出诸山顶，面如日月，亦如金山，光有远照；见已，便起欢喜心向于如来，便生此念：“此必不是毗沙恶鬼。所以然者？我今见之，极有欢喜之心。设当是恶鬼者，随意食之。”

是时，世尊告曰：“那优罗，如汝所言，我今是如来、至真、等正觉，故来救汝，及降此恶鬼。”

是时，那优罗闻此语已，欢喜踊跃，不能自胜，便来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

是时，世尊与说妙义，所谓论者：施论、戒论、生天之论，欲为秽恶，漏不净行，出家为要，去诸乱想。尔时，世尊以见那优罗小儿心意欢喜，意性柔软，诸佛世尊常所说法——苦、集、尽、道，是时世尊具与彼说。彼即于座上，诸尘垢尽，得法眼净。彼以见法、得法、成就诸法；承受诸法，无有狐疑，解如来教，归佛、法、圣众，而受五戒。

是时，毗沙恶鬼还来到本住处。尔时，恶鬼遥见世尊端坐思惟，身不倾动；见已，便兴恚怒，雨雷电霹雳向如来所，或雨刀剑；未堕地之顷，便化优钵莲华。是时，彼鬼倍复瞋恚，雨诸山河石壁；未堕地之顷，化作种种饮食。是时，彼鬼复化作大象，吼唤向如来所。尔时，世尊复化作师子王。是时，彼鬼倍化作师子形向如来所。尔时，世尊化作大火聚。是时，彼鬼倍复瞋恚，化作大龙而有七首。尔时，世尊化作大金翅鸟。是时，彼为便生此念：“我今所有神力，今以现之，然此沙门衣毛不动，我今当往问其深义。”

是时，彼鬼问世尊曰：“我今毗沙欲问深义，设不能报我者，当持汝两脚掷著海南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恶鬼当知：我自观察，无天及人民、沙门、婆罗门、若人、非人，能持我两脚掷海南者。但今欲问义者，便可问之。”

是时，恶鬼问曰：“沙门，何等是故行？何等是新行？何等是行灭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恶鬼当知：眼是故行，曩时所造，缘痛成行；耳、鼻、口、身、意，此是故行，曩时所造，缘痛成行。是谓，恶鬼，此是故行。”

毗沙鬼曰：“沙门，何等是新行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今身所造身三、口四、意三。是谓，恶鬼，此是新行。”

时，恶鬼曰：“何等是行灭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恶鬼当知：故行灭尽，更不兴起，复不造行，能取此行，永以不生，永尽无余，是谓行灭。”

是时，彼鬼白世尊曰：“我今极饥，何故夺我食？此小儿是我所食。沙门，可归我此小儿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昔我未成道时，曾为菩萨，有鸽投我，我尚不惜身命，救彼鸽厄。况我今日已成如来，能舍此小儿令汝食啖？汝今恶鬼尽其神力，吾终不与汝此小儿。云何，恶鬼，汝曾迦葉佛时，曾作沙门，修持梵行，后复犯戒，生此恶鬼。”尔时，恶鬼承佛威神，便忆曩昔所造诸行。

尔时，恶鬼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并作是说：“我今愚惑，不别真伪，乃生此心向于如来，惟愿世尊受我忏悔！”如是三、四。

世尊告曰：“听汝悔过，勿复更犯。”尔时，世尊与毗沙鬼说微妙法，劝令欢喜。

时，彼恶鬼手擎数千两金，奉上世尊，白世尊曰：“我今以此山谷施招提僧，惟愿世尊与我受之，及此数千两金！”如是再三。

尔时，世尊即受此山谷，便说此偈：

“园果施清凉，及作水桥梁，

设能造大船，及诸养生具，

昼夜无懈息，获福不可量，

法义戒或就，终后生天上。”

是时，彼鬼白世尊曰：“不审世尊更有何教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汝今舍汝本形，著三衣，作沙门，入拔祇城，在在处处作此教令：‘诸贤当知：如来出世，不降者降，不度者度，不解脱者令知解脱，无救者与作救护，盲者作眼目，诸天、世人、天、龙、鬼、神、魔若魔天、若人、非人，最尊、最上，无与等者，可敬、可贵，为人作良佑福田。今日度那优罗小儿及降毗沙恶鬼，汝等可往至彼受化。’”

对曰：“如是，世尊。”

尔时，毗沙鬼作沙门，披服著三法衣，入诸里巷，作此教令：“今日世尊度那优罗小儿，及降伏毗沙恶鬼，汝等可往受彼教诲。”

当于尔时，拔祇国界人民炽盛。是时，长者善觉闻此语已，欢喜踊跃，不能自胜，将八万四千人民众生，至彼世尊所；到已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拔祇人民或有礼足者，或有擎手者。尔时，八万四千之众，已在一面坐。

是时，世尊渐与说微妙之法，所谓论者：施论、戒论、生天之论，欲不净想，漏为大患。尔时，世尊观察彼八万四千众，心意欢悦。诸佛世尊常所说法——苦、集、尽、道，普与彼八万四千众而说此法，各于座上，诸尘垢尽，得法眼净。犹如白净之衣，易染为色；此八万四千众亦复如是，诸尘垢尽，得法眼净，得法、见法、分别诸法，无有狐疑，得无所畏，自归三尊：佛、法、圣众，而受五戒。

尔时，那优罗父长者白世尊曰：“惟愿世尊当受我请！”

尔时，世尊默然受请。时彼长者已见世尊默然，即从座起，头面礼足，退还所在，办种种饮食，味若干种，清旦自白：“时到。”

尔时，世尊到时，著衣持钵，入拔祇城，至长者家，就座而坐。是时，长者以见世尊坐定，自手斟酌，行种种饮食。以见世尊食讫，行清净水已，便取一座，在如来前坐，白世尊曰：“善哉！世尊，若四部之众，须衣被、饮食、床卧具、病瘦医药，尽使在我家取之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如是，长者，如汝所言。”

世尊即与长者说微妙之法，以说法竟，便从座起而去。

尔时，世尊如屈伸臂顷，从拔祇不现，还来至舍卫祇洹精舍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若四部之众，须衣被、饮食、床卧具、病瘦医药者，当从那优罗父舍取之。”

尔时，世尊复告比丘：“如我今日优婆塞中第一弟子，无所爱惜，所谓那优罗父是。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释翅尼拘留园中，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。

尔时，释种诸豪姓者数千人众，往诣世尊所；到已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诸释白世尊曰：“今日当作王治，领此国界，我等种姓便为不朽，无令转轮圣王位于汝断灭。若当世尊不出家者，当于天下作转轮圣王，统四天下，千子具足。我等种姓名称远布，转轮圣王出于释姓。以是故，世尊，当作王治，无令王种断绝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我今正是王身，名曰法王。所以然者？我今问汝：云何，诸释，言转轮圣王七宝具足，千子勇猛？我今于三千大千刹土中，最尊、最上，无能及者，成就七觉意宝，无数千声闻之子以为营从。”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“今用此位为？得已后复失，

此位最为胜，无终无有始。

以胜无能夺，此胜最为胜，

然佛无量行，无迹谁迹将？

“是故，诸瞿昙，当求方便，正法王治。如是，诸释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释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有一比丘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彼比丘白世尊曰：“颇有此色，恒在不变易耶？久在于世，亦不移动？颇有痛、想、行、识，恒在不变易耶？久存于世，亦不移动耶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比丘，无有此色，恒在不变易，久存于世者。亦复无痛、想、行、识，恒在不变易，久存于世者。若复，比丘，当有此色，恒在不变易，久存于世者，则梵行之人，不可分别。若痛、想、行、识，久存于世，不变易者，梵行之人，不可分别。是故，比丘，以色不可分别，不久存于世故。是故，梵行之人乃能分别，尽于苦本，亦无痛、想、行、识，不久存于世。是故，梵行乃可分别，尽于苦本。”

尔时，世尊取少许土，著爪上，语彼比丘曰：“云何，比丘，见此爪上土不？”

比丘对曰：“唯然，见已，世尊。”

佛告比丘：“设当有尔许色恒在于世者，则梵行之人不可分别，得尽苦际。以是，比丘，以无尔许色在，便得行梵行，得尽苦本。所以然者？比丘当知：我昔曾为大王，领四天下，以法治化，统领人民，七宝具足。所谓七宝者：轮宝、象宝、马宝、珠宝、玉女宝、居士宝、典兵宝。

“比丘当知：我于尔时，作此转轮圣王，领四天下，有八万四千神象，象名菩呼。复有八万四千羽宝之车，或用师子皮覆，或用狼狗皮覆者，尽悬幢高盖。复有八万四千高广之台，犹如天帝所居之处。复有八万四千讲堂，如法讲堂之比。复有八万四千玉女

之众，像如天女。复有八万四千高广之座，皆用金银七宝厕间。复有八万四千衣被服饰，皆是文绣柔软。复有八万四千饮食之具，味若干种。

“比丘当知：我尔时，乘一大象，色极白好，口有六牙，金银校具，身能飞行，亦能隐形，或大、或小，象名菩呼。我尔时，乘一神马，毛尾朱色，行不身动，金银校饰，身能飞行，亦能隐形，或大、或小，马名毛王。我于尔时，八万四千高广之台，住一台中，台名须尼摩，纯金所作。尔时，我在一讲堂中止宿，讲堂名法说，纯金所造。我于尔时，乘一宝羽之车，车名最胜，纯金所造。我于尔时，将一玉女，左右使令，亦如姊妹。我于尔时，于八万四千高广之座，在一座上，金银、璎珞不可称计。我于尔时，著一妙服，像如天衣。所食之食，味如甘露。

“当于尔时，我作转轮圣王，时八万四千神象朝朝来至，门外多有伤害，不可称计。我于尔时，便作是念：‘此八万四千神象朝朝来至，门外多有伤害，不可称计。我今意中欲使分为二分，四万二千朝朝来贺。’尔时，比丘，我作是念：‘昔作何福？复作何德？今得此威力，乃至于是。’复作是念：‘由三事因缘故，使我获此福佑。云何为三？所谓惠施、慈仁、自守。’

“比丘当观：尔时诸行永灭无余，尔时游于欲意无有厌足。所谓厌足，于贤圣戒律乃为厌足。云何，比丘，此色有常耶？无常耶？”

比丘对曰：“无常也，世尊。”

“若复无常，为变易法，汝可得生此心‘此是我许，我是彼所’乎？”

对曰：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“痛、想、行、识是常也？是无常耶？”

比丘对曰：“无常也，世尊。”

“设使无常，为变易法，汝可得生此心‘此是我许，我是彼所’？”

对曰：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“是故，比丘，诸所有色，过去、当来、今现在者，若大、若小，若好、若丑，若远、若近，此色亦非我所，我亦非彼所，此是智者之所觉也。诸所有痛，过去、当来、今现在，若远、若近，此痛亦非我所，我亦非彼所，如是智者之所觉知。比丘当作是观：若声闻之人，厌患于眼，厌患于色，厌患眼识，若缘眼生苦乐，亦复厌患；亦厌患于耳，厌于声，厌于耳识，若依耳识生苦乐者，亦复厌患；鼻、舌、身、意法亦复厌患。若依意生苦乐者，亦复厌患；已厌患，便解脱；已解脱，便得解脱之智：生死已尽，梵

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更不复受有，如实知之。”

尔时，彼比丘得世尊如是之教，在闲静之处，思惟自修，所以族姓子，剃除须发，著三法衣，离家修无上梵行：生死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更不复受有，如实知之。是彼比丘便成阿罗汉。

尔时，彼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摩竭国道场树下，初始得佛。

尔时，世尊便作是念：“我今以得此甚深之法，难解、难了、难晓、难知，极微极妙，智所觉知。我今当先与谁说法，使解吾法者是谁？”尔时，世尊便作是念：“罗勒迦蓝诸根纯熟，应先得度，又且待我有法。”作此念已，虚空中有天白世尊曰：“罗勒迦蓝死已七日。”是时，世尊复作念曰：“何其苦哉！不闻吾法，而取命终！设当闻吾法者，即得解脱。”

是时，世尊复作是念：“我今先与谁说法，使得解脱？今郁头蓝弗先应得度，当与说之；闻吾法已，先得解脱。”世尊作是念，虚空中有天语言：“昨日夜半，以取命终。”是时，世尊便作是念：“郁头蓝弗何其苦哉！不闻吾法，而取命过！设得闻吾法者，即得解脱。”

尔时，世尊复作是念：“谁先闻法而得解脱？”是时，世尊重更思惟：“五比丘多所饶益，我初生时，追随吾后。”是时，世尊复作是念：“今五比丘竟为所在？”即以天眼观五比丘，乃在波罗柰仙人鹿园所止之处。“我今当往先与五比丘说法，闻吾法已，当得解脱。”

尔时，世尊七日之中熟视道树，目未曾眴。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“我今此坐处，经历生死苦，

执御智慧斧，永断根元栽。

天王来至此，及诸魔怨属，

复以方便降，令著解脱冠。

今于此树下，坐于金刚床，

以获一切智，逮无所碍慧。

我坐此树下，见生死之苦，

已却死元本，老病永无余。”

尔时，世尊说此偈已，便从座起而去，欲向波罗柰国。

是时，优毗伽梵志遥见世尊光色炳然，翳日月明，见已，白世尊曰：“瞿昙师主，今为所在？为依何人出家学道？恒喜说何法教？为从何来？为欲所至？”

尔时，世尊向彼梵志，而说此偈：

“我成阿罗汉，世间最无比，

天及世间人，我今最为上。

我亦无师保，亦复无与等，

独尊无过者，冷而无复温。

今当转法轮，往诣加尸邦，

今以甘露药，开彼盲冥者。

波罗柰国界，加尸国王土，

五比丘住处，欲说微妙法。

使彼早成道，及得漏尽通，

以除恶法元，是故最为胜。”

时，彼梵志叹吒，俨头叉手，弹指含笑，引道而去。时，世尊往诣波罗柰。

是时，五比丘遥见世尊来；见已，各共论议：“此是沙门瞿昙从远而来，情性错乱，心不专精。我等勿复共语，亦莫起迎，亦莫请坐。”

尔时，五人便说此偈：

“此人不应敬，亦莫共亲视，

勿复称善来，亦莫请使坐。”

尔时，五人说此偈已，皆共默然。尔时，世尊至五比丘所，渐渐欲至。时，五比丘渐起来迎，或与敷座者，或与取水者。尔时，世尊即前就坐，作是思惟：“此是愚痴之人，竟不能全其本限。”尔时，五比丘称世尊为卿。

是时，世尊告五比丘曰：“汝等莫卿无上至真、等正觉。所以然者？我今已成无上至真、等正觉，已获甘露善。自专念听吾法语。”

尔时，五比丘白世尊曰：“瞿昙，本苦行时，尚不能得上人之法，况复今日意情错乱，言得道乎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云何，五人，汝等曾闻吾妄语乎？”

五比丘曰：“不也，瞿昙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如来、等正觉已得甘露，汝等悉共专心，听吾说法。”是时，世尊便复作是念：“我今堪任降此五人。”

是时，世尊告五比丘：“汝等当知：有此四谛。云何为四？苦谛、苦集谛、苦尽谛、苦出要谛。彼云何名为苦谛？所谓生苦、老苦、病苦、死苦、忧悲恼苦，愁忧苦痛，不可称记。怨憎会苦、恩爱别苦、所欲不得，亦复是苦。取要言之，五盛阴苦，是谓苦谛。

“云何苦集谛？所谓受爱之分，集之不倦，意常贪著，是谓苦集谛。

“彼云何苦尽谛？能使彼爱灭尽无余，亦不更生，是谓苦尽谛。

“彼云何名为苦出要谛？所谓贤圣八品道，所谓等见、等治、等语、等业、等命、等方便、等念、等定。是谓名为四谛之法。

“然复，五比丘，此四谛之法，苦谛者，本未闻法，眼生、智生、明生、觉生、光生、慧生。复次，苦谛者，实、定，不虚不妄，终不有异；世尊之所说，故名为苦谛。苦集谛者，本未闻法，眼生、智生、明生、觉生、光生、慧生。复次，苦集谛者，实、定，不虚不妄，终不有异；世尊之所说，故名为苦集谛。苦尽谛者，本未闻法，眼生、智生、明生、觉生、慧生、光生。复次，苦尽谛者，实、定，不虚不妄，终不有异；世尊之所说，故名为苦尽谛。苦出要谛者，本未闻法，眼生、智生、明生、觉生、光生、慧生。复次，苦出要谛者，实、定、不虚不妄，终不有异；世尊之所说，故名为苦出要谛。

“五比丘当知：此四谛者，三转十二行，如实不知者，则不成无上正真、等正觉。以我分别此四谛三转十二行，如实知之，是故成无上至真、等正觉。”

尔时，说此法时，阿若拘邻诸尘垢尽，得法眼净。

是时，世尊告拘邻曰：“汝今已逮法、得法？”

拘邻报曰：“如是，世尊，已得法、逮法。”

是时，地神闻此语已，作是唱：“今如来在波罗柰国转法轮。诸天、世人、魔若魔天、人及非人所不能转者，今日如来转此法轮，阿若拘邻已得甘露之法。”

是时，四天王从地神闻唱令声，复传告曰：“阿若拘邻以得甘露之法。”

是时，三十三天复从四天王闻，艳天从三十三天闻，乃至兜术天展转闻声，乃至梵天亦复闻声：“如来在波罗柰转法轮，诸天、世人、魔若魔天、人及非人所不转者，今日如来转此法轮。”尔时，便名为阿若拘邻。

尔时，世尊告五比丘：“汝等二人住受教诲，三人乞食；三人所得食者，六人当共食之。三人住受教诲，二人往乞食；二人所得食者，六人当取食之。”尔时教诲，此时成无生涅槃法，亦成无生、无病、无老、无死。是时，五比丘尽成阿罗汉。是时，三千大千刹土有五阿罗汉，佛为第六。

尔时，世尊告五比丘：“汝等尽共人间乞食，慎莫独行。然复众生之类，诸根纯熟，应得度者，我今当往优留毗村聚，在彼说法。”

尔时，世尊便往至优留毗村聚所。尔时，尼连河侧有迦葉在彼止住，知天文、地理，靡不贯博，算数树叶皆悉了知，将五百弟子，日日教化。去迦葉不远有石室，于石室中，有毒龙在彼止住。

尔时，世尊至迦葉所，到已，语迦葉言：“吾欲寄在石室中一宿；若见听者，当往止住。”

迦葉报曰：“我不爱惜，但彼有毒龙，恐相伤害耳！”

世尊告曰：“迦葉，无苦，龙不害吾；但见听许，止住一宿。”

迦葉报曰：“若欲住者，随意往住！”

尔时，世尊即往石室，敷座而宿，结跏趺坐，正身正意，系念在前。是时，毒龙见世尊坐，便吐火毒。尔时，世尊入慈三昧，从慈三昧起，入焰光三昧。尔时，龙火、佛光一时俱作。

尔时，迦葉夜起，瞻视星宿，见石室中，有大火光；见已，便告弟子曰：“此瞿昙沙门容貌端正，今为龙所害，甚可怜愍！我先亦有此言：‘彼有恶龙，不可止宿。’”

是时，迦葉告五百弟子：“汝持水瓶，及舆高梯，往救彼火，使彼沙门得济此难！”

尔时，迦葉将五百弟子，往诣石室，而救此火；或持水洒者，或施梯者，而不能使火时灭，皆是如来威神所致。尔时，世尊入慈三昧，渐使彼龙无复瞋恚。时，彼恶龙心怀恐怖，东西驰走，欲得出石室，然不能得出石室。是时，彼恶龙来向如来，入世尊钵中住。

是时，世尊以右手摩恶龙身，便说此偈：

“龙出甚为难，龙与龙共集，

龙勿起害心，龙出甚为难。

过去恒沙数，诸佛般涅槃，

汝竟不遭遇，皆由瞋恚火。

善心向如来，速舍此恚毒，

已除瞋恚毒，便得生天上。”

增壹阿含经卷第十五 高幢品第二十四之二

尔时，彼恶龙吐舌，舐如来手，熟视如来面。

是时，世尊明日清旦，手擎此恶龙，往诣迦葉，语迦葉曰：“此是恶龙，极为凶暴，今以降之。”

尔时，迦葉见恶龙已，便怀恐怖，白世尊曰：“止！止！沙门，勿复来前，龙备相害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迦葉，勿惧！我今已降之，终不相害。所以然者？此龙已受教化。”

是时，迦葉及五百弟子叹未曾有：“甚奇！甚特！此瞿昙沙门极大威神，能降此恶龙，使不作恶；虽尔，故不如我得道真。”

尔时，迦葉白世尊曰：“大沙门，当受我九十日请，所须衣被、饭食、床卧具、病瘦医药，尽当供给。”尔时，世尊默然受迦葉请。

时，世尊以此神龙著大海中，而彼恶龙随寿长短，命终之后，生四天王天上。是时，如来还止石室。

迦葉供办种种饭食已，往白世尊：“饭食已办，可往就食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迦葉在前，吾正尔当往。”

迦葉去后，便往至阎浮提界上，阎浮树下取阎浮果还，先至迦葉石室中坐。是时，迦葉见世尊在石室中，白世尊曰：“沙门，为从何道，来至石室？”

佛告迦葉：“汝去之后，吾至阎浮提界上，取阎浮果还，来至此坐。迦葉当知：此果甚为香美，可取食之。”

迦葉对曰：“我不须是，沙门自取食之。”是时，迦葉复作是念：“此沙门极有神足，有大威力，乃能至阎浮界上，取此美果；虽尔，故不如我道真。”是时，世尊食已

，还在彼止宿。

迦葉清朝至世尊所，到已，白世尊曰：“食时以至，可往就食。”

佛告迦葉：“汝并在前，吾后当往。”

迦葉去后，便至阎浮界上，取阿摩勒果还，先至迦葉石室中坐。迦葉白世尊曰：“沙门，为从何道，来至此间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汝去之后，至阎浮提界上，取此果来，极为香美，若须者便取食之。”

迦葉对曰：“吾不须是，沙门自取食之。”是时，迦葉复作是念：“此沙门极有神力，有大威神，吾去之后，取此果来；虽尔，故不如我，我已得道真。”是时，世尊食已，还彼止宿。

明日，迦葉至世尊所，而作是说：“食时已至，可往就食。”

佛告迦葉：“汝并在前，吾后当往。”

迦葉去后，世尊至北郁单曰，取自然粳米来，还至迦葉石室。迦葉问佛：“沙门，为从何道，来至此坐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迦葉当知：汝去之后，吾至郁单曰，取自然粳米，极为香好。迦葉，须者便取食之。”

迦葉对曰：“吾不须是，沙门自取食之。”迦葉复作是念：“此沙门极有神足，有大神力；虽尔，故不如我得道真。”是时，世尊食已，还彼止宿。

明日，迦葉至世尊所，而作是说：“食时已至，可往就食。”

佛告迦葉：“汝并在前，吾后当往。”

迦葉去后，世尊至瞿耶尼，取呵梨勒果，先至迦葉石室中坐。迦葉问佛：“沙门，为从何道，来至此坐？”

佛告迦葉：“汝去之后，吾至瞿耶尼，取此果来，极为香美。迦葉，须者可取食之。”

迦葉对曰：“不须是，沙门自取食之。”迦葉复作是念：“此沙门极有神力，有大威神；虽尔，故不如我得道真。”是时，世尊食已，还彼止宿。

明日，迦葉至世尊所而白：“时至，可往就食。”

佛告迦葉：“汝并在前，吾后当往。”

迦葉去后，世尊至弗于逮，取毗醯勒果，先至迦葉石室中坐。迦葉问佛：“沙门，为从何道，来至此坐？”

佛告迦葉：“汝去之后，吾至弗于逮，取此果来，极为香好。迦葉，须者可取食之。”

迦葉对曰：“吾不须是，沙门自取食之。”迦葉复作是念：“此沙门极有神力，有大神足；虽尔，故不如我得道真。”是时，世尊食已，还彼止宿。

是时，迦葉时欲大祠，五百弟子执斧破薪，手擎斧而斧不下。是时，迦葉复作是念：“此必沙门所为。”是时，迦葉问世尊曰：“今欲破薪，斧何故不下也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欲得斧下耶？”

曰：“欲使下。”斧寻时下。

是时，彼斧既下，复不得举。迦葉复白佛言：“斧何故不举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欲使斧举耶？”

曰：“欲使举。”斧寻得举。

尔时，迦葉弟子意欲燃火，火不得燃。是时，迦葉复作是念：“此必沙门瞿昙所为。”迦葉白佛：“火何故不燃？”

佛告迦葉：“欲使火燃耶？”

曰：“欲使燃。”火寻时燃。

尔时，意欲灭火，火复不灭。迦葉白佛：“火何故不灭？”

佛告迦葉：“欲使火灭耶？”

曰：“欲使灭。”火寻时灭。迦葉便作是念：“此沙门瞿昙，面目端正，世之希有。吾明日欲大祠，国王人民尽当来集，设当见此沙门者，吾不复得供养。此沙门明日不来者，便为大幸。”

是时，世尊知迦葉心中所念，明日清旦，至郁单曰取自然粳米，瞿耶尼取乳汁，往至阿耨达泉而食。竟日在彼住，向暮还至石室止宿。

迦葉明日至世尊所，问曰：“沙门，昨日何故不来？”

佛告迦葉：“汝昨日作是念：‘此瞿昙极为端正，世之希有。吾明日大祠，若国王人民见者，便断吾供养。设不来者，便是大幸。’我寻知汝心之所念，乃至郁单曰取自然粳米，瞿耶尼取乳汁，往阿耨达泉上食。竟日在彼，向暮还至石室中止宿。”

是时，迦葉复作是念：“此大沙门，极有神足，实有威神；虽尔，故不如我得道真。”

是时，世尊食已，还石室止宿。即夜，四天王至世尊所而听经法。四天王亦有光明，佛亦大放光，照彼山野，洞燃一色。

时，彼迦葉夜见光明；明日清旦，至世尊所，到已，白世尊曰：“昨夜是何光明照此山野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昨夜四天王来至我所而听法，是彼四天王之光明。”

是时，迦葉复作是念：“此沙门极有神力，乃能使四天王来听经法；虽尔，故不如我得道真。”

是时，世尊食已，还在彼宿。夜半，释提桓因来至世尊所而听法，天帝光明复照彼山。

时，彼迦葉夜起瞻星，见此光明。明日清旦，迦葉至世尊所，问曰：“瞿昙，昨夜光明极为殊特，有何因缘，有此光明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昨夜天帝释来至此听经，故有此光明耳！”

时，迦葉复作是念：“此沙门瞿昙极有神力，有大威神，乃能使天帝释来听经法；虽尔，故不如我得道真。”

是时，世尊食已，还在彼宿。夜半，梵天王放大光明照彼山中，至世尊所而听经法。

时，迦葉夜起见光明，明日至世尊所而问曰：“昨夜光明倍有所照，胜于日月光明，有何等因缘，致此光明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迦葉当知：昨夜大梵天王来至我所而听经法。”

是时，迦葉复作是念：“此沙门瞿昙极有神力，乃能使我祖父来至此沙门所而听经法；虽尔，故不如我得道真。”

尔时，世尊得弊坏五纳衣，意欲浣濯，便作是念：“我当于何处而浣此衣？”是时，释提桓因知世尊心中所念，即化作浴池，白世尊曰：“可在此浣衣。”

是时，世尊复作是念：“吾当于何处蹋浣此衣？”时，四天王知世尊心中所念，便举大方石，著水侧，白世尊曰：“可在此而蹋衣。”

是时，世尊复作是念：“吾何处而曝此衣？”时，树神知世尊心中所念，便垂树枝，白世尊曰：“惟愿在此曝衣！”

明日清旦，迦葉至世尊所，问世尊曰：“本无此池，今有此池；本无此树，今有此树；本无此石，今有此石。有何因缘，而有此变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此是昨夜天帝释知吾欲浣衣，故作此浴池。吾复作是念：‘当于何处蹋浣此衣？’时四天王知吾心中所念，便持此石来。吾复作是念：‘当于何处而曝此衣？’时树神知我心中所念，便垂此树枝耳！”

是时，迦葉复作是念：“此沙门瞿昙虽神，故不如我得道真。”

是时，世尊食已，还于彼宿。是时，夜半有大黑云起而作大雨，连若大河，极为瀑溢。是时，迦葉复作是念：“此河瀑溢，沙门必当为水所漂，我今看之。”是时，迦葉及五百弟子往至河所。

尔时，世尊在水上行，脚不为水所渍。是时，迦葉遥见世尊在水上行。是时，迦葉便作是念：“甚奇！甚特！沙门瞿昙乃能在水上行，我亦能在水上行，但不能使脚不污耳！此沙门虽神，故不如我得道真。”

是时，世尊语迦葉言：“汝亦非阿罗汉，复不知阿罗汉道，汝尚不识阿罗汉名，况得道乎？汝是盲人，目无所睹，如来现尔许变化，故言：‘不如我得道真。’汝方作是语：‘吾能在水上行。’今正是时，可共在水上行耶？汝今可舍邪见之心，无令长夜受此苦恼。”

是时，迦葉闻世尊语已，便前头面礼足：“我今悔过，深知非法，乃触如来，惟愿受悔！”如是再三。

世尊告曰：“听汝改过，乃能自知触扰如来。”

是时，迦葉告五百弟子曰：“汝等各随所宜，我今自归沙门瞿昙。”

是时，五百弟子白迦葉言：“我等先亦有心于沙门瞿昙，当降龙时，寻欲归命。若师自归瞿昙者，我等五百弟子尽自归于瞿昙所。”

迦葉报言：“今正是时，然复我心执此愚痴，见尔许变化，意犹不解，故自称言：我道真正。”

是时，迦葉将五百弟子，前后围绕，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立，白世尊曰：“惟愿世尊听我等得作沙门，修清净行！”

诸佛常法，若称：“善来！比丘。”便成沙门。是时，世尊告迦葉曰：“善来！比丘，此法微妙，善修梵行。”是时，迦葉及五百弟子所著衣裳，尽变作袈裟，头发自落，如似剃发，已经七日。是时，迦葉学术之具及于咒术，尽投水中。

时，五百弟子白世尊曰：“惟愿世尊听我等得作沙门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善来！比丘。”时，五百弟子即成沙门，袈裟著身，头发自落。

尔时，顺水下流，有梵志，名江迦葉，在水侧住。是时，江迦葉见咒术之具，尽为水所漂，便作是念：“咄哉！我大兄为水所溺。”是时，江迦葉将三百弟子，顺水上流，求兄尸骸。遥见世尊在一树下坐，及大迦葉五百弟子前后围绕而为说法；见已，便前至迦葉所，而作是语：“此事为好耶？本为人师，今为弟子。大兄何故与沙门作弟子乎？”

迦葉对曰：“此处为妙，无过此处！”

是时，优毗迦葉向江迦葉而说此偈：

“此师人天贵，我今师事之，

诸佛兴出世，甚为难得遇。”

是时，江迦葉闻佛名号，甚怀欢喜，踊跃不能自胜，前白世尊：“愿听为道！”

世尊告曰：“善来！比丘，善修梵行，尽于苦际。”

是时，江迦葉及三百弟子即成沙门，袈裟著身，头发自落。是时，江迦葉及三百弟子咒术之具，尽投水中。

尔时，顺水下头有梵志，名伽夷迦葉，在水侧住，遥见咒术之具，为水所漂，便作是念：“我有二兄，在上学道，今咒术之具，尽为水所漂，二大迦葉必为水所害。”即将二百弟子，顺水上流，乃至学术之处，遥见二兄而作沙门，便作是语：“此处好耶？本为人尊，今为沙门弟子。”

迦葉报曰：“此处最妙，无过此处！”

是时，伽夷迦葉便作是念：“今我二兄多知博学，此处必是善地，使我二兄在中学道，我今亦可在中学道。”是时，伽夷迦葉前白世尊：“惟愿世尊听作沙门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善来！比丘，善修梵行，尽于苦际。”

是时，伽夷迦葉即成沙门，袈裟著身，头发自落，如似剃头，已经七日。

是时，世尊在彼河侧住，尼拘类树下，成佛未久，将千弟子，是皆耆旧宿长。

是时，世尊以三事教化。云何为三？所谓神足教化、言教教化、训诲教化。

彼云何名为神足教化？尔时，世尊或作若干形，还合为一，或不现，或现，石壁皆过，无所罣碍；或出地，或入地，犹如流水，无所触碍；或结跏趺坐，满虚空中；如鸟飞空，无有罣碍；亦如大火山，烟出无量；此日月有大神力，不可限量，以手往捉，身乃至梵天。如是，世尊现神足。

彼云何名为言教教化？尔时，世尊教诸比丘：“当舍是、置是，当近是、远是，当念是、去是，当观是、不观是。彼云何当修是、不修是者？当修七觉意，灭三结。彼云何当观、当不观者？当观三结、沙门善，所谓出要乐、无恚乐、无怒乐。彼云何不观？所谓三沙门苦。云何为三？所谓欲观、恚观、怒观。彼云何念？云何不念？尔时，当念苦谛，当念集谛，当念尽谛，当念道谛；莫念邪谛：有常见、无常见，有边见、无边见，彼命、彼身，非命、非身，如来命终、如来不命终，有终、有不终，亦不有终、亦不无终。莫作是念！”

彼云何名为训诲教化？复次，当作是去、不应作是去，作是来、不应作是来，默然作是言说：“当持如是衣、不应持如是衣，应如是入村、不应如是入村。”是谓名为训诲教化。

是时，世尊以此三事，教化千比丘。是时，彼比丘受佛教已，千比丘尽成阿罗汉。是时，世尊以见千比丘阿得罗汉，尔时阎浮里地有千阿罗汉及五比丘，佛为六师，回坐向迦毗罗卫。是时，优毗迦葉便作是念：“世尊何故向迦毗罗卫坐？”

是时，优毗迦葉即前长跪，白世尊曰：“不审如来，何故向迦毗罗卫坐耶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如来在世间，应行五事。云何为五？一者、当转法轮，二者、当与父说法，三者、当与母说法，四者、当导凡夫人立菩萨行，五者、当授菩萨别。是谓，迦葉，如来出世当行此五法。”

是时，优毗迦葉复作是念：“如来故念亲族本邦，故向彼坐耳！”

是时，五比丘渐来至尼连水侧，到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

是时，尊者优陀耶遥见世尊向迦毗罗卫坐，见已，便作是念：“世尊必当欲往至迦毗罗卫见诸亲里。”是时，优陀耶即前长跪，白世尊曰：“我今堪任欲有所问？惟愿敷演！”

世尊告曰：“欲所问者便问之。”

优陀耶白世尊曰：“观如来意，欲向迦毗罗卫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如是，如汝所言。优陀耶当知：先至白净王所，吾比后当往。所以然者？刹利之种先当遣使令知，然后如来当往。汝到语王：‘却后七日，如来当来见王。’”

优陀耶对曰：“如是，世尊。”是时，优陀耶即从座起，整衣服，礼世尊足，于世尊前不现，往至迦毗罗卫，到真净王所；到已，在王前立。

尔时，真净王在大殿上坐，及诸婇女。是时，优陀耶飞在空中。时真净王见优陀耶手执钵，持杖而在前立；见已，便怀恐怖，而作是说：“此是何人？人耶？非人耶？天耶？鬼耶？阅叉、罗刹、天、龙、鬼、神耶？”

时，真净王问优陀耶曰：“汝是何人？”又以此偈向优陀耶说：

“为天为是鬼？乾沓恕等乎？

汝今名为谁？我今欲知之。”

是时，优陀耶复以此偈报王曰：

“我亦非是天，非是乾沓恕，

于是迦毗国，大王邦土人。

昔坏十八亿，弊魔波旬众，

我师释迦文，是彼真弟子。”

时，真净王复以此偈，向优陀耶说：

“谁坏十八亿，弊魔波旬众？

谁字释迦文，汝今叹说之？”

是时，优陀耶复说此偈：

“如来初生时，天地普大动，

誓愿悉成办，今曰号悉达。

彼降十八亿，弊魔波旬众，

彼名释迦文，今日成佛道。

彼人释师子，瞿昙次弟子，

今日作沙门，本字优陀耶。”

是时，真净王闻此语已，便怀欢喜，不能自胜，语优陀耶曰：“云何，优陀耶，悉达太子今故在耶？”

优陀耶报言：“释迦文佛今日现在。”

时，王问言：“今已成佛耶？”

优陀耶报言：“今已成佛。”

王复问言：“今日如来竟为所在？”

优陀耶报言：“如来今在摩竭国界尼拘类树下。”

时，王报言：“翼从弟子斯是何人？”

陀耶报曰：“诸天亿数及千比丘、四天王，恒在左右。”

时，王问言：“所著衣服，为像何类？”

优陀耶报言：“如来所著衣裳，名曰袈裟。”

时，王问言：“食何等食？”

优陀耶报言：“如来身者，以法为食。”

王复问曰：“云何，优陀耶，如来可得见不？”

优陀耶报言：“王勿愁悒，却后七日，如来当来入城。”

是时，王极欢喜，不能自胜，手自斟酌，供养优陀耶。

是时，真净王击大鸣鼓，敕国界人民，平治道路，除去不净，以香汁洒地，悬缯幡盖，作倡伎乐，不可称计。复敕国中诸有聋、盲、瘖、瘂者，尽使不现，却后七日，悉达当来入城。

是时，真净王闻佛当来入城，七日之中，亦不睡眠。

是时，世尊以至七日，便作是念：“我今宜可以神足力，往诣迦毗罗卫国。”是时，世尊即将诸比丘，前后围绕，往诣迦毗罗卫国；到已，便诣城北萨卢园中。

是时，真净王闻世尊已达迦毗罗卫城北萨卢园中。是时，真净王将诸释众，往诣世尊所。

是时，世尊复作是念：“若真净王躬自来者，此非我宜。我今当往与共相见。所以然者？父母恩重，育养情甚。”是时，世尊将诸比丘众，往诣城门，飞在虚空，去地七仞。是时，真净王见世尊端正无比，世之希有，诸根寂静，无众多念，身有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而自庄严，发欢喜之心，即便头面礼足，而作是说：“我是刹利王种，名曰真净王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令大王享寿无穷。是故，大王，当以正法治化，勿用邪法。大王当知：诸有用正法治化者，身坏命终，生善处天上。”

是时，世尊即空中行，至真净王宫中；到已，就座而坐。

时，王见世尊坐定，手自斟酌，行种种饮食，见世尊食竟，行净水，更取一小座而听法。

尔时，世尊与真净王渐说妙义，所谓论者：施论、戒论、生天之论，欲不净行，出要为乐。尔时，世尊见王心开意解，诸佛世尊常所说法——苦、集、尽、道，尽向王说。

是时，真净王即于座上，诸尘垢尽，得法眼净。

是时，世尊与王说法已，即从座起而去。

是时，真净王普集释众，而作是说：“诸沙门等，颜貌极丑。刹利之种，将诸梵志众，此非其宜；刹利释种还得刹利众，此乃为妙。”

诸释报言：“如是，大王，如大王教，刹利还得刹利众，此乃为妙。”

是时，王告国中：“诸有兄弟二人，当取一人作道。其不尔者，当重谪罚。”

时，诸释众闻王教令：“诸有兄弟二人，当取一人为道。其不从教，当重谪罚。”

是时，提婆达兜释种语阿难释言：“真净王今日有教：‘诸有兄弟二人，当分一人作道。’汝今出家学道，我当在家修治家业。”

是时，阿难释欢喜踊跃，报言：“如兄来教！”

是时，难陀释语阿那律释言：“真净王有教：‘其有兄弟二人者，当分一人作道。其不尔者，当重谪罚。’”

“汝今出家，我当在家。”是时，阿那律释闻此语已，欢喜踊跃，不能自胜，报曰：“如是，如兄来教！”

是时，真净王将斛净、叔净释、甘露释，至世尊所。尔时，驾四马之车，白车、白盖，白马驾之；第二释乘青车、青盖，青马驾之；第三释乘黄车、黄盖，黄马驾之；第四释乘赤车、赤盖，赤马驾之。是时，诸释有乘象者，有乘马者，皆悉来集。

是时，世尊遥见真净王将诸释众而来，告诸比丘：“汝等观此释众，并观真净王众。比丘当知：三十三天出园观时，亦如此法，而无有异。”

是时，阿难乘大白象、白衣、白盖；见已，告诸比丘：“汝等见此阿难释乘白象、白衣不乎？”

诸比丘对曰：“唯然，世尊，我等见之。”

佛告比丘：“此人当出家学道，第一多闻，堪侍左右。汝等见此阿那律不乎？”

诸比丘对曰：“唯然，见之。”

佛告比丘：“此人当出家学道，天眼第一。”是时，真净王及兄弟四人，并难陀、阿难，皆步进前，除去五好，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

尔时，真净王白佛言：“昨日夜生此念：‘刹利之众不应将梵志众，还将刹利众，此是其宜。’我便告令国中：‘诸有兄弟二人者，便取一人，使出家学道。’惟愿世尊听出家学道！”

世尊告曰：“善哉！大王，多所饶益，天、人得安。所以然者？此是善知识良佑福田。我亦缘善知识，得脱此生、老、病、死。”是时，诸释众便得为道。

是时，真净王白世尊曰：“惟愿世尊教诲此新比丘，当如教诲优陀耶，所以然者？此优陀耶比丘极有神力。愿优陀耶比丘恒在宫中教化，使众生之类，长夜获安隐。所以然者？此比丘极有神力。我初见优陀耶比丘，便发欢喜之心，我便作此念：‘弟子尚有神力，况彼如来而无此神力乎？’”

世尊告曰：“如是，大王，如天王教，此优陀耶比丘极有神力，有大威德。”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第一弟子，博识多知，国王所念，所谓阿若拘邻比丘是。能劝化人民，优陀耶比丘是。有速疾智，所谓摩诃男比丘是。恒喜飞行，所谓须婆休比丘是。空中往来，所谓婆破比丘是。多诸弟子，所谓优毗迦葉比丘是。意得观空，所谓江迦葉比丘是。意得止观，所谓象迦葉比丘是。”

尔时，世尊广与真净王说微妙之法。尔时，王闻法已，即从座起，头面礼足，便退而去。

尔时，诸比丘及真净王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十五日中有三斋法。云何为三？八日、十四日、十五日。

“比丘当知：或有是时，八日斋日，四天王遣诸辅臣，观察世间，谁有作善恶者？何等众生有慈孝父母、沙门、婆罗门及尊长者？颇有众生好喜布施、修戒、忍辱、精进、三昧、演散经义、持八关斋者？具分别之。设无众生孝顺父母、沙门、婆罗门及尊长者，是时辅臣白四天王：‘今此世间无有众生孝顺父母、沙门、道士，行四等心，慈愍众生。’时，四天王闻已，便怀愁忧，惨然不悦。是时，四天王即往忉利天上，集善法讲堂，以此因缘具白帝释：‘天帝当知：今此世间无有众生孝顺父母、沙门、婆罗门及尊长者。’是时，帝释、三十三天闻斯语已，皆怀愁忧，惨然不悦，减诸天众，增益阿须伦众。

“设复有时，若世间众生之类有孝顺父母、沙门、婆罗门及尊长者，持八关斋，修德清净，不犯禁戒大如毛发。尔时，使者欢喜踊跃，不能自胜，即白四王：‘今此世间多有众生孝顺父母、沙门、婆罗门及诸尊长。’天王闻已，甚怀喜悦，即往释提桓因所，以此因缘具白帝释：‘天帝当知：今此世间多有众生孝顺父母、沙门、婆罗门及诸尊长。’时，帝释、三十三天皆怀欢喜，不能自胜，增益诸天众，减损阿须伦众，地狱拷掠自然休息，毒痛不行。

“若十四日斋日之时，遣太子下，察行天下，伺察人民，施行善恶，颇有众生信佛、信法、信比丘僧，孝顺父母、沙门、婆罗门及尊长者，好喜布施，持八关斋，闭塞六情，防制五欲？设无众生修正法者，孝顺父母、沙门、婆罗门。尔时，太子白四天王。四天王闻已，便怀愁忧，惨然不悦，往至释提桓因所，以此因缘具白天帝：‘大王当知：今此世间无有众生孝顺父母、沙门、婆罗门及尊长者。’是时，天帝、三十三天皆怀愁忧，惨然不悦，减诸天众，增益阿须伦众。

“设复众生有孝顺父母、沙门、婆罗门及尊长者，持八关斋。尔时，太子欢喜踊跃，不能自胜，即往白四天王：‘大王当知：今此世间多有众生孝顺父母、沙门、婆罗门及诸尊长。’是时，四天王闻此语已，甚怀喜悦，即往诣释提桓因所，以此因缘具白天帝：‘圣王当知：今此世间多有众生孝顺父母、沙门、婆罗门及诸尊长，受三自归，慈心谏诤，诚信不欺。’时，天帝、四王及三十三天皆怀欢喜，不能自胜，增益诸天众，减损阿须伦众。

“比丘当知：十五日说戒之时，四天王躬自来下，案行天下，伺察人民，何等众生孝顺父母、沙门、婆罗门及尊长者，好喜布施，持八关斋如来斋法？设无众生孝顺父母

、沙门、婆罗门及尊长者，时四天王便怀愁悒，惨然不悦，往至帝释所，以此因缘具白天帝：‘大王当知：今此世间无有众生孝顺父母、沙门、婆罗门及诸尊长者。’是时，释提桓因、三十三天皆怀愁忧，惨然不悦，减诸天众，增益阿须伦众。

“设复是时，众生之类有孝顺父母、沙门、婆罗门及诸尊长，持八关斋。尔时，四天王便怀欢喜，踊跃不能自胜，即往帝释所，以此因缘具白天帝：‘大王当知：今此世间多有众生孝顺父母、沙门、婆罗门及诸尊长。’是时，释提桓因、三十三天及四天王皆怀欢喜，踊跃不能自胜，增益诸天众，减损阿须伦众。”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云何十五日持八关斋法？”

是时，诸比丘白世尊曰：“如来是诸法之王，诸法之印。惟愿世尊当为诸比丘布演此义！诸比丘闻已，当奉行之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谛听！谛听！善思念之，吾当为汝具分别说。于是，比丘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于月八日、十四日、十五日说戒、持斋时，到四部众中，当作是语：‘我今斋日，欲持八关斋法，惟愿尊者，当与我说之！’是时，四部之众，当教与说八关斋法，先教作是语：‘善男子，当自称名字。’彼已称名字，便当与说八关斋法。

“是时，教授者当教前人作是语：‘我今奉持如来斋法，至明日清旦，修清净戒，除去恶法。若身行恶行，口吐恶语，意生恶念，身三、口四、意三诸有恶行，已作、当作，或能以贪欲故所造，或能以瞋恚所造，或能以愚痴所造，或能以豪族故所造，或能因恶知识所造，或能今身、后身、无数身，或能不识佛、不识法，或能斗乱比丘僧，或能杀害父母诸尊师长，我今自忏悔，不自覆藏，依戒、依法成其戒行，受八关如来斋法。

“‘云何为八关斋法？持心如真人，尽形寿不杀，无有害心，于众生有慈心之念，我今字某，持斋至明日清旦，不杀、无有害心，有慈心于一切众生。

“‘如阿罗汉，无有邪念，尽形寿不盗，好喜布施，我今字某，尽形寿不盗，自今至明日持心。

“‘如真人，我今尽形寿，不淫泆，无有邪念，恒修梵行，身体香洁，今日持不淫之戒，亦不念己妻，复不念他女人想，至明日清旦，无所触犯。

“‘如阿罗汉，尽形寿不妄语，恒知至诚，不欺他人，自今至明日不妄语，我自今以后不复妄语。

“‘如阿罗汉，不饮酒，心意不乱，持佛禁戒，无所触犯，我今亦当如是，自今日至明旦，不复饮酒，持佛禁戒，无所触犯。

“‘如阿罗汉，尽形寿不坏斋法，恒以时食，少食知足，不著于味，我今亦如是，尽形寿不坏斋法，恒以时食，少食知足，不著于味，从今日至明旦。

“‘如阿罗汉，恒不在高广之床上坐。所谓高广之床：金、银、象牙之床，或角床、佛座、辟支佛座、阿罗汉座、诸尊师座。是时，阿罗汉不在此八种座，我亦上坐不犯此坐。

“‘如阿罗汉，不著香华、脂粉之饰，我今亦当如是，尽形寿不著香华、脂粉之好。

“‘我今字某，离此八事，奉持八关斋法，不堕三恶趣。持是功德，不入地狱、饿鬼、畜生八难之中，恒得善知识，莫与恶知识从事，恒得好父母家生，莫生边地无佛法处，莫生长寿天上，莫与人作奴婢，莫作梵天，莫作释身，亦莫作转轮圣王，恒生佛前。自见佛，自闻法，使诸根不乱。若我誓愿向三乘行，速成道果。’

“比丘当知：若有优婆塞、优婆夷，持此八关斋法，彼善男子、善女人、当趣三道，或生人中、或生天上、或般涅槃。”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“不杀亦不盗，不淫不妄语，

避酒远香华，著味犯斋者。

歌舞作倡伎，学舍如罗汉，

今持八关斋，昼夜不忘失。

不有生死苦，无有周旋期，

莫与恩爱集，亦莫怨憎会。

愿灭五阴苦，诸痛生死恼，

涅槃无诸患，我今自归之。

“是故，诸比丘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欲持八关斋离诸苦者，得善处者，欲得尽诸漏入涅槃城者，当求方便，成此八关斋法。所以然者？人中荣位不足为贵，天上快乐不可称计。若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欲求无上之福者，当求方便，成此斋法。

“我今重告敕汝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成八关斋者，欲求生四天王天上，亦获此愿。持戒之人，所愿者得，我以是故，而说此义耳！人中荣位不足为贵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持八关斋者，身坏命终，生善处天上，亦生艳天、兜术天、化自在天、他化自在天，终不有虚。所以然者？以其持戒之人所愿者得。

“诸比丘，我今重告汝，若有男子、女人持八关斋者，生欲天者，生色天者，亦成其愿。何以故尔？以其持戒之人所愿者得。若复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持八关斋，欲得生无色天者，亦果其愿。

“比丘当知：若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持八关斋者，欲生四姓家者，亦复得生。又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持八关斋人，欲求作一方天子，二方、三方、四方天子，亦获其愿。欲求作转轮圣王者，亦获其愿。所以然者？以其持戒之人所愿者得。若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欲求作声闻、缘觉、佛乘者，悉成其愿。吾今成佛由其持戒，五戒、十善，无愿不获。诸比丘，若欲成其道者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增壹阿含经卷第十六 高幢品第二十四之三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三事现在前，尔时善男子、善女人获福无量。云何为三？信现在前，善男子、善女人获福无量；若财现在前，尔时善男子、善女人获福无量；若复持梵行现在前，尔时善男子、善女人获福无量。是谓，比丘，有此三事现在前，获福无量！”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“信、财、梵难得，受者持戒人，

觉此三事已，智者随时施。

长夜获安隐，诸天恒扶将。

在彼自娱乐，五欲无厌足。

“以是，诸比丘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当求方便，成此三法。如是，诸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拘深城瞿师罗园中。

尔时，拘深比丘恒好斗讼，犯诸恶行，面相谈说，或时刀杖相加。尔时，世尊清旦往诣彼比丘所；到已，世尊告彼比丘：“汝等比丘，慎莫斗讼，莫相是非。诸比丘，当共和合，共一师侣，同一水乳，何为斗讼？”

尔时，拘深比丘白世尊曰：“惟愿世尊勿忧此事！我当自虑此理；如此过状，自识其罪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汝等云何？为王种作道，为畏恐故作道，为以世险故作道耶？”

诸比丘对曰：“非也，世尊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云何，比丘，汝等岂非欲离生死，求无为道故作道乎？然五阴之身实不可保。”

诸比丘对曰：“如是，世尊，如世尊教，我等族姓子所以出家学道者，以求无为道，灭五阴身，是以学道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诸比丘，不应作道而复斗诤，手拳相加，面相是非，恶声相向。汝等当应成就此行：共同一法，共一师受，亦当行此六种之法，亦当行此身、口、意行，亦当行此供养诸梵行者。”

诸比丘对曰：“此是我等事，世尊勿足虑此事！”

尔时，世尊告拘深比丘：“云何，愚人！汝等不信如来语乎？方语如来勿虑此事，然汝等自当受此邪见之报。”

尔时，世尊重告彼比丘曰：“过去久远，此舍卫城中有王名曰长寿王，聪明黠慧，无事不知，然善明刀剑之法，又乏宝物，诸藏无充，财货减少，四部之兵，亦复不多，臣佐之属，亦复减少。当于尔时，波罗柰国有王名梵摩达，勇猛刚健，靡不降伏，钱财、七宝，悉皆满藏，四部之兵，亦复不乏，臣佐具足。

“尔时，梵摩达王便作是念：‘此长寿王无有臣佐，又乏财货，无有珍宝，我今可往攻伐其国。’尔时，梵摩达王即便兴兵，往伐其国。

“尔时，长寿王闻兴兵攻伐其国，即说方计：‘我今虽无七宝之财、臣佐之属、四部之兵，彼王虽复多诸兵众，如我今日一夫之力，足能坏彼百千之众，杀害众生，不可称计。不可以一世之荣，作永世之罪。我今可出此城，更在他国，使无斗诤。’

“尔时，长寿王不语臣佐，将第一夫人，及将一人，出舍卫城，入深山中。是时，舍卫城中臣佐、人民，以不见长寿王，便遣信使，往诣梵摩达王所，而作是说：‘惟愿大王来至此土，今长寿王莫知所在。’是时，梵摩达王来至迦尸国中，而自治化。

“然长寿王有二夫人，皆怀妊，临欲在产。是时，夫人自梦在都市中生，又日初出，四部之兵，手执五尺刀，各共围绕，而独自产，无有佐者；见已，便自惊觉，以此因缘白长寿王。王告夫人曰：‘我今在此深山之中，何缘乃当在舍卫城内，在都市中产乎？汝今欲生者，当如鹿生。’是时，夫人曰：‘设我不得如此产者，正尔取死。’是时，长寿王闻此语已，即于其夜，更改衣服，不将人众，入舍卫城。

“时，长寿王有一大臣，名曰善华，甚相爱念；有小事缘出城，而见长寿王入城。时，彼善华大臣熟视王已，便舍而去，叹息堕泪，复道而行。时，长寿王便逐彼大臣，将在屏处而语言：‘慎莫出口。’大臣对曰：‘如大王教，不审明王有何教敕？’长寿王曰：‘忆我旧恩，便有反复。’时臣对曰：‘大王有教令，我当办之。’长寿王曰：‘我夫人者，昨夜梦在都市中产，又有四部之兵而见围绕，生一男儿，极自端正。若不如梦产者，七日之中，当取命终。’大臣报曰：‘我今堪办此事，如王来敕。’作此语已，各舍而去。

“是时，大臣便往至梵摩达王所；到已，而作是说：‘七日之中，意欲观看大王军众，象兵、马兵、车兵、步兵，竟为多少。’是时，梵摩达敕左右曰：‘时催上兵众，如善华语。’是时，善华大臣七日之中即集兵众，在舍卫都市中。是时，彼夫人七日之中，来在都市中。时，善华大臣遥见夫人来，便作是说：‘善来！贤女，今正是时。’

‘尔时，夫人见四部兵众已，便怀欢喜，敕左右人，施张大幔。时，夫人日初出时，便生男儿，端正无双，世之希有。时，夫人抱儿还诣山中。时，长寿王遥见夫人抱儿而来，便作是语：‘使儿老寿，受命无极。’夫人白王：‘愿王当与立字！’时，王即以立字，名曰长生。

“时，长生太子年向八岁。父王长寿有小因缘入舍卫城。尔时，长寿王昔臣劫比，见王入城，从头至足而熟观视；见已，便往至梵摩达王所；到已，而作是说：‘大王，极为放逸，长寿王者今在此城。’时，王瞋恚，敕左右人催收捕长寿王。

“是时，左右大臣将此劫比，东西求索。时，劫比遥见长寿王，便目示语大臣曰：‘此是长寿王。’即前收捕，至梵摩达王所；到已，白言：‘大王，长寿王者，此人身是。’国中人民，悉皆闻知捉得长寿王身。

“时，夫人亦复闻长寿王为梵摩达所捉得，闻已，便作是念：‘我今复用活为？宁共大王一时同命。’是时，夫人即将太子入舍卫城。夫人语太子曰：‘汝今更求活处。’时，长生太子闻已，默然不语。时，夫人径往至梵摩达王所。王遥见来，欢喜踊跃，不能自胜，即敕大臣：“将此夫人及长寿王，至四衢道头，分作四分。”时，诸大臣受

王教令，将长寿王及夫人身，皆取返缚，绕舍卫城，使万民见。尔时，人民之类，莫不痛心！

“时，长生太子在大众中，见将父母诣市取杀，颜色不变。时，长寿王还顾告长生曰：‘汝莫见长，亦莫见短。’尔时，便说此偈：

“‘怨怨不休息，自古有此法；

无怨能胜怨，此法终不朽。’

“是时，诸臣自相谓曰：‘此长寿王极为愚惑！长生太子竟是何人，在我等前而说此偈？’时，长寿王告诸臣曰：‘我不愚惑，但其中智者乃明吾语耳！诸贤当知：以我一夫之力，足能坏此百万之众。然我复作是念：“此众生类死者难数，不可以我一身之故，历世受罪。怨怨不休息，自古有此法；无怨能胜怨，此法终不朽。”’

“时，彼诸臣将长寿王及夫人身，到四衢道头，分作四分，即而舍去，各还所在。时，长生太子向暮收拾薪草，耶维父母而去。

“尔时，梵摩达王在高楼上，遥见有小儿耶维长寿王及夫人身，见已，敕左右曰：‘此必是长寿王亲里，汝催收捉来。’时，诸臣民即往诣彼，未到之顷，儿已走去。

“时，长生太子便作是念：‘此梵摩达王杀我父母，又住我国中，我今当报父母之怨。’是时，长生太子便往至弹琴师所，到已，便作是说：‘我今欲学弹琴。’时琴师问曰：‘今汝姓谁？父母为所在？’小儿对曰：‘我无父母，我本住此舍卫城中，父母早死。’琴师报曰：‘欲学者便学之。’

“比丘当知：尔时，长生太子便学弹琴歌曲。时，长生太子素自聪明，未经数日，便能弹琴歌曲，无事不知。是时，长生太子抱琴诣梵摩达王所，在象厩中，非人之时而独弹琴，并复清歌。

“尔时，梵摩达王在高楼上，闻弹琴歌曲之声，便问敕左右人曰：‘此何人在象厩中，而独弹琴歌戏？’臣佐报曰：‘此舍卫城中有小儿，而独弹琴歌戏。’时，王告侍者曰：‘可约敕使此小儿来在此戏，吾欲见之。’时，彼使人唤此小儿，来至王所。是时，梵摩达王问小儿：‘汝昨夜在象厩中弹琴乎？’对曰：“如是，大王。”梵摩达曰：‘汝今可在吾侧，弹琴歌舞，我当供给衣被、饭食。’

“比丘当知：尔时，长生太子在梵摩达前，弹琴歌舞，极为精妙。时，梵摩达王闻此琴音，极怀欢喜，便告长生太子：‘当与吾守藏珍宝。’时，长生太子受王教敕，未曾有失，恒随王意，先笑后语，恒认王意。尔时，梵摩达王复告敕曰：‘善哉！善哉！

汝今作人极为聪明，今复敕汝宫内可否？汝悉知之。’是时，长生太子在内宫中，以此琴音教诸妓女，亦复教乘象、马技术，无事不知。

“是时，梵摩达意欲出游园馆，共相娱乐，即敕长生，催驾宝羽之车。时，长生太子即受王教，令寻驾宝羽之车，被象金银鞍勒，还来白王：‘严驾已办，王知是时。’梵摩达王乘宝羽之车，使长生御之，及将四部兵众。

“时，长生太子御车引导，恒离大众。时，梵摩达王问长生太子曰：‘今日军众，悉为所在？’长生对曰：‘臣亦不知军众所在？’时王告曰：‘可小停住，吾体疲极，欲小止息。’时，长生太子即自停住，使王憩息。比顷，军众未至。

“比丘当知：尔时，梵摩达王即枕太子长生膝上睡眠。时，长生太子以见王眠，便作是念：‘此王于我极是大怨，又取我父母杀之，加住我国界，今不报怨者，何时当报怨？我今正尔断其命根！’时，长生太子右手自拔剑，左手捉王发，然复作是念：‘我父临欲命终时，而告我言：“长生当知：亦莫见长，亦莫见短。”加说此偈：“怨怨不休息，自古有此法；无怨能胜怨，此法终不朽。”我今舍此怨！’即还内剑，如是再三。复作是念：‘此王于我极是大怨，又取我父母杀之，加住我国界，今不报怨者，何日当克？我今正尔断其命根，乃名为报怨。’是时，复作忆念：‘汝长生，亦莫见长，亦莫见短，父王有是教敕：“怨怨不休息，自古有此法；无怨能胜怨，此法终不朽。”我今可舍此怨！’即还内剑。

“是时，王梵摩达梦见长寿王儿长生太子，欲取我杀，即便恐惧，寻时得觉。时，长生太子曰：‘大王，何故惊起，乃至于斯？’梵摩达曰：‘向者睡眠，梦见长寿王儿长生太子拔剑欲取吾杀，是故惊耳！’

“是时，长生太子便作是念：‘今此王已知我是长生太子。’即右手拔剑，左手捉发，而语王曰：‘我今正是长寿王儿长生太子。然王是我大怨，又取我父母杀之，加住我国界，今不报怨，何日当克？’时，梵摩达王即向长生而作是说：‘我今命在汝手，愿垂原舍，得全生命！’长生报曰：‘我可活王，然王不全我命。’王报长生：‘惟愿垂济，吾终不取汝杀！’

“是时，长生太子与王共作言誓：‘俱共相济命者，终不相害。’比丘当知：尔时，长生太子即活王命。是时，梵摩达王语长生太子言：‘愿太子还与我严驾宝羽之车，还诣国界。’是时，太子即严驾宝羽之车，二人共乘，径来至舍卫城。

“时，王梵摩达即集群臣而作是说：‘设卿等见长寿王儿，欲取何为？’其中或有大臣而作是说：‘当断手足。’或有言：‘当分身三段。’或有言：‘当取杀之。’是

时，长生太子在王侧坐，正身正意，思惟来言。时，梵摩达王躬自手捉长生太子，语诸人言：‘此是长寿王儿长生太子，此人身是。卿等勿得复有语，敢有所说。所以然者？长生太子见活吾命，吾亦活此人命。’时，诸群臣闻此语已，叹未曾有：‘此王、太子甚奇！甚特！及能于怨而不报怨。’

“时，梵摩达王问长生曰：‘汝应取我杀，何故见放，复不杀之？将有何因缘？今愿闻之。’长生对曰：‘大王，善听！父王临欲命终之时，而作是说：“汝今亦莫见长，亦莫见短。”又作是语：“怨怨不休息，自古有此法；无怨能胜怨，此法终不朽。”是时，群臣闻父王此语，皆相谓言：“此王狂惑，多有所说，长生者竟是何人？”长寿王对曰：“卿等当知：其中有智之人，乃明此语耳！”忆父王此语已，是故全王命根耳！’梵摩达王闻此语已，甚奇所作，叹未曾有，乃能守亡父教敕，不有所堕。

“时，梵摩达王语太子曰：‘汝今所说之义，吾犹不解，今可与吾说其义，使得意解。’时，长生太子对曰：‘大王，善听！我当说之：梵摩达王取长寿王杀；设复长寿王本所有群臣极有亲者，亦当取王杀之；设复梵摩达王所有臣佐，复当取长寿王臣佐杀之，是谓怨怨终不断绝。欲使怨断者，唯有无报人，我今观此义已，是故不害王也。’是时，梵摩达王闻此语已，甚怀踊跃，不能自胜：‘此王太子极为聪明，乃能广演其义。’

“时，王梵摩达即向忏悔：‘是我罪过，而取长寿王杀之。’即自脱天冠与长生使著，复加嫁女，还付舍卫国土、人民，寻付长生使领。王还波罗柰治。

“比丘当知：然古昔诸王有此常法；虽有此诤国之法，犹相堪忍，不相伤害。况汝等比丘，以信坚固，出家学道，舍贪欲、瞋恚、愚痴心，今复诤竞，不相和顺，各不相忍而不忏改？诸比丘，当以此因缘，知斗非其宜然。同一师侣，共一水乳，勿共斗讼。”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“无斗无有诤，慈心愍一切，

无患于一切，诸佛所叹誉。

“是故，诸比丘，当修行忍辱。如是，诸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是时，拘深比丘白世尊曰：“惟愿世尊，勿虑此事！我等自当分明此法。世尊，虽有此语，其事不然。”是时，世尊便舍而去，诣跋耆国。

尔时，跋耆国中有三族姓子：阿那律、难提、金毗罗。然彼族姓子，共作制限：其有出乞食者，后住者便扫洒地使净，事事不乏。其得食来者分与使食，足者则善，不足者随意所如。有遗余者，泻著器中，便舍而去。若复最后乞食来者，足者则善，不足者便取器中食而自著钵中。尔时，便取水瓶，更著水安置一处，即当一日扫除房舍。复更在闲静之处，正身正意，系念在前，思惟妙法。然复彼人终不共语，各自寂然。

尔时，尊者阿那律思惟欲不净想，念恃喜安而游初禅。是时，难提、金毗罗知阿那律心中所念，亦复思惟欲不净想，念恃喜安而游初禅。若复尊者阿那律思惟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尔时尊者难提、金毗罗亦复思惟二禅、三禅、四禅。若复尊者阿那律思惟空处、识处、不用处、有想无想处，是时尊者难提、金毗羅亦复思惟空处、识处、不用处、有想无想处。若复尊者阿那律思惟灭尽定，尔时尊者难提、金毗罗亦复思惟灭尽定。如此诸法，诸贤思惟此法。

尔时，世尊往师子国中。尔时，守国人遥见世尊来，便作是说：“沙门勿来入国中。所以然者？此国中有三族姓子，名阿那律、难提、金毗罗，慎莫触娆！”

是时，尊者阿那律以天眼清净及天耳通，闻守国人与世尊作如是说，使世尊不得入国。是时，尊者阿那律即出告守门人曰：“勿遮！世尊今来，欲至此看。”

是时，尊者阿那律寻入告金毗罗曰：“速来！世尊今在门外。”

是时，尊者三人即从三昧起，往至世尊所；到已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住，各自称言：“善来！世尊。”尊者阿那律前取世尊钵，尊者难提前敷座，尊者金毗罗取水与世尊洗足。

尔时，世尊告阿那律曰：“汝等三人在此和合，无有他念，乞食如意乎？”

阿那律曰：“如是，世尊，乞食不以为劳。所以然者？若我思惟初禅时，尔时难提、金毗罗亦复思惟初禅。若我思惟二禅、三禅、四禅、空处、识处、不用处、有想无想处、灭尽三昧，尔时难提、金毗罗亦复思惟二禅、三禅、四禅、空处、识处、不用处、有想无想处、灭尽定。如是，世尊，我等思惟此法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阿那律，汝等颇有是时，更得上人法乎？”

阿那律报曰：“如是，世尊，我等更得上人法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何者是上人之法？”

阿那律曰：“有此妙法，出上人法上，若复我等以慈心，遍满一方，二方、三方、四方亦复如是，四维上下亦复如是，一切中一切，以慈心遍满其中，无数无限，不可称

计，而自游戏。复以悲心、喜心、护心，遍满一方，二方、三方、四方亦复如是，四维上下而自游戏。是谓，世尊，我等更得此上人之法。”

尔时，尊者难提、金毗罗语阿那律曰：“我等何日至汝许问此义乎？今在世尊前而自称说。”

阿那律曰：“汝等亦未曾至我许而问此义？但诸天来至我所而说此义。是故，在世尊前而说此义耳！但我长夜之中知诸贤心意，然诸贤得此三昧故，在世尊前说此语耳！”

尔时，说此法时，长寿大将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是时，长寿大将白世尊曰：“今日世尊与此诸人而说法乎？”

是时，世尊以此因缘具向长寿大将说之。

是时，大将白世尊曰：“跋耆大国快得大利，有此三族姓子而自游化：阿那律、难提、金毗罗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如是，大将，如汝所言，跋耆大国快得善利！且舍跋耆大国，摩竭大国快得善利，乃有此三族姓子！若当摩竭大国人民之类，忆此三族姓子，便长夜获安隐。大将当知：若县邑城郭有此三族姓子者，彼城郭之中，人民之类，长夜获安隐。此三族姓子所生之家，亦获大利，乃能生此上尊之人，彼父母五种亲族，若当忆此三人者，亦获大利。若复天、龙、鬼、神忆此三族姓子者，亦获大利。若有人叹说阿罗汉者，亦当叹说此三人。若有人叹说无贪欲、无愚痴、無瞋恚者，亦当叹说此三人。若有人叹说此福田者，亦当叹说此三人。如我于三阿僧祇劫所行勤苦，成无上道，使此三人成此法义。是故，大将，当于此三族姓子，起欢喜心。如是，大将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大将闻世尊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三结使，系缚众生，不能从此岸至彼岸。云何为三？所谓身邪、戒盗、疑。

“彼云何名为身邪结？所谓计身有我，生吾我之想，有众生想，有命、有寿、有人、有士夫、有缘、有著，是谓名为身邪之结。

“彼云何名为疑结？所谓有我耶？无我耶？有生耶？无生耶？有我、人、寿命耶？无我、人、寿命耶？有父母耶？无父母耶？有今世、后世耶？无今世、后世耶？有沙门、婆罗门耶？无沙门、婆罗门耶？世有阿罗汉耶？世无阿罗汉耶？有得证者耶？无得证

者耶？是谓名为疑结。

“彼云何名为为戒盗结？所谓戒盗者，我当以此戒生大姓家，生长者家，生婆罗门家，若生天上及诸神中，是谓名为戒盗结。

“是谓，比丘，有此三结系缚众生，不能从此岸至彼岸。犹如两牛同一轭，终不相离；此众生类，亦复如是，三结所系，不能得从此岸至彼岸。

“云何此岸？云何彼岸？所谓此岸者，身邪是；彼岸者，所谓身邪灭是。是谓，比丘，三结系缚众生，不能从此岸至彼岸。是故，诸比丘，当求方便，灭此三结。如是，诸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此三三昧，云何为三？空三昧、无愿三昧、无想三昧。

“彼云何名为空三昧？所谓空者，观一切诸法，皆悉空虚，是谓名为空三昧。

“彼云何名为无想三昧？所谓无想者，于一切诸法，都无想念，亦不可见，是谓名为无想三昧。

“云何名为无愿三昧？所谓无愿者，于一切诸法，亦不愿求，是谓名为无愿三昧。

“如是，比丘，有不得此三三昧，久在生死，不能自觉悟。如是，诸比丘，当求方便，得此三三昧。如是，诸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幢、毗沙、法王，瞿默、神足化，

斋戒、现在前，长寿、结、三昧。

增壹阿含经卷第十七 四谛品第二十五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当修行四谛之法。云何为四？所谓：初苦谛，义不可尽，义不可穷，说法无尽；第二者、苦集谛，义不可尽，义不可穷，说法无尽；第三者、苦尽谛，义不可尽，义不可穷，说法无尽；第四者、苦出要谛，义不可尽，义不可穷，说法无尽。

“彼云何名为苦谛？所谓苦谛者，生苦、老苦、病苦、死苦、忧悲恼苦、怨憎会苦、恩爱别离苦、所欲不得苦，取要言之，五盛阴苦，是谓名为苦谛。

“彼云何名为苦集谛？所谓集谛者，爱与欲相应，心恒染著，是谓名为苦集谛。

“彼云何名为苦尽谛？所谓尽谛者，欲爱永尽无余，不复更造，是谓名为苦尽谛。

“彼云何名为苦出要谛？所谓苦出要谛者，谓贤圣八品道，所谓正见、正治、正语、正行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三昧，是谓名为苦出要谛。

“如是，比丘，有此四谛，实有不虚。世尊之所说，故名为谛。诸有众生二足、三足、四足、多足，欲者、色者、无色者，有想、无想者，如来最上。然成此四谛，故名为四谛。是谓，比丘，有此四谛。然不觉知，长处生死，轮转五道。我今已得此四谛，从此岸至彼岸，成就此义，断生死根本，更不复受有，如实知之。”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“今有四谛法，如实而不知，

轮转生死中，终不有解脱。

如今有四谛，已觉已晓了，

已断生死根，更亦不受有。

“若有四部之众，不得此谛，不觉不知，便堕五道。是故，诸比丘，当作方便，成此四谛。如是，诸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此四法，多饶益人。云何为四？第一法者、当亲近善知识，第二者、当闻法，第三者、当知法，第四者、当法法相明。是谓，比丘，有此四法，多饶益人。是故，诸比丘，当求方便，成此四法。如是，诸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阿难曰：“若如来出现于世时，便有四未曾有法出现于世。云何为四？此众生类多有所著，若说不染著法时，亦复承受，念修行之，心不远离。若如来出现于世时，有此四未曾有法出现于世，是谓初未曾有法出现于世。

“复次，阿难，轮转不住，恒在五道，正使欲说法时，亦复承受，心不远离。若如来出现世时，有此二未曾有法出现于世。

“复次，阿难，此众生类，恒怀骄慢，不去心首；若使说法，亦复承受，心不远离。然复，阿难，此众生类，恒怀骄慢，不去须臾；设复说法时，亦复承受。是谓第三未曾有法出现于世。

“复次，阿难，此众生类，无明所覆；设复说有明法时，亦复承受而不忘失。若复，阿难，说此有明、无明法时，而心意柔和，恒喜修行。是谓，阿难，若如来出现世时，便有此四未曾有法出现于世。

“若有多萨阿竭现在时，便有此四未曾有法出现于世。是故，阿难，当发喜心向如来所。如是，阿难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阿难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我今当说担，亦当说持担人，亦当说担因缘，亦当说舍担。汝等比丘，谛听！谛听！善思念之，我今当说。”

诸比丘对曰：“如是，世尊。”是时，诸比丘从佛受教。

世尊告曰：“彼云何名为担？所谓五盛阴是。云何为五？所谓色、痛、想、行、识阴，是谓名为担。

“彼云何名为持担人？所谓持担人者，人身是也，字某、名某，如是生，食如是食，受如是苦乐，寿命长短，是谓名为持担人。

“彼云何名为担因缘？所谓担因缘者，爱著因缘是，与欲共俱，心不远离，是谓名为担因缘。

“彼云何名为当舍离担？所谓能使彼爱永尽无余，已除、已吐。是谓，比丘，名舍离担。

“如是，比丘，我今已说担，已说担因缘，已说持担人，已说舍担。然诸如来所应行者，我今已办。若树下、空处、露坐，常念坐禅，莫行放逸。”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“当念舍重担，更莫造新担，

担是世间病，舍担第一乐。

亦当除爱结，及舍非法行，

尽当舍离此，更不复受有。

“是故，诸比丘，当作方便，舍离于担。如是，诸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此四生。云何为四？所谓卵生、胎生、湿生、化生。

“彼云何名为卵生？所谓卵生者，鸡、雀、乌、鹊、孔雀、蛇、鱼、蚁子之属，皆是卵生，是谓名为卵生。

“彼云何名为胎生？所谓人及畜生，至二足虫，是谓名为胎生。

“彼云何名为因缘生？所谓腐肉中虫、厕中虫，如尸中虫，如是之属，皆名为因缘生。

“彼云何名为化生？所谓诸天、大地狱、饿鬼、若人、若畜生，是谓名为化生。是谓，比丘，有此四生。诸比丘舍离此四生，当求方便，成四谛法。如是，诸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尊者舍利弗、尊者目揵连在罗阅城迦兰陀竹园所。

尔时，舍利弗告诸比丘：“世间有此四人。云何为四？所谓第一人者与结相随，然内有结而不知；或有一人与结相随，然内有结如实知之；或有一人不与结相随，然内无结如实而不知；或有一人不与结相随，然内无结如实知之。

“诸贤当知：第一人者与结相随，然内有结而不知，此二有结人中，此人最为下贱。所谓彼第二人与结相随，内有结如实知之，此人极为妙。彼第三人不与结相随，内无结如实而不知，此人于二无结人中，此人最为下贱。所谓彼第四人不与结相随，内无结如实知之，此人于无结人中最为第一。诸贤当知：世间有此四人。”

是时，尊者目连问舍利弗曰：“有何因缘，有结相随人，一人下贱，一人最妙？复有何因缘，此二无结人相随，一人下贱，一人最妙？”

舍利弗对曰：“彼与结相随，内有结如实不知。彼人作是念：‘我当作净想。’彼便思惟作净想，当作净想时，便起欲心；以起欲心已，便有贪欲、瞋恚、愚痴心而命终。尔时，不求方便，灭此欲心，便有瞋恚、愚痴之心而命终。目连当知：犹如有人诣市

买得铜器，尘土垢坌，极为不净。彼人不随时摩拭，不随时净洗，然彼铜器倍更生垢，极为不净。此第一人亦复如是，与垢相随，内有结如实不知，彼便作是念：‘我当思惟净想。’已思惟净想，便生欲心；已生欲心，则有贪欲、瞋恚、愚痴而命终，不求方便，灭此欲心。

“彼第二人与结相随，内有结如实知：‘我今可舍净想，思惟不净想。’彼已舍净想，思惟不净想；彼已思惟不净想，便不生欲心，求方便，不得者得，不获者获，不及者及，便无贪欲、瞋恚、愚痴，亦复无结而命终。犹如有人从市中买得铜器，尘垢所染，彼人随时修治，洗荡使净。此人亦复如是，与结相随，内有结如实知之。彼人便舍净想，思惟不净想；彼思惟不净想，更求方便，不得者得，不获者获，不作证者教令得证，已无欲心、无瞋恚、愚痴而命终。是谓，目连，有此二人与结相随，一人下贱，一人最妙。”

目连曰：“复以何因缘，使此二人不与结相随，一人下贱，一人最妙？”

舍利弗曰：“彼第三人不与结相随，内无结如实而不知。彼便作是思惟：‘我不求方便，思惟不得者得，不获者获，不作证者而作证。’彼人有欲心、瞋恚、愚痴所缚而命终。犹如有人诣市买铜器，尘垢所染，然不随时洗治，亦不随时修治。此第三人亦复如是，不与结相随，内无结如实不知，亦不作是学：‘我当求方便，灭此诸结。’而有贪欲、瞋恚、愚痴之心而命终。

“彼第四人不与结俱，内无结如实知之。彼便作是思惟：‘求方便，不得者得，不获者获，不作证者令作证。’彼以无此结而命终。犹如有人诣市，得好铜器极净洁，复加随时修治，磨洗其器，尔时彼器倍复净好。此第四人亦复如是，不与结相随，内无结如实知之，彼便作是思惟：‘求方便，不获者获，不得者得，不作证者而作证。’彼便无结使贪欲、瞋恚、愚痴，身坏命终。是谓，目连，有此二人不与结相随，内无结如实知之，一人为上，一人下贱。”

是时，尊者目连问舍利弗曰：“何以故名曰结？”

舍利弗曰：“目连当知：恶不善法，起诸邪见，故名为结。或复有人而作是念：‘如来问我义已，然后与诸比丘说法；不问余比丘义，而如来与比丘说法。或复有是时，世尊语余比丘而说法，然不语彼比丘。如来说法，如来不语，我与比丘说法。’或有不善，或有贪欲；既有不善，又有贪欲，此二俱不善。

“或复有时，比丘作是念：‘我恒在诸比丘前而入村乞食，不使余比丘在比丘前而入村乞食。或有是时，余比丘在前而入村乞食，不使彼比丘在比丘前而入村乞食。我不

在比丘前而入村乞食。’既有不善，又有贪欲，此二俱不善。

“目连当知：或复有是时，比丘作是念：‘我当在比丘前坐，先前受水，先前得食，不使余比丘先比丘坐，先前受水，先前得食。或复有时，余比丘在比丘前坐，先前受水，先前得食，不使彼比丘在比丘前坐，先前受水，先前得食。我不在比丘前坐，先前受水，先前得食。’既有不善，又有贪欲，此二俱不善。

“或复有时，比丘作是念：‘我食已与檀越说法，不使余比丘食讫与檀越说法。或复有时，余比丘食竟与檀越说法，不使彼比丘食竟与檀越说法，不使我食竟与檀越说法。’既有不善，又有贪欲，此二俱不善。

“或复有时，比丘作是念：‘我当至园中，与长者婆罗门说法，不使余比丘至园中，与长者婆罗门说法。或复有时，余比丘至园中，与长者婆罗门说法，不使余比丘至园中，与长者婆罗门说法；不使我至园中，与长者婆罗门说法。’既有不善，又有贪欲，此二俱不善。

“或复有时，比丘作是念：‘我今犯戒，使诸比丘不知我犯戒。或复有时，彼比丘犯戒，诸比丘知此比丘犯戒。’既有不善，又有贪欲，此二俱不善。

“或复有时，比丘作是念：‘我今犯戒，不使余比丘语我言犯戒。或复有时，彼比丘犯戒，余比丘语我言犯戒。’既有不善，又有贪欲，此二俱不善。

“或复有时，彼比丘作是念：‘我今犯戒，使清净比丘告我，不使不清净比丘告我。或复有时，不清净比丘告彼比丘言，彼比丘犯戒。’既有不善，又有贪欲，此二俱不善。

“或复有时，比丘作是念：‘我今犯戒，若有比丘告我者，当在屏处，不在大众之中。或复有时，彼比丘犯戒，在大众中告语，不在屏处。’比丘复作是念：‘此诸比丘在大众中告我，不在屏处。’既有不善，又有贪欲，此二俱不善。

“目连当知：此诸法之本，兴起此行者，名为结使。目连，复知诸有四部之众，犯此行者，皆共闻知。虽言我行阿练若，在闲静之处，正使著五纳衣，恒行乞食，不择贫富，行不卒暴，往来住止，坐起动静，言语默然，彼比丘作是念：‘使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斯诸梵行者，恒来供养我。’彼比丘虽有是念，然四部众亦不随时供养。所以然者？以彼比丘恶不善行未除故，见闻念知。犹如有人，一铜器极为清净，复以不净盛著铜器中，复以余器盖其上，持行诣国界。众人见已，问彼人曰：‘君所持者是何物乎？我等欲得观见。’是时，众人素既饥俭，谓呼：‘是好饮食。’寻发器盖，然是不净皆共得见。此比丘亦复如是，虽有阿练若行，随时乞食，著五纳衣，正身正意，

系念在前，彼虽生此念，欲使诸梵行者，随时来供养。然复诸梵行人，不随时供养。所以然者？以彼比丘恶不善法结使未尽故。

“目连当知：诸有比丘无此恶不善法，结使已尽，见闻念知，虽在城傍行，犹是持法之人。或受人请，或受长者供养，彼比丘无此贪欲之想。是时，四部之众及诸梵行者，皆来供养。所以然者？以彼比丘行清净故，皆见闻念知。犹如有人有好铜器，盛好饮食，气味极香，复以物盖其上，持行诣国界。众人见已，问彼人曰：‘此是何物？我等欲得观见。’时寻发看，见是饮食，皆共取食。此亦如是，比丘见闻念知，虽在城傍行，受长者供养，彼不作是念：‘使诸梵行者来供养我。’然复诸梵行者，皆来供养之。所以然者？以彼比丘恶不善行已除尽故。是故，目连，以此诸行故，名为结使。”

是时，尊者大目揵连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舍利弗，所以然者？我昔游此罗阅城迦兰陀竹园所，到时著衣持钵，入罗阅城乞食，至彼车师舍，在门外默然而立。是时，彼工师手执斧而斫材。是时，更有长老工师有少事缘，来至此工师舍。是时，彼工师修治材板。是时，彼老工师而生此念：‘此小工师斫材如我意不？我今当观之。’是时，彼工师所嫌之处，彼工师尽取斫之。是时，彼老工师甚怀欢喜，而作是念：‘善哉！善哉！卿所斫材尽如我意。’此亦如是，诸有比丘心不柔和，舍沙门行，心怀奸伪，不从沙门之法，性行粗疏，不知惭愧，强颜耐辱，为卑贱行，无有勇猛；或喜多忘失，不忆所行，心意不定，所作错乱，诸根不定。然今尊者舍利弗观察性行已，而修治之。

“诸有族姓子，以信坚固，出家学道，甚恭敬戒，不舍沙门贤圣之法，无有幻伪，不行卒暴，心息柔和，言常含笑，不伤人意，心恒一定，无有是非，诸根不乱。彼闻尊者舍利弗语已，便自承受，亦不忘失。犹如若男、若女，端正无双，极自沐浴，著好新衣，用香涂身。若复有人，复加以优钵华，持用奉上。彼人得已，即著头上，欢喜踊跃，不能自胜。此亦如是，若有族姓子，以信坚固，出家学道，恭敬于戒，不失沙门之法，无有幻伪，不行卒暴，心意柔和，言常含笑，不伤人意，心恒一定，无有是非，诸根不乱。彼从尊者舍利弗闻是语已，甚怀欢喜，不能自胜，而受其教。如此诸族姓子说此法教。”

尔时，诸贤各各闻其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此四果。云何为四？或有果生而似熟，或有果熟而似生，或有果熟而似熟，或有果生而似生。是谓，比丘，世间有此四果。世间有此四人，亦复如是。云何为四？或有人熟而像生，或有人生而像熟，或有人生而像生，或有人熟而

似熟。

“彼何等人生而像熟？或有人往来行步不行卒暴，眼目视瞻恒随法教，著衣持钵亦复随法行步，视地不左右顾望；然复犯戒，不随正行，实非沙门而似沙门，不行梵行而自言行梵行，尽坏败正法，根败之种，是谓此人生而像熟。

“彼人云何熟而像生？或有比丘性行似疏，视瞻不端，亦不随法行，喜左右顾视；然复精进多闻，修行善法，恒持戒律，不失威仪，见少非法，便怀恐惧，是谓此人熟而像生。

“彼云何人生而像生？或有比丘不持禁戒，不知行步礼节，亦复不知出入行来，亦复不知著衣持钵，诸根错乱，心著色、声、香、味、细滑之法，彼犯禁戒，不行正法，不是沙门而似沙门，不行梵行而似梵行，根败之人，不可修饰，是谓此人生而像生。

“彼云何有人熟而似熟？或有比丘持戒禁限，出入行步不失时节，看视不失威仪；然极精进，修行善法，威仪礼节皆悉成就，见小非法，便怀恐怖，况复大者！是谓此人熟而似熟。

“是谓，比丘，世间有此四果之人，当学熟果之人。如是，诸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今日空中有随岚风。设复有飞鸟至彼者，若乌、鹊、鸿、鹄值彼风者，头脑、羽翼各在一处。此间一比丘亦复如是，舍禁戒已，作白衣行，是时三衣、钵、器、针筒六物之属各在一处，犹随岚之风吹杀彼鸟。是故，诸比丘，当修行梵行。如是，诸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比丘当知：有此四鸟。云何为四？或有鸟声好而形丑，或有鸟形好而声丑，或有鸟声丑形亦丑，或有鸟形好声亦好。

“彼云何鸟声好而形丑？拘翅罗鸟是也，是谓此鸟声好而形丑。彼云何鸟形好而声丑？所谓鹙鸟是也，是谓此鸟形好而声丑。彼云何鸟声丑形亦丑？所谓兔枭是也，是谓此鸟声丑形亦丑。复有何鸟声好形亦好？所谓孔雀鸟是也，是谓此鸟声好形亦好。是谓，比丘，有此四鸟，当共觉知。

“此亦如是，世间亦有四人似鸟，当共觉知。云何为四？于是，或有比丘颜貌端正，出入行来，著衣持钵，屈伸俯仰，威仪成就；亦复不能有所讽诵，诸所有法，初善、中善、竟善，不能承法之教，亦复不能善讽诵读，是谓此人形好而声不好。

“复有何等人声好而形丑？或有一比丘出入行来，屈伸俯仰，著衣持钵，威仪不成就，恒好广说；然复彼人精进持戒，闻法能知所学，多闻诸所有法，初善、中善、竟善，义理深邃，具足修梵行，然复彼法善持善诵，是谓此人声好而形丑。

“彼复有何等人声丑形亦丑？或有一人犯戒、不精进、不多闻，所闻便失；彼于此法，应具足行梵行，然不肯承受，是谓此人声丑形亦丑。

“彼何等人声好形亦好？或有比丘颜貌端正，出入行来，著衣持钵，不左右顾视；然复精进修行善法，然戒律具足，见小非法，尚怀恐惧，何况大者！亦复多闻，所受不忘，诸所有法，初善、中善、竟善，修其善行，如此之法，善讽诵读，是谓此人声好形亦好。

“是谓世间有此四人，在世间者，当共觉知。是故，诸比丘，当学声好形亦好。如是，诸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四种云。云何为四？或有云雷而不雨，或有云雨而不雷，或有云亦不雨亦不雷，或有云亦雨亦雷，是谓四种云。世间四种人而像云。何等四人？或有比丘雷而不雨，或有比丘雨而不雷，或有比丘亦不雨亦不雷，或有比丘亦雨亦雷。

“彼云何比丘雷而不雨？或有比丘高声诵习，所谓契经、祇夜、授决、偈、本末、因缘、已说、生经、颂、方等、未曾有法、譬喻，如是诸法，善讽诵读，不失其义；不广与人说法，是谓此人雷而不雨。

“彼云何人雨而不雷？或比丘有颜色端正，出入行来，进止之宜，皆悉具知，修诸善法，无毫厘之失；然不多闻，亦不高声诵习，复不修行契经、本末、授决、偈、因缘、譬喻、生经、方等、未曾有法，然从他承受，亦不忘失，好与善知识相随，亦好与他说法，是谓此人雨而不雷。

“彼何等人亦不雨亦复不雷？或有一人颜色不端正，出入行来，进止之宜，皆悉不具，不修诸善法；然不多闻，亦不高声诵习，复不修行契经至方等，亦复不与他说法，

是谓此人亦不雨亦不雷。

“复有何等人亦雨亦雷？或有一人颜色端正，出入行来，进止之宜，亦悉具知，好喜学问，所受不失；亦好与他说法，劝进他人，令使承受，是谓此人亦雷亦雨。

“是谓，比丘，世间有此四人。是故，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谛、饶益、阿难，重担、四生、结，

四果、随岚风，四鸟、雷在后。

增壹阿含经卷第十八 四意断品第二十六之一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犹如山河、石壁、百草、五谷，皆依于地而得长大，然复此地最尊、最上；此亦如是，诸善三十七道品之法，住不放逸之地，使诸善法而得长大。

“无放逸比丘修四意断，多修四意断。云何为四？于是，比丘未生弊恶法，求方便令不生，心不远离，恒欲令灭；已生弊恶法，求方便令不生，心不远离，恒欲令灭；未生善法，求方便令生；已生善法，求方便令增多，不忘失，具足修行，心意不忘。如是，比丘修四意断。是故，诸比丘，当求方便，修四意断。如是，诸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比丘当知：诸有粟散国王及诸大王皆来附近于转轮王，转轮王于彼最尊、最上；此亦如是，诸善三十七道品之法，无放逸之法最为第一。

“无放逸比丘修四意断。于是，比丘未生弊恶法，求方便令不生，心不远离，恒欲令灭；已生弊恶法，求方便令不生，心不远离，恒欲令灭；未生善法，求方便令生；已生善法，重令增多，终不忘失，具足修行，心意不忘。如是，诸比丘修四意断。如是，诸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诸有星宿之光，月光最为第一；此亦如是，诸善功德三十七道品之法，无放逸行最为第一，最尊、最贵。

“无放逸比丘修四意断。云何为四？于是，比丘若未生弊恶法，求方便令不生；若已生弊恶法，求方便令灭；若未生善法，求方便令生；若已生善法，求方便重令增多，终不忘失，具足修行，心意不忘。如是，比丘修四意断。是故，诸比丘，当求方便，修四意断。如是，诸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诸有华之属，瞻蔔之华、须摩那华，天上、人中，婆师华最为第一；此亦如是，诸善功德三十七道品之法，无放逸行最为第一。

“若无放逸比丘修四意断。云何为四？于是，比丘若未生弊恶法，求方便令不生；已生弊恶法，求方便令灭；若未生善法，求方便令生；已生善法，求方便令增多，终不忘失，具足修行，心意不忘。如是，比丘修四意断。是故，诸比丘，当求方便，修四意断。是故，诸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王波斯匿乘宝羽之车，出舍卫城，至祇洹精舍，欲觐世尊。诸王常法有五威容，舍著一面，前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

尔时，世尊告大王曰：“大王当知：世间有四种人出现于世。云何为四？或有一人，先暗而后明；或有一人，先明而后暗；或有一人，先暗而后暗；或有一人，先明而后明。

“彼人云何先暗而后明？于是，或有一人生卑贱家，或旃陀罗种、或啖人种、或工师种、或淫泆家生，或无目、或无手足、或时裸跣、或诸根错乱；然复身、口行善法，意念善法。彼若见沙门、婆罗门诸尊长者，恒念礼拜，不失时节，迎来起送，先笑后语，随时供给。若复有时见乞儿者，若沙门、婆罗门，若路行者，若贫匮者，若有钱财，便持施与；设无财货者，便往至长者家，乞求施与；若复见彼施者，便还欢喜踊跃，不能自胜。身行善法，口修善法，意念善法，身坏命终，生善处天上。犹如有人，从地至床，从床乘马，从马乘象，从象入讲堂。由是故我今说，此人先暗而后明。如是，大王，此人名曰先暗而后明。

“彼人云何先明而后暗？于是，或有一人在大家生，若刹利种、若长者种、若婆罗门种，饶财多宝，金、银、珍宝、砗磲、玛瑙、水精、琉璃，仆从、奴婢不可称计，象

、马、猪、羊皆悉具足。然复此人颜貌端正，如桃华色。彼人恒怀邪见，与边见相应，彼便有此见：无施、无受，亦无前人可所施物，亦无善恶之行，亦无今世、后世，亦无得道者，世无阿罗汉可承敬者，于今世、后世可作证者。彼若见沙门、婆罗门，便起瞋恚，无恭敬心。若见人惠施者，心不喜乐，身、口、意所作行而不平均，以行非法之行，身坏命终，生地狱中。犹如有人从讲堂至象，从象至马，从马至床，从床至地。由是故，我今说此人。如是，大王，所谓此人先明而后暗。

“彼云何有人从暗至暗？若复有人生卑贱家，或旃陀罗家、或啖人家、或极下穷家，此人必生此中，或复有时，诸根不具，颜色粗恶。然复彼人恒怀邪见，彼便有此见：无今世、后世，无沙门、婆罗门，亦无得道者，亦无阿罗汉可承敬者，亦无今世、后世可作证者。彼若见沙门、婆罗门，便起瞋恚，无恭敬心。若见人来惠施者，心不喜乐，身、口、意所作行而不平等，诽谤圣人，毁辱三尊；彼既自不施，又见他施，甚怀瞋恚；已行瞋恚，身坏命终，生地狱中。犹如有人从暗至暗，从火焰至火焰，舍智就愚。由是而言，此人可谓先暗而后暗。大王当知：故名此人从暗至暗。

“彼名何等人从明至明？或有一人生豪族家，或刹利种、或国王家、或大臣家，饶财多宝，不可称计。然复彼人颜色端正，如桃华色。彼人恒有正见，心无错乱，彼有此正见：有施、有福、有受者，有善、恶之报，有今世、后世，有沙门、婆罗门。设复彼人若见沙门、婆罗门，起恭敬心，和颜悦色；己身恒喜布施，亦复劝人使行布施之；设布施之日，心怀踊跃，不能自胜。彼身行善，口行善，意行善，身坏命终生善处。犹如有人从讲堂至讲堂，从宫至宫。由是而言，我今说此人从明至明。

“是为，大王，世间有此四人。”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“王当知贫人，有信好布施，

见沙门婆罗，及诸可施者。

能复起迎逆，而教于正见，

施时极欢喜，所求不逆人。

彼人是良友，终不为恶行，

恒喜行正见，常念求善法。

大王如彼人，死时有所适，

必生兜术天，先暗而后明。

如人极为富，不信好喜恚，

悭贪心怯弱，邪见而不改。

见沙门梵志，及诸乞求者，

恒喜呵骂詈，邪见言无有。

见施起瞋恚，不令有施人，

彼人行极弊，造诸恶元本。

如是彼人者，临欲命终时，

当生地狱中，先明而后暗。

如有贫贱人，无信好瞋恚，

造诸不善行，邪见不信正。

设见沙门士，及诸可事者，

而取轻毁之，悭贪无有信。

施时而不喜，见他施亦然，

彼人所造行，所适无安处。

如此彼之人，必当取命终，

当生地狱中，先暗而后暗。

如人极有财，有信好布施，

正见不他念，恒喜求善法。

设见诸道士，及诸可施者，

起恭迎敬之，而学于正见。

与时极和悦，常念于平均，

惠施无吝惜，不逆于人心。

彼人受命决，不造诸非法，

当知彼之人，临欲命终时，

必生好善处，先明而后明。

“是故，大王，当学先明而后明，莫学先明而后暗。如是，大王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波斯匿王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尊者阿难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住。斯须，复以两手摩如来足已，复以口呜如来足上，而作是说：“天尊之体，何故乃尔？身极缓尔，如来之身不如本故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如是，阿难，如汝所言，今如来身皮肉已缓，今日之体不如本故。所以然者？夫受形体，为病所逼。若应病众生，为病所困；应死众生，为死所逼。今日如来，年已衰微，年过八十。”

是时，阿难闻此语已，悲泣哽噎，不能自胜，并作是语：“咄嗟！老至乃至于斯！”

是时，世尊到时，著衣持钵，入舍卫城乞食。是时，世尊渐渐乞食，至王波斯匿舍。当于尔时，波斯匿门前，有故坏车数十乘，舍在一面。

是时，尊者阿难以见车弃在一面，见已，白世尊曰：“此车王波斯匿车，昔日作时极为精妙，如今日观之，与瓦石同色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如是，阿难，如汝所言。如今观所有车，昔日之时极为精妙，金银所造，今日坏败，不可复用。如是外物尚坏败，况复内者！”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“咄！此老病死，坏人极盛色，

初时甚悦意，今为死使逼。

虽当寿百岁，皆当归于死，

无免此患苦，尽当归此道。

如内身所有，为死之所驱，

外诸四大者，悉趣于本无。

是故求无死，唯有涅槃耳！

彼无死无生，都无此诸行。”

尔时，世尊即就波斯匿王坐。

是时，王波斯匿与世尊办种种饮食。观世尊食竟，王更取一小座，在如来前坐，白世尊曰：“云何，世尊，诸佛形体皆金刚数，亦当有老、病、死乎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如是，大王，如大王语，如来亦当有此生、老、病、死。我今亦是人数，父名真净，母名摩耶，出转轮圣王种。”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“诸佛出于人，父名曰真净，

母名极清妙，豪族刹利种。

死径为极困，都不观尊卑，

诸佛尚不免，况复余凡俗？”

尔时，世尊与波斯匿王而便说此偈：

“祠祀火为上，诗书颂为尊，

人中王为贵，众流海为首，

众星月为上，光明日为先。

八方上下中，世界之所载，

天及世人民，如来最为尊。

其欲求福禄，常供养三佛。”

是时，世尊说此偈已，便从座起而去，还祇洹精舍，就座而坐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四法，在世间人所爱敬。云何为四？少壮之年，世间人民之所爱敬；无有病痛，人所爱敬；寿命，人所爱敬；恩爱集聚，人所爱敬。是谓，比丘，有此四法，世间人民之所爱敬。

“复次，比丘，复有四法，世间人民所不爱敬。云何为四？比丘当知：少壮之年，若时老病，世人所不喜；若无病者，后便得病，世人所不喜；若有得寿命，后便命终，世人所不喜；恩爱得集，后复别离，是世人所不喜。是谓，比丘，有此四法与世回转，诸天、世人，乃至转轮圣王、诸佛世尊，共有此法。是为，比丘，世间有此四法与世回转。

“若不觉此四法时，便流转生死，周旋五道。云何为四？圣贤戒、贤圣三昧、贤圣智慧、贤圣解脱。是为，比丘，有此四法而不觉知者，则受上四法。我今及汝等，以觉

知此贤圣四法，断生死根，不复受有。如今如来形体衰老，当受此衰耗之报。是故，诸比丘，当求此永寂涅槃，不生、不老、不病、不死，恩爱别离，常念无常之变。如是，比丘，当作是念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王波斯匿即敕臣佐，严宝羽之车，欲出舍卫城观地讲堂。当于尔时，波斯匿王母命过，年极衰老，垂向百岁，王甚尊敬，念未曾离目。

是时，波斯匿王边有大臣，名不奢蜜，高才盖世，世人尊重。时，大臣便作是念：“此波斯匿王母年向百岁，今日命终；设当闻者，王甚愁忧，不能饮食而得重病。我今当设方便，使王不愁忧，亦使不病。”

是时，大臣即严驾五百白象，亦严驾五百匹马，复严驾五百步兵，复严驾五百妓女，复严驾五百老母，复严驾五百婆罗门，复有五百沙门，复严驾五百衣裳，复严驾五百珍宝，与亡者作好大棺，彩画极令使妙，悬缯幡盖，作倡妓乐，不可称计，出舍卫城。

是时，波斯匿王还来入城。是时，王波斯匿有少事。是时，王遥见亡者，问左右曰：“此是何人，供养乃至于斯？”

时，不奢蜜曰：“此舍卫城中有长者母无常，是彼之具。”

时，王复告曰：“此诸象马车乘复用为？”

大臣报曰：“此五百老母者，用奉上阎罗王，持用赎命。”

时，王便笑而作是说：“此是愚人之法！命也难保，有何可克？如有人堕摩竭鱼口，欲求出者，实复难得；此亦如是，堕阎罗王边，欲求出，实难可得。”

“此五百妓女亦用赎命。”

王报曰：“此亦难得。”

时，大臣曰：“若此妓女不可得者，当用余者赎之。”

王曰：“此亦难得。”

大臣曰：“若此不可得者，当用五百珍宝赎之。”

王报曰：“此亦难得。”

大臣曰：“此不可得者，用五百衣裳赎之。”

王曰：“此亦难得。”

臣曰：“若此衣裳不可得者，当用此五百梵志咒术，咒术取之。”

王曰：“此亦难得。”

大臣曰：“若此五百梵志不可得者，复当持此沙门高才说法，持用赎之。”

王曰：“此不可得。”

大臣曰：“若说法不可得者，当集兵众，共大战斗而取之。”

时，波斯匿王大笑而曰：“此是愚人之法，以堕摩竭鱼口，终不得出。”

时，王曰：“汝当知之：颇有生而不死乎？”

时，大臣曰：“此实不可得也。”

时，大王报曰：“实不可得。诸佛亦作是说，夫生有死，命亦难得。”

是时，不奢蜜跪白王曰：“是故，大王，甚莫愁忧，一切众生皆归于死。”

时，王问曰：“我何故愁忧？”

时，臣白王：“王当知之：大王母者，今日已死！”

是故，波斯匿王闻此语已，八九叹息而语大臣曰：“善哉！如汝所言，乃能知善权方便。”

是时，王波斯匿还入城，办种种香华，供养亡母；供养亡母已，便还驾乘至世尊所；到已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

是时，世尊问曰：“大王，何故尘土坌身？”

王白世尊：“天母命终，向送至城外，今来诣世尊所，问其所由。然天母在时，持戒精进，恒修善法；年向百岁，今日已命终，故来至世尊所耳！若当我持象赎命可得者，亦当用象赎之；若当马赎命可得者，当用马赎之；若当车乘赎命可得者，便当用车乘赎之；若当金银珍宝赎命可得者，当用金银珍宝赎之；若当以奴婢、仆从、城廓、国界，赎命可得者，当以城廓、国界赎之；若以加尸国界人民赎命可得者，当以加尸人民赎之。莫令我天母命终！”

世尊告曰：“是故，大王，甚莫愁忧，一切众生皆归于死。一切变易之法，欲令不变易者，终不有此事。大王当知：人身之法犹如雪揣，要当归坏；亦如土坏，同亦归坏，不可久保；亦如野马幻化，虚伪不真；亦如空拳，以诳小儿。是故，大王，莫怀愁忧，恃

怙此身。大王当知：有此四大恐怖，来至此身，不可障护，亦不可以言语、咒术、药草、符书，所可除去。

“云何为四？一者、名为老，坏败少壮，使无颜色；二者、名为病尽，坏败无病；三者、名为死尽，坏败命根；四者、有常之物归于无常。是谓，大王，有此四法不可障护，非力所能伏也。大王当知：犹如四方有四大山，从四方来，使压众生，非力所却。是故，大王，非牢固物，不可恃怙。是故，大王，当以法治化，莫以非法。王亦不久，当至生死之海。王亦当知：诸以法治化者，身坏命终，生善处天上；若复以非法治化者，身坏命终，生地狱中。是故，大王，当以法治化，莫以非法。如是，大王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波斯匿王白世尊曰：“此法名何等？当云何奉行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此法名为除愁忧之刺。”

王白佛言：“实尔，世尊。所以然者？我闻此法已，所有愁忧之刺，今日已除。然，世尊，国界事猥，欲还所在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宜知是时。”波斯匿王即从座起，头面礼足，便退而去。

尔时，波斯匿王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我今非独在比丘、比丘尼、清信士、清信女中为尊，乃至世间人民中独尊。今有四法本末，我躬自知之，而作证于四部之众、天上、人中。云何为四？一者、一切诸行皆悉无常，我今知之，于四部之众、天上、人中而作证；二者、一切诸行苦；三者、一切诸行无我；四者、涅槃休息。我今知之，于四部之众，于天上、人中而作证。是谓，比丘，四法之本，是故于天上、人中而独得尊。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。尔时，世尊欲诣罗阅城夏坐，舍利弗亦欲诣罗阅城夏坐，千二百五十弟子皆欲诣罗阅城夏坐。然舍利弗、目揵连夏坐竟，当取般涅槃。

尔时，世尊将诸比丘、舍利弗、目揵连等，游罗阅城迦兰陀竹园，受夏坐已。尔时，世尊告舍利弗：“今千二百五十弟子，为汝等在此夏坐。然舍利弗、目揵连比丘当取灭度。云何，舍利弗，堪任与诸比丘说妙法乎？我今脊痛，欲小止息。”

舍利弗对曰：“如是，世尊。”

尔时，世尊躬襞僧迦利，右胁著地，脚脚相累，计意在明。

尔时，尊者舍利弗告诸比丘：“我初受戒时，已经半月，得四辩才而作证，义理具足。我今当说之，分别其义，使汝等知，布现分别之。谛听！善思念之。”

诸比丘对曰：“如是。”是时，诸比丘从舍利弗受教。

舍利弗告曰：“何等是四辩才？我得证者所谓义辩，我由此得证所谓法辩，我由此得证所谓应辩，我由此得证所谓自辩。我今当广分别其义。若当四部之众有狐疑者，我今现在，可问其义。若复，诸贤，于四禅有狐疑者；若复，诸贤，于四等心有狐疑者，可问我义，今当说之。设复，诸贤，于四意断有狐疑者，可问我义，我今当说；四神足、四意止、四谛，有狐疑者，便来问我义，我今当说之。今不问者，后悔无益！我今唯有世尊、无所著、等正觉所有深法，所行众事，亦问我义，我当说之。今不问者，后勿有悔！”

是时，尊者大目揵连到时，著衣持钵，欲入罗阇城乞食。是时，执杖梵志遥见目连来，各各相诣谓曰：“此是沙门瞿昙弟子中，无有出此人上。我等尽共围已，而取打杀。”

是时，彼梵志便共围捉，各以瓦石打杀而便舍去，身体无处不遍，骨肉烂尽，酷痛苦恼，不可称计。

是时，大目揵连而作是念：“此诸梵志围我取打，骨肉烂尽，舍我而去。我今身体无处不痛，极患疼痛，又无气力可还至园，我今可以神足还至精舍。”是时，目连即以神足还至精舍，到舍利弗所，在一面坐。

是时，尊者大目揵连语舍利弗言：“此执杖梵志围我取打，骨肉烂尽，身体疼痛，实不可堪，我今欲取般涅槃，故来辞汝。”

时，舍利弗言：“世尊弟子之中，神足第一，有大威力，何故不以神足而避乎？”

目连报言：“我本所造行极为深重，要索受报，终不可避，非是空中而受此报。然我今日身极患疼痛，故来辞汝，取般涅槃。”

舍利弗言：“诸有比丘、比丘尼修四神足，多广演其义，若彼人意中欲住劫、过劫，乃至不灭度，何以不住而灭度乎？”

目连报言：“如是，舍利弗，如来言：‘若比丘、比丘尼修四神足，欲住寿经劫者，亦可得耳！’但如来住劫住者，我亦住耳！但今日世尊不久当取般涅槃，众生之类寿

命极短，又我不忍见世尊取般涅槃。然我身体极为疼痛，欲取般涅槃。”

尔时，舍利弗语目连言：“汝今小停，我当先取灭度。”是时，目连默然不对。

是时，舍利弗往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时，舍利弗白世尊言：“我今欲取灭度，惟愿听许！”

是时，世尊默然不对。时，舍利弗再三白世尊言：“我今正是时，欲取般涅槃。”

是时，世尊告舍利弗：“汝今何故不住一劫，乃过一劫？”

舍利弗白世尊言：“我躬从世尊闻，躬自承受，众生之类受命极短，极寿不过百岁。以众生命短，故如来寿亦短。若当如来住寿一劫者，我当亦住寿一劫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如舍利弗言，以众生命短，故如来寿亦短，然复此事亦不可论。所以然者？过去久远阿僧祇劫，有佛名善念誓愿如来、至真、等正觉，出现于世。当于尔时，人寿八万岁，无有中夭者。彼善念誓愿如来当成佛时，即其日便化作无量佛，立无量众生在三乘行，有在不退转地住者；复立无量众生在四姓家；复立无量众生在四天王宫、艳天、兜术天、化自在天、他化自在天、梵迦夷天、欲天、色天、无色天，亦于其日，于无余涅槃界而般涅槃。而今舍利弗言：‘以众生寿短，故如来寿命亦短。’云何，舍利弗，而作是说：‘如来当住一劫，至一劫，我亦当住一劫，至一劫’？然复众生，不能知如来寿命长短。舍利弗当知：如来有四不可思议事，非小乘所能知。云何为四？世界不可思议，众生不可思议，龙不可思议，佛土境界不可思议。是谓，舍利弗，有四不可思议。”

舍利弗言：“如是，世尊，有四不可思议，世界、众生、龙宫、佛土实不可思议。然长夜恒有此念：‘释迦文佛终不住一劫。’又复诸天来至我所，而语我言：‘释迦文佛不久在世，年向八十，然今世尊不久当取涅槃。’我今不堪见世尊取般涅槃。又我躬从如来闻此语：‘诸过去、当来、今现在，诸佛上足弟子先取般涅槃，然后佛取般涅槃；又最后弟子亦先取般涅槃，然后世尊不久当取灭度。’惟愿世尊听取灭度！”

世尊告曰：“今正是时。”

舍利弗即住如来前坐，正身正意，系念在前，而入初禅；从初禅起，复入二禅；从二禅起，复入三禅；从三禅起，复入四禅；从四禅起，复入空处、识处、不用处、有想无想处；从有想无想起，入灭尽定；从灭尽定起，入有想无想处；从有想无想起，入不用处、识处、空处；从空处起，入第四禅；从第四禅起，入第三禅；从第三禅起；入第二禅；从第二禅起，入初禅；从初禅起，入第二禅；从第二禅起，入第三禅；从第三禅起，入第四禅。时，尊者舍利弗从四禅起已，告诸比丘：“此名师子奋迅三昧。”

是时，诸比丘叹未曾有：“甚奇！甚特！尊者舍利弗入三昧，速疾乃尔！”

尔时，舍利弗即从座起，头面礼世尊足，便退而去。

当于尔时，众多比丘从舍利弗后。时舍利弗还顾语：“诸贤，各欲所至？”

众多比丘报曰：“我等欲得供养尊者舍利。”

舍利弗言：“止！止！诸贤，此则为供养已。吾自有沙弥，足得供养我耳！汝等各还所在，思惟道化，善修梵行，尽于苦际。如来出世，甚难可遇，时时乃出。犹优昙钵华时时乃出，如来亦复如是，亿劫乃出，人身亦复难克，有信成就亦复难得，欲求出家学如来法亦复难得；一切诸行欲使不灭尽，此亦难得。灭于爱欲，永尽无除，灭尽涅槃。今有四法本末，如来之所说。云何为四？一切诸行无常，是谓初法本末，如来之所说；一切诸行苦，是谓第二法本末，如来之所说；一切诸行无我，是谓第三法本末，如来之所说；涅槃为永寂，是谓第四法本末，如来之所说。是谓，诸贤，四法本末，如来之所说。”

尔时，诸比丘咸共堕泪：“今舍利弗灭度，何速乃尔！”

尔时，尊者舍利弗告诸比丘：“止！止！诸贤，慎莫愁忧。变易之法，欲使不变易者，此事不然。须弥山王尚有无常之变，况复芥子之体，舍利弗比丘而免此患乎？如来金刚之身，不久亦当取般涅槃，何况我身！然汝等各修其法行，得尽苦际。”

是时，尊者舍利弗往诣精舍；到已，收摄衣钵，出于竹园，往诣本生住处。是时，尊者舍利弗渐渐乞食至摩瘦国。尔时，尊者舍利弗游于摩瘦本生之处，身遇疾病，极为苦痛。时，唯有均头沙弥供养，目下除去不净，供给清净。

是时，释提桓因知舍利弗心中所念，譬如力士屈伸臂顷，从三十三天没不现，来至舍利弗精舍中；至已，头面礼足，复以两手摩舍利弗足，自称姓名，而作是说：“我是天王帝释。”

舍利弗言：“快哉！天帝，受命无穷。”

释提桓因报言：“我今欲供养尊者舍利。”

时，舍利弗报言：“止！止！天帝，此则为供养已。诸天清净，阿须轮、龙、鬼及诸天之众。我今自有沙弥，足堪使令。”

时，释提桓因再三白舍利弗言：“我今欲作福业，莫见违愿，今欲供养尊者舍利。”

是时，舍利弗默然不对。

时，释提桓因躬自除粪，不辞谦苦。

是时，尊者舍利弗即以其夜而般涅槃。是时，此地六变震动，有大音声，雨诸天华，作倡伎乐，诸天侧塞虚空，神妙诸天亦散拘牟头华，或以栴檀杂碎之香而散其上。时，舍利弗已取灭度，诸天皆在空中，悲号啼哭，不能自胜。虚空之中，欲天、色天、无色天，悉共堕泪，亦如春月细雨和畅。尔时，亦复如是：“今尊者舍利弗取般涅槃，何其速哉！”

是时，释桓提因集一切众香，而耶维尊者舍利弗身，种种供养已，而收舍利及衣钵，而付均头沙弥，又告之曰：“此是汝师舍利及衣钵，往奉世尊；到已，以此因缘，具白世尊。若有所说者，便奉行之。”

是时，均头报言：“如是，拘翼。”

是时，均头沙弥捉衣、持钵及舍利，往至阿难所，白阿难曰：“我师已取灭度，今持舍利、衣钵，用奉上世尊。”

时，阿难见已，即堕泪而作是语：“汝亦来共至世尊所，以此因缘，共白世尊。若世尊有所说，我等当奉行之。”

均头报言：“如是，尊者。”

是时，阿难将均头沙弥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白世尊曰：“此均头沙弥来至我所，白我言：‘我师已灭度，今持衣钵来奉上如来。’我今日心意烦恼，志性迷惑，莫知东西，闻尊者舍利弗取般涅槃，怅然伤心！”

世尊告曰：“云何，阿难，舍利弗比丘用戒身般涅槃乎？”

阿难对曰：“非也，世尊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云何，阿难，用定身、慧身、解脱身、解脱所见身，而取灭度乎？”

阿难白佛言：“舍利弗比丘不用戒身、定身、慧身、解脱身、解脱所见身，而取灭度，但舍利弗比丘恒喜教化，说法无厌足，与诸比丘教诫，亦无厌足。我今忆此舍利弗深恩过多，是以愁悒耳！”

世尊告曰：“止！止！阿难，莫怀愁忧，不常之物，欲使恒在者，此事不然。夫生有死！云何，阿难，过去诸佛尽非灭度乎？譬如灯炷，油尽即灭。如从宝藏、定光至今七佛及弟子众，尽非般涅槃乎？如是辟支佛审谛、高称、远闻、尼嗟优尼般嗟伽罗、优般伽罗，尔许辟支佛尽非灭度乎？贤劫之初，大国圣王名曰善悦摩诃提婆，如是转轮圣王今为所在，岂非尽般涅槃乎？”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“一切行无常，生者当有死，

不生不复灭，此灭最第一。”

增壹阿含经卷第十九 四意断品第二十六之余

世尊告阿难曰：“汝今授舍利弗舍利来！”

阿难对曰：“如是，世尊。”是时，阿难即授舍利在世尊手。

尔时，世尊手执舍利已，告诸比丘：“今此是舍利弗比丘舍利，智慧聪明，高才之智，若干种智，智不可穷，智无涯底，智有速疾之智，有轻便之智，有利机之智，有甚深之智，有审谛之智，少欲知足，乐闲静之处，有猛勇意，所为不乱，无怯弱心，能有所忍，除去恶法，体性柔和，不好斗讼，恒修精进，行三昧，习智慧，念解脱，修行解脱所知见身。比丘当知：犹如大树而无其枝，然今日比丘僧，如来是大树，舍利弗比丘而取灭度，似树无枝。若舍利弗所游之方，彼方便遇大幸，云：‘舍利弗在彼方止。’所以然者？舍利弗比丘能与外道异学共议论，无不降伏者。”

是时，大目揵连闻舍利弗灭度，即以神足，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住。尔时，大目揵连白世尊曰：“舍利弗比丘今已灭度，我今辞世尊，欲取灭度。”

尔时，世尊默然不对。

如是再三白世尊曰：“我欲取灭度。”尔时，世尊亦复默然不报。

尔时，目连以见世尊默然不报，即礼世尊足，便退而去。还诣精舍，收摄衣钵，出罗阅城，自往本生处。尔时，有众多比丘从尊者目连后。是时，众多比丘共目连到摩瘦村，在彼游化，身抱重患。

是时，目连躬自露地敷座而坐，而入初禅；从初禅起，入第二禅；从第二禅起，入第三禅；从第三禅起，入第四禅；从第四禅起，入空处；从空处起，入识处；从识处起，入不用处；从不用处起，入有想无想处；从有想无想处起，入火光三昧；从火光三昧起，入水光三昧；从水光三昧起，入灭尽定。从灭尽定起，入水光三昧；从水光三昧起，入火光三昧；从火光三昧起，入有想无想定；从有想无想定起，入不用处；从不用处起，入识处、空处、四禅、三禅、二禅、初禅。从初禅起，飞在空中，坐卧经行，身上出火，身下出水，或身下出火，身上出水，作十八变，神足变化。

是时，尊者大目揵连还下就座，结跏趺坐，正身正意，系念在前，复入初禅；从初禅起，入第二禅；从第二禅起，入第三禅；从第三禅起，入第四禅；从第四禅起，入空

处；从空处起，入识处；从识处起，入不用处；从不用处起，入有想无想处；从有想无想处起，入火光三昧；从火光三昧起，入水光三昧；从水光三昧起，入灭尽定；从灭尽定起，还入水光、火光、有想无想处、不用处、识处、空处、四禅、三禅、二禅、初禅。复从初禅起，入第二禅；从第二禅起，入第三禅；从第三禅起，入第四禅；从第四禅起，寻时取灭度。尔时，大目揵连已取灭度。

是时，此地极大震动，诸天各各相告来下，省观大目揵连，持用供养尊德，或以种种香华来供养者。诸天在空中作倡伎乐，弹琴、歌舞，用供养尊者目揵连上。

尔时，尊者大目揵连已取灭度。是时，那罗陀村中一由旬内，诸天侧满其中。尔时，复有众多比丘持种种香华，散尊者目揵连尸上。

尔时，世尊从罗阅城渐渐乞食，将五百比丘，人中游化，往诣那罗陀村，五百比丘俱。尔时，舍利弗、目连取灭度未久。尔时，世尊在露地而坐，默然察诸比丘已，默然观诸比丘已，告诸比丘：“我今观此众人中，大有损减。所以然者？今此众中无有舍利弗、目揵连比丘。若舍利弗、目揵连所游之方，彼方便为不空。闻舍利弗、目揵连今在此一方。所以然者？舍利弗、目揵连比丘堪任降此外道。”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诸佛所造甚奇！甚特！有此二智慧、神足弟子取般涅槃，然如来无有愁忧。正使过去恒沙如来，亦复有此智慧、神足弟子；正使当来诸佛出世，亦当有此智慧、神足弟子。比丘当知：世间有二施业。云何为二？所谓财施、法施。比丘当知：若论财施者，当从舍利弗、目连比丘求；若欲求法施者，当从我求之。所以然者？我今如来无有财施，汝等今日可供养舍利弗、目揵连比丘舍利。”

尔时，阿难白佛言：“云何得供养舍利弗、目揵连舍利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当集种种香华于四衢道头，起四寺偷婆。所以然者？若有起寺，此人有四种应起偷婆。云何为四？转轮圣王应起偷婆，漏尽阿罗汉应起偷婆，辟支佛应起偷婆，如来应起偷婆。”

是时，阿难白世尊曰：“有何因缘如来应起偷婆？复有何因缘辟支佛、漏尽阿罗汉、转轮圣王应起偷婆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汝今当知：转轮圣王自行十善，修十功德，亦复教人行十善功德。云何为十？己身不杀生，复教他人使不杀生；己身不盗，复教他人使不盗；己身不淫，复教他人使不淫；己身不妄语，复教他人使不妄语；己身不绮语，复教他人使不绮语；己身不嫉妒，复教他人使不嫉妒；己身不斗讼，复教他人使不斗讼；己身意正，复教他人使不乱意；身自正见，复教他人使行正见。比丘当知：转轮圣王有此十功德，是故应与

起偷婆。”

是时，阿难白世尊曰：“复以何因缘如来弟子应与起偷婆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阿难当知：漏尽阿罗汉以更不复受有，净如天金，三毒五使永不复现，以此因缘如来弟子应与起偷婆。”

阿难白佛：“以何因缘辟支佛应与起偷婆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有辟支佛，无师自悟，去诸结使，更不受胎，是故应与起偷婆。”

是时，阿难白世尊曰：“复以何因缘如来应与起偷婆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于是，阿难，如来有十力、四无所畏，不降者降，不度者度，不得道者令得道，不般涅槃者令般涅槃。众人见已，极怀欢喜。是谓，阿难，如来应与起偷婆。是谓如来应与起偷婆。”

尔时，阿难闻世尊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尊者婆迦梨身得重患，卧在大小便上，意欲自杀，然无此势可自坐起。是时，尊者婆迦梨告侍者：“汝今可持刀来，吾欲自杀。所以然者？如今日释迦文佛弟子之中，信解脱者无出我上，然我今日有漏心不解脱。所以然者？然如来弟子遇苦恼时，亦复求刀自杀。我今用此命，为不能从此岸至彼岸。”

是时，婆迦梨弟子出家未久，未知今世、后世，不知从此岸至彼岸，亦复不知死此生彼，便授刀与之。时，婆迦梨手执刀已，以信坚固，持刀自刺。

是时，婆迦梨以刀自刺，而作是念：“释迦文佛弟子之中，所作非法，得恶利不得善利，于如来法中，不得受证而取命终。”是时，尊者婆迦梨便思惟是五盛阴：“是谓此色，是谓色集，是谓色灭尽；是谓痛、想、行、识，是谓痛、想、行、识集，是谓痛、想、行、识、灭尽。”彼于此五盛阴熟思惟之，诸有生法皆是死法；知此已，便于有漏心得解脱。尔时，尊者婆迦梨于无余涅槃界而般涅槃。

尔时，世尊以天耳听闻尊者婆迦梨求刀自杀。尔时，世尊告阿难：“诸比丘在舍卫城者，尽集一处，吾欲所敕！”

是时，尊者阿难受世尊教，即集诸比丘，在普集讲堂，还白世尊曰：“今日比丘已集一处。”

是时，世尊将比丘僧，前后围绕，至彼婆迦梨比丘精舍。当于尔时，弊魔波旬欲得知尊者婆迦梨神识所在，为在何处？为在人耶？为非人耶？天龙、鬼神、乾沓恕、阿须伦、迦留罗、摩休勒、阅叉？今此神识竟为所在，在何处生游？不见东、西、南、北、四维、上、下，皆悉周遍而不知神识之处。是时，魔波旬身体疲极，莫知所在。

尔时，世尊将比丘僧，前后围绕，至彼精舍。尔时，世尊观魔波旬欲得知神识所在。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汝等颇闻此精舍之中有大声乎？又在光怪？”

诸比丘对曰：“如是，世尊，我等已见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此弊魔波旬，欲得知婆迦梨神识所在。”

是时，尊者阿难白世尊曰：“惟愿世尊说婆迦梨比丘神识为何所在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婆迦梨比丘神识永无所著。彼族姓子以般涅槃，当作如是持。”

是时，尊者阿难白世尊曰：“此婆迦梨比丘何日得此四谛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今日之中得此四谛。”

阿难白佛：“此比丘抱病经久，本是凡人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如是，阿难，如汝所言。但彼比丘谦苦甚久，诸有释迦文佛弟子之中，信解脱者此人最胜，然有漏心未得解脱：‘我今可求刀自刺。’是时，彼比丘临自刺时，即思惟如来功德；舍寿之日，思惟五盛阴，是谓此色集、此色灭尽。尔时，彼比丘思惟此已，诸有集之法皆悉灭尽，此比丘已般涅槃。”

尔时，阿难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四意断之法，四暗、老耄法，

阿夷、法本末，舍利、婆迦梨。

等趣四谛品第二十七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是谓，比丘，我等常所说法，所谓四谛，以无数方便而观察此法，分别其义，广与人演。云何为四？所谓苦谛之法，以无数方便而观察此法，分别其义，广与人演；以无数方便说集、尽、道谛，而观察此法，分别其义，广与人演。

“汝等比丘，当亲近舍利弗比丘，承事供养。所以然者？彼舍利弗比丘以无数方便，说此四谛，广与人演。当舍利弗比丘与诸众生及四部众，分别其义，广与人演，时不可计众生诸尘垢尽，得法眼净。

“汝等比丘，当亲近舍利弗、目揵连比丘，承事供养。所以然者？舍利弗比丘，众生之父母；以生已长，养令大者，目揵连比丘。所以然者？舍利弗比丘与人说法要，成四谛；目揵连比丘与人说法要，成第一义，成无漏行。汝等当亲近舍利弗、目揵连比丘。”世尊作是语已，还入静室。

世尊去未久，尔时舍利弗告诸比丘：“其有能得四谛法者，彼人快得善利！云何为四？

“所谓苦谛，以无数方便广演其义。云何为苦谛？所谓生苦、老苦、病苦、死苦、忧悲恼苦、怨憎会苦、恩爱别苦、所求不得苦，取要言之，五盛阴苦，是谓苦谛。

“云何苦集谛？所谓爱结是也。

“云何为尽谛？所谓尽谛者，爱欲结永尽无余，是谓尽谛。

“云何为道谛？所谓贤圣八品道是。正见、正治、正语、正方便、正命、正业、正念、正定，是谓道谛也。彼众生快得善利，乃能闻此四谛之法。”

尔时，尊者舍利弗当说此法，无量不可计众生闻此法时，诸尘垢尽，得法眼净。

“我等亦快得善利，世尊与我说法，安处福地。”

“是故，四部之众！求于方便，行此四谛。如是，诸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众多比丘入舍卫城。时，众多比丘便作是念：“然我等乞食日犹故早，我等可往至外道异学村与共论义。”

是时，众多比丘便往至外道村中；到已，共相问讯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异学问道人曰：“沙门瞿昙与诸弟子而说此法：‘汝等比丘，尽当学此法，悉当了知，以了知已，当共奉行。’我等亦与诸弟子而说此法：‘汝等尽当而学此法，悉当了知，以了知已，当共奉行。’沙门瞿昙与我等有何等异？有何增减？所谓彼说法，我亦说法，彼教诲，我亦教诲。”

尔时，众多比丘闻此语已，亦不言是，复不言非，即从座起而去。尔时，众多比丘自相谓曰：“我等当以此义，往白世尊。”

尔时，众多比丘入舍卫城乞食；食已，收摄衣钵，以尼师檀著左肩上，往诣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众多比丘以此因缘，具白世尊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若彼外道作此问者，汝等当以此语报彼曰：‘为一究竟？为众多究竟乎？’或能彼梵志平等说者，应作是说：‘是一究竟，非众多究竟。’彼究竟者，为是有欲究竟？为无欲究竟？所谓彼究竟者，谓无欲究竟。云何彼究竟者，有恚究竟？为无恚究竟？所谓彼究竟者，无恚究竟，非有恚究竟。云何有痴究竟？无痴究竟？所谓彼究竟者，无痴究竟。云何彼究竟者，为是有爱究竟？为无爱究竟？所谓彼究竟者，无爱究竟。云何彼究竟者，有受究竟？为无受究竟？所谓彼究竟者，无受究竟。云何彼究竟者，为是智者？为非智者？所谓智者所究竟。此究竟者，为是怒者所究竟？为非怒者所究竟？所谓此究竟，彼当作是说，非怒者所究竟。

“比丘，有此二见。云何为二见？所谓有见、无见。诸有沙门、婆罗门不知此二见之本末，彼便有欲心、有瞋恚心、有愚痴心、有爱心、有受心，彼是无知。彼有怒心，不与行相应，彼人不脱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愁、忧、苦、恼，辛酸万端，不脱于苦。诸有沙门、婆罗门如实而知之，彼便无愚痴、瞋恚之心，恒与行相应，便得脱生、老、病、死。今说苦之元本。如是，比丘，有此妙法，斯名平等之法。诸不行平等法者，则堕五见。

“今当说四受。云何为四受？所谓欲受、见受、戒受、我受，是谓四受。若有沙门、婆罗门尽知欲受之名，彼虽知欲受之名，复不相应者，彼尽分别诸受之名，先分别欲受之名，而不分别见受、戒受、我受之名。所以然者？以彼沙门、婆罗门不能分别此三受之名。是故，或有沙门、婆罗门尽分别此诸受，彼便分别欲受、见受，不分别戒受、我受。所以然者？以彼沙门、婆罗门不能分别二受。若使沙门、婆罗门尽能分别诸受，或复有不具者，彼便能分别欲受、见受、戒受，不分别我受。所以然者？以彼沙门、婆罗门不能分别我受故。是故，复有沙门、婆罗门尽分别诸受，然复有不具者，此名四受。

“有何等义，云何分别？所谓四受者，由爱而生，如是，比丘有是妙法所应分别。若有不行此诸受，此不名为平等。所以然者？诸法之义难了难解。如此非法之义者，非三耶三佛之所说也。比丘当知：如来尽能分别一切诸受，以能分别一切诸受，则与相应，则能分别欲受、见受、我受、戒受。是故，如来尽分别诸受，则与法共相应，无有相违。

“此四受由何而生？然此四受由爱而生，由爱而长。成就此受，彼便不能起于诸受；以不起诸受，则不恐惧；以不恐惧，便般涅槃：生死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造已办，更不复受有，如实知之。如是，比丘，有此妙法，如实而知之，具足诸法、法行之本。所以然者？以其此法极微妙故，诸佛之所说，则于诸行无有缺漏。于是，比丘有初沙门、

第二沙门、第三沙门、第四沙门，更无复有沙门出此上者、能胜此者，作如是师子之吼！”

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阿那邠邸长者往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世尊问长者曰：“云何，长者，汝家中恒布施耶？”

长者白佛：“贫家恒行布施，又饮食粗弊，不与常同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若布施之时，若好、若丑，若多、若少，然不用心意，复不发愿，复无信心，由此行报，所生之处不得好食，意不贪乐，意亦复不乐著于好衣裳，亦复不乐著好田业，心亦不著五欲之中，正使有仆从奴婢，亦复不受其教。所以然者？正由其中不用心故，故受其报。若长者布施之时，若好、若丑，若多、若少，当至诚用心，勿有增损，废后世桥梁。彼若所生之处，饮食自然，七财具足，心恒乐五欲之中，正使有奴婢使人，恒受其教。所以然者？由于中发欢喜心故。

“长者当知：过去久远有梵志名毗罗摩，饶财多宝，真珠、琥珀、砗磲、玛瑙、水精、琉璃，好喜布施。尔时，布施之时，用八万四千银钵盛满碎金，复有八万四千金钵盛满碎银，作如是施。复以八万四千金银澡罐施。复以八万四千牛，皆以金银覆角，皆作如是布施。复以八万四千玉女布施，衣裳自覆。复以八万四千卧具，皆用氍毹文绣毾㲪自覆。复以八万四千衣裳布施。复以八万四千龙象布施，皆用金银校饰。复以八万四千匹马布施，皆用金银鞍勒自覆。复以八万四千车布施，作如是大施。复以八万四千房舍布施，于四城门中布施，须食与食，须衣与衣，衣被、饮食、床卧具、病瘦医药，皆悉与之。

“长者当知：彼毗罗摩虽作是布施，不如作一房舍，持用布施招提僧，此福不可计量。正使彼作如是施，及作房舍持用施招提僧，不如受三自归佛、法、圣众，此福不可称计。正使彼人作如是施，及作房舍，又受三自归，虽有此福，犹不如受持五戒。正使彼人作如是施，及作房舍，受三自归，受持五戒，虽有此福，故不如弹指之顷，慈愍众生，此福功德不可称计。

“正使彼人作如是施，作僧房舍，受三自归，奉持五戒，及弹指之顷，慈愍众生，虽有此福，故不如须臾之间，起于世间不可乐想，此福功德不可称量。然彼所作功德，我尽证明：作僧房舍，我亦知此福；受三自归，我亦知此福；受持五戒，我亦知此福；弹指之顷，慈愍众生，我亦知此福。须臾之间，起于世间不可乐想，我亦知此福。

“尔时，彼婆罗门作如是大施者，岂是异人乎？莫作是观也。所以然者？尔时施主者，即我身是也。长者当知：过去久远所作功德，信心不断，不起著想。是故，长者，若欲布施之时，若多、若少，若好、若丑，欢喜惠施，勿起想著；手自布施，莫使他人；发愿求报，后求受福，长者当获无穷之福。如是，长者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长者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若日初出之时，人民之类普共田作，百鸟悲鸣，婴孩哀唤。我今，比丘当知：此是譬喻，当解其义。此义云何当解？若日初出之时，此譬如来出世。人民之类普共田作，此譬如檀越施主，随时供给衣被、饭食、床卧具、病瘦医药。百鸟悲鸣者，此高德法师之喻，能与四部之众说微妙之法。婴孩唤呼者，此弊魔波旬之喻。是故，诸比丘，如日初出，如来出世，除去暗冥，靡不照明。如是，诸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弥勒菩萨至如来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弥勒菩萨白世尊言：“菩萨摩诃萨成就几法，而行檀波罗蜜，具足六波罗蜜，疾成无上正真之道？”

佛告弥勒：“若菩萨魔诃萨行四法本，具足六波罗蜜，疾成无上正真等正觉。云何为四？于是，菩萨惠施佛、辟支佛，下及凡人，皆悉平均，不选择人，恒作斯念：‘一切由食而存，无食则丧。’是谓菩萨成就此初法，具足六度。

“复次，菩萨若惠施之时，头、目、髓、脑，国、财、妻、子，欢喜惠施，不生著想。由如应死之人临时还活，欢喜踊跃，不能自胜。尔时，菩萨发心喜悦，亦复如是，布施誓愿不生想著。

“复次，弥勒，菩萨布施之时，普及一切，不自为己使成无上正真之道。是谓成就此三法，具足六度。

“复次，弥勒，菩萨摩诃萨布施之时，作是思惟：‘诸有众生之类，菩萨最为上首，具足六度，了诸法本。何以故？食已，诸根寂静，思惟禁戒，不兴瞋恚，修行慈心，勇猛精进，增其善法，除不善法，恒若一心，意不错乱，具足辩才，法门终不越次，使此诸施具足六度，成就檀波罗蜜。’

“若菩萨摩诃萨行此四法，疾成无上正真等正觉。是故，弥勒，若菩萨摩诃萨欲施之时，当发此誓愿，具足诸行。如是，弥勒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弥勒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‘如来出世有四无所畏，如来得此四无所畏，便于世间无所著，在大众中而师子吼，转于梵轮。

“云何为四？我今已办此法，正使沙门、婆罗门、魔若魔天，蜎飞蠕动之类，在大众中言我不成此法，此事不然，于中得无所畏，是为第一无所畏。

“如我今日诸漏已尽，更不受胎，若有沙门、婆罗门，众生之类，在大众中言我诸漏未尽者，此事不然，是谓第二无所畏。

“我今已离愚暗法，欲使还就愚暗之法者，终无此处！若复沙门、婆罗门、魔若魔天，众生之类，在大众中言我还就愚暗之法者，此事不然，是谓如来三无所畏。

“诸贤圣出要之法，尽于苦际；欲使不出要者，终无此处！若有沙门、婆罗门、魔若魔天，众生之类，在大众中言如来不尽苦际者，此事不然，是谓如来四无所畏。

“如是，比丘，如来四无所畏在大众之中，能师子吼，转于梵轮。如是，比丘，当求方便，成四无所畏。如是，诸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今有四人，聪明勇悍，博古明今，法法成就。云何为四？比丘多闻，博古明今，在大众中最为第一；比丘尼多闻，博古明今，在大众中最为第一；优婆塞多闻，博古明今，在大众中最为第一；优婆斯多闻，博古明今，在大众中最为第一。是谓，比丘，有此四人在大众中最为第一。”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“勇悍无所畏，多闻能说法，

在众为师子，能除怯弱法。

比丘戒成就，比丘尼多闻，

优婆塞有信，优婆斯亦尔。

在众为第一，若能和顺众，

欲知此义者，如日初出时。

“是故，诸比丘，当学博古明今，法法成就。如是，诸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四种金翅鸟。云何为四？有卵生金翅鸟，有胎生金翅鸟，有湿生金翅鸟，有化生金翅鸟，是四种金翅鸟，如是，比丘，有四种龙。云何为四？有卵生龙，有胎生龙，有湿生龙，有化生龙。是谓，比丘，有四种龙。

“比丘当知：若彼卵生金翅鸟欲食龙时，上铁叉树上，自投于海；而彼海水纵广二十八万里，下有四种龙宫，有卵种龙，有胎种龙，有湿种龙，有化种龙。是时，卵种金翅鸟，以大翅搏水两向，取卵种龙食之。设当向胎种龙者，金翅鸟身即当丧亡。尔时，金翅鸟搏水取龙，水犹未合，还上铁叉树上。

“比丘当知：若胎生金翅鸟欲食龙时，上铁叉树上，自投于海；然彼海水纵广二十八万里，搏水下至，值胎种龙。若值卵生龙者，亦能捉之衔出海水。若值湿生龙者，鸟身即死。

“比丘当知：若湿生金翅鸟欲食龙时，上铁叉树上，自投于海。彼若得卵生龙、胎生龙、湿生龙，皆能捉之。设值化生龙者，鸟身即死。

“若，比丘，化生金翅鸟欲食龙时，上铁叉树上，自投于海；然彼海水纵广二十八万里，搏水下至，值卵种龙、胎种龙、湿种龙、化种龙，皆能捉之；海水未合之顷，还上铁叉树上。

“比丘当知：若使龙王身事佛者，是时金翅鸟不能食啖。所以然者？如来恒行四等之心，以是故鸟不能食龙。云何为四等？如来恒行慈心，恒行悲心，恒行喜心，恒行护心。

“是谓，比丘，如来恒有此四等心，有大筋力，有大勇猛，不可沮坏。以是之故，金翅之鸟不能食龙。是故，诸比丘，当行四等之心。如是，诸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拾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若善知识惠施之时，有四事功德。云何为四？知时而施，非不知时；自手惠施，不使他人；布施常净洁，非不净洁；施极微妙，不有秽浊。善知识惠施之时，有此四功德。

“是故，诸比丘，善男子、善女人布施之时，当具此四功德；以具此功德，获大福业，得甘露灭。然此福德不可称量，言当有尔许福业，虚空所不能容受。犹如海水不可计量，言一斛、半斛、一合、半合，称数之名，但其福业不可具陈。如是，善男子、善女人所作功德不可称计，获大福业，得甘露灭，言当有尔许福德。是故，诸比丘，善男子、善女人当具此四功德。如是，诸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今有四种之人，可敬可贵，世之福田。云何为四？所谓持信、奉法、身证、见到。

“彼云何名为持信人？或有一人受人教诫，有笃信心，意不疑难，有信于如来、至真、等正觉、明行成为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道法御、天人师，号佛、世尊，亦信如来语，亦信梵志语，恒信他语，不任己智。是谓名为持信人。

“彼云何名为奉法人？于是，有人分别于法，不信他人，观察于法，有耶？无耶？实耶？虚耶？彼便作是念：‘此是如来语，此是梵志语。’以是知如来语法者，便奉持之；诸有外道语者，而远离之。是谓名为奉法人。

“彼云何为身证人？于是，有人身自作证，亦不信他人，亦不信如来语，诸尊所说言教亦复不信，但任己性而游。是谓名为身证人。

“彼云何名为见到人？于是，有人断三结，成须陀洹，不退转法，彼有此见：便有惠施，有受者，有善恶之报，有今世、后世，有父有母，有阿罗汉等受教者，身信作证而自游化。是谓名为见到人。

“是谓，比丘，有此四人。当念除上三人，念修身证之法。如是，诸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增壹阿含经卷第二十 声闻品第二十八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罗阅城迦兰陀竹园所，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。

是时，四大声闻集在一处，而作是说：“我等共观此罗阅城中，谁有不供奉佛、法、众作功德者，由来无信者，当劝令信如来、法、僧。”尊者目大揵连、尊者迦葉、尊者阿那律、尊者宾头卢。

尔时，有长者名跋提，饶财多宝，不可称计，金、银、珍宝、砗磲、玛瑙、真珠、珀琥、象马、车乘、奴婢、仆从，皆悉备具。又复悭贪，不肯布施，于佛、法、众无有毫厘之善，无有笃信，故福已尽，更不造新，恒怀邪见：无施、无福、亦无受者，亦无今世、后世、善恶之报，亦无父母及得阿罗汉者，亦复无有而取证者。彼长者有七重门，门门有守人，不得使乞者诣门。复以铁笼络覆中庭中，恐有飞鸟来至庭中。

长者有姊名难陀，亦复悭贪，不肯惠施，不种功德之本，故者已灭，更不造新，亦怀邪见：无施、无福、亦无受者，亦无今世、后世、善恶之报，亦无父母、得阿罗汉，亦复无有而取证者。难陀门户亦有七重，亦有守门人，不令有来乞者。亦复以铁笼覆上，不使飞鸟来入家中。

“我等今日可使难陀母笃信佛、法、众。”

尔时，跋提长者清旦食饼。是时，尊者阿那律到时，著衣持钵，便从长者舍地中踊出，舒钵向长者。是时，长者极怀愁忧，即授少许饼与阿那律。是时，阿那律得饼已，还诣所在。

是时，长者便兴瞋恚，语守门人言：“我有教敕：‘无令有人入门内。’何故使人来入？”

时，守门者报曰：“门合牢固，不知此道士为从何来？”

尔时，长者默然不言。

时，长者已食饼竟，次食鱼肉。尊者大迦葉著衣持钵，诣长者家，从地中踊出，舒钵向长者。时，长者甚怀愁忧，授小许鱼肉与之。是时，迦葉得肉，便于彼没，还归所在。

是时，长者倍复瞋恚，语守门者言：“我先有教令：‘不使人入家中。’何故复使二沙门入家乞食？”

时，守门人报曰：“我等不见此沙门为从何来入？”

长者报曰：“此秃头沙门善于幻术，狂惑世人，无有正行。”

尔时，长者妇去长者不远而坐观之。然此长者妇是质多长者妹，从摩师山中取之。时，妇语长者言：“可自护口，勿作是语，言：‘沙门学于幻术。’所以然者？此诸沙

门有大威神，所以来至长者家者，多所饶益。长者，竟识先前比丘者乎？”

长者报曰：“我不识之。”

时，妇报言：“长者，颇闻迦毗罗卫国斛净王子名阿那律，当生之时，此地六变震动，绕舍一由旬内，伏藏自出？”

长者报言：“我闻有阿那律，然不见之耳！”

时，妇语长者言：“此豪族之子，舍居家已，出家学道，修于梵行，得阿罗汉道，天眼第一，无有出者。然如来亦说：‘我弟子中天眼第一，所谓阿那律比丘是。’次第二比丘来入乞者，为识不乎？”

长者报言：“我不识之。”

其妇语言：“长者，颇闻此罗阅城内大梵志名迦毗罗，饶财多宝，不可称计，有九百九十九头耕牛田作？”

长者报言：“我躬自见此梵志身。”

其妇报言：“长者，颇闻彼梵志息，名曰比波罗耶檀那，身作金色，妇名婆陀，女中殊胜者，设举紫磨金在前犹黑比白？”

长者报言：“我闻此梵志有子，名曰比波罗耶檀那，然复不见。”

其妇报言：“向者，后来比丘即是。其身舍此玉女之宝，出家学道，今得阿罗汉，恒行头陀，诸有头陀之行具足法者，无有出尊迦葉上也。世尊亦说：‘我弟子中第一比丘头陀行者，所谓大迦葉是。’今长者快得善利，乃使贤圣之人来至此间乞食。我观此义已，故作是言：‘善自护口，莫诽谤贤圣之人，言作幻化。’此释迦弟子皆有神德，当说此语。”

时，尊者大目揵连著衣持钵，飞腾虚空，诣长者家，破此铁笼，落在虚空中，结跏趺坐。

是时，跋提长者见目揵连在虚空中坐，便怀恐怖，而作是说：“汝是天耶？”

目连报言：“我非天也。”

长者问言：“汝是乾沓恕耶？”

目连报言：“我非乾沓恕。”

长者问言：“汝是鬼耶？”

目连报言：“我非鬼也。”

长者问言：“汝是罗刹啖人鬼耶？”

目连报言：“我亦非罗刹啖人鬼也。”

是时，跋提长者便说此偈：

“为天？乾沓恕？罗刹？鬼神耶？

又言非是天、罗刹、鬼神者，

不似乾沓恕，方域所游行，

汝今名何等？我今欲得知。”

尔时，目连复以偈报曰：

“非天、乾沓恕，非鬼、罗刹种，

三世得解脱，今我是人身。

所可降伏魔，成于无上道，

师名释迦文，我名大目连。”

是时，跋提长者语目连言：“比丘，何所诫敕？”

目连报言：“我今欲与汝说法，善思念之。”

时，长者复作是念：“此诸道士长夜著于饮食。然今欲论者，正当论饮食耳！若当从我索食者，我当言无也。”然复作是念：“我今少多听此人所说。”尔时，目连知长者心中所念，便说此偈：

“如来说二施：法施及财施；

今当说法施，专心一意听。”

是时，长者闻当说法施，便怀欢喜，语目连言：“愿时演说，闻当知之。”

目连报言：“长者当知：如来说五事大施，尽形寿当念修行。”

时，长者复作是念：“目连向者欲说法施行，今复言有五大施。”是时，目连知长者心中所念，复告长者言：“如来说有二大施，所谓法施、财施。我今当说法施，不说财施。”

长者报言：“何者是五大施？”

目连报言：“一者、不得杀生，此名为大施，长者，当尽形寿修行之；二者、不盗，名为大施，当尽形寿修行；不淫、不妄语、不饮酒，当尽形寿而修行之。是谓，长者，有此五大施，当念修行。”

是时，跋提长者闻此语已，极怀欢喜，而作是念：“释迦文佛所说甚妙。今所演说者，乃不用宝物。如我今日不堪杀生，此可得奉行。又我家中饶财多宝，终不偷盗，此亦是我之所行。又我家中有上妙之女，终不淫他，是我之所行。又我不好妄语之人，何况自当妄语，此亦是我之所行。如今日意不念酒，何况自尝，此亦是我之所行。”是时，长者语目连言：“此五施者我能奉行。”

是时，长者心中作是念：“我今可饭此目连。”长者仰头语目连言：“可屈神下顾，就此而坐。”

是时，目连寻声下坐。是时，跋提长者躬自办种种饮食与目连。目连食讫，行净水，长者作是念：“可持一端氎奉上目连。”

是时，入藏内而选取白氎，欲取不好者，便得好者；寻复舍之，而更取氎，又故尔好；舍之，复更取之。

是时，目连知长者心中所念，便说此偈：

“施与心斗诤，此福贤所弃；

施时非斗时，可时随心施。”

尔时，长者便作是念：“今目连知我心中所念。”便持白氎奉上目连。

是时，目连即与咒愿：

“观察施第一，知有贤圣人，

施中最为上，良田生果实。”

时，目连咒愿已，受此白氎，使长者受福无穷。

是时，长者便在一面坐，目连渐与说法妙论，所谓论者：施论、戒论、生天之论，欲不净想，出要为乐。诸佛世尊所说之法——苦、集、尽、道，时目连尽与说之，即于座上得法眼净。如极净之衣易染为色，此跋提长者亦复如是，即于座上得法眼净，以得法见法、无有狐疑，而受五戒，自归佛、法、圣众。时，目连以见长者得法眼净，便说此偈：

“如来所说经，根原悉备具，

眼净无瑕秽，无疑无犹豫。”

是时，跋提长者白目连曰：“自今已后恒受我请，及四部众，当供给衣被、饭食、床卧具、病瘦医药，无所爱惜。”是时，目连与长者说法已，便从座起而去。

余大声闻尊者大迦葉、尊者阿那律，语尊者宾头卢言：“我等已度跋提长者，汝今可往降彼老母难陀。”

宾头卢报曰：“此事大佳！”

尔时，老母难陀躬作酥饼。尔时，尊者宾头卢到时，著衣持钵，入罗阅城乞食。渐渐至老母难陀舍，从地中踊出，舒手持钵，从老母难陀乞食。是时，老母见宾头卢已，极怀瞋恚，并作是恶言：“比丘当知：设汝眼脱者，我终不与汝食也！”

是时，宾头卢即入三昧，使双眼脱出。是时，母难陀倍复瞋恚，复作恶言：“正使沙门空中倒悬者，终不与汝食！”

是时，尊者宾头卢复以三昧力，在空中倒悬。时，母难陀倍复瞋恚，而作恶言：“正使沙门举身烟出者，我终不与汝食！”

是时，宾头卢复以三昧力，举身出烟。是时，老母见已，倍复恚怒，而作是语：“正使沙门举身燃者，我终不与汝食也！”

是时，宾头卢即以三昧，使身体尽燃。老母见已，复作是语：“正使沙门举身出水者，我终不与汝食也！”

时，宾头卢复以三昧力，便举身皆出水。老母见已，复作是语：“正使沙门在我前死者，我终不与汝食也！”

是时，尊者宾头卢即入灭尽三昧，无出入息，在老母前死。时，老母以不见出入息，即怀恐怖，衣毛皆竖，而作是语：“此沙门释种子，多所识知，国王所敬，设闻在我家死者，必遭官事，恐不免济。”并作是语：“沙门还活者，我当与沙门食！”是时，宾头卢即从三昧起。

时，母难陀复作是念：“此饼极大，当更作小者与之。”时，老母取少许面作饼，饼遂长大。老母见已，复作是念：“此饼极大，当更作小者。”然饼遂大，当取先前作者持与之。便前取之，然复诸饼皆共相连。时，母难陀语宾头卢曰：“比丘，须食者便自取，何故相娆乃尔？”

宾头卢报曰：“大姊当知：我不须食，但须老母欲有所说耳！”

母难陀报曰：“比丘，何所诫敕？”

宾头卢曰：“老母今当知：尔持此饼往诣世尊所，若世尊有所诫敕者，我等当共奉行。”

老母报曰：“此事甚快。”

是时，老母躬负此饼，从尊者宾头卢后往至世尊所；到已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立。

尔时，宾头卢白世尊曰：“此母难陀是跋提长者姊，悭贪独食，不肯施人。惟愿世尊为说笃信之法，使得开解！”

尔时，世尊告母难陀：“汝今持饼施与如来及与比丘僧。”

是时，母难陀即以奉上如来及余比丘僧，故有遗余饼在。母难陀白世尊言：“故有残饼。”

世尊曰：“更饭佛、比丘僧。”

母难陀受佛教令，复持此饼饭佛及比丘僧，然后复故有饼在。是时，世尊告母难陀：“汝今当持此饼与比丘尼众、优婆塞、优婆夷众。”

然故有饼在。世尊告曰：“可持此饼施与诸贫穷者。”

然故有饼在。世尊告曰：“可持此饼弃于净地，若著极清净水中。所以然者？我终不见沙门、婆罗门、天及人民能消此饼，除如来、至真、等正觉。”

对曰：“如是，世尊。”是时，母难陀即以此饼，舍著净水中，即时火焰起。母难陀见已，寻怀恐惧，往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

是时，世尊渐与说法，所谓论者：施论、戒论、生天之论，欲不净想，漏为秽污，出家为要。尔时，世尊以见母难陀心意开解，诸佛世尊常所说法——苦、集、尽、道，尔时世尊尽与母难陀说之。

是时，老母即于座上得法眼净。犹如白氎易染为色，此亦如是，时母难陀诸尘垢尽，得法眼净。彼以得法、成法，无有狐疑，已度犹豫，得无所畏，而承事三尊，受持五戒。尔时，世尊重与说法，使发欢喜。

尔时，难陀白世尊曰：“自今已后，使四部之众在我家取施，自今已去恒常布施，修诸功德，奉诸贤圣。”即从座起，头面礼足，便退而去。

是时，跋提长者及母难陀，有弟名曰优婆迦尼，是阿阇世王少小同好，极相爱念。尔时，优婆迦尼长者经营田作，闻兄跋提及姊难陀受如来法化；闻已，欢喜踊跃，不能自胜，七日之中不复睡眠，亦不饮食。是时，长者办田作已，还诣罗阅城中道，复作是

念：“我今先至世尊所，然后到家。”尔时，长者往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

尔时，长者白世尊曰：“我兄跋提及姊难陀，受如来法化乎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如是，长者，今跋提、难陀以见四谛，修诸善法。”

尔时，优婆迦尼长者白世尊曰：“我等居门极获大利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如是，长者，如汝所言，汝今父母极获大利，种后世之福！”

尔时，世尊与长者说微妙之法。长者闻法已，即从座起，头面礼足，便退而去，往诣王阿阇世所，在一面坐。

尔时，王问长者曰：“汝兄及姊受如来化耶？”

对曰：“如是，大王。”

王闻此语，欢喜踊跃，不能自胜，即击钟鸣鼓，告敕城内：“自今已后，无令事佛之家有所赍输，亦使事佛之人来迎去送。所以然者？此皆是我道法兄弟。”

尔时，王阿阇世出种种饮食持与长者。时长者便作是念：“我竟不闻世尊说夫优婆塞之法，为应食何等食？应饮何等浆？我今先往至世尊所，问此义，然后当食。”

尔时，长者告左右一人曰：“汝往至世尊所，到已，头面礼足，持我声而白世尊云：‘优婆迦尼长者白世尊曰：夫贤者之法当持几戒？又犯几戒非清信士？当应食何等食？饮何等浆？’”

尔时，彼人受长者教，往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立。尔时，彼人持长者名，白世尊曰：“夫清信士之法应持几戒？犯几戒非优婆塞？又应食何等食？饮何等浆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汝今当知食有二种，有可亲近，有不可亲近。云何为二？若亲近食时，起不善法，善法有损，此食不可亲近；若得食时，善法增益，不善法损，此食可亲近。浆亦有二事，若得浆时，起不善法，善法有损，此不可亲近；若得浆时，不善法损，善法有益，此可亲近。夫清信士之法，限戒有五，其中能持一戒、二戒、三戒、四戒，乃至五戒，皆当持之。当再三问能持者使持之；若清信士犯一戒已，身坏命终，生地狱中。若复清信士奉持一戒，生善处天上，何况二、三、四、五？”是时，彼人从佛受教已，头面礼足，便退而去。

彼人去不远，是时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自今已后，听授优婆塞五戒及三自归。若比丘欲授清信士、女戒时，教使露臂、叉手合掌，教称姓名，归佛、法、众；再三教称姓名，归佛、法、众；复更自称：‘我今已归佛，归法，归比丘僧。’如释迦文佛最初五百贾客受三自归，尽形寿不杀、不盗、不淫、不欺、不饮酒。若持一戒，余封四戒；若受

二戒，余封三戒；若受三戒，余封二戒；若受四戒，余封一戒；若受五戒，当具足持之。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今日月有四重翳，使不得放光明。何等为四？一者、云也，二者、风尘，三者、烟，四者、阿须伦，使覆日月不得放光明。是谓，比丘日月有此四翳，使日月不得放大光明。此亦如是，比丘，有四结覆蔽人心不得开解。云何为四？一者、欲结，覆蔽人心不得开解；二者、瞋恚，三者、愚痴，四者、利养，覆蔽人心不得开解。是谓，比丘，有此四结覆蔽人心不得开解，当求方便，灭此四结。如是，诸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阿罗毗祠侧。尔时，极为盛寒，树木凋落。

尔时，手阿罗婆长者子出彼城中，在外经行，渐来至世尊所；到已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彼长者子白世尊言：“不审宿昔之中得善眠乎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如是，童子，快善眠也。”

时，长者子白佛：“今盛寒日，万物凋落，然复世尊坐用草蓐，所著衣裳，极为单薄，云何世尊作是说：‘我快得善眠？’”

世尊告曰：“童子，谛听！我今还问汝，随所报之。犹如长者家牢治屋舍，无有风尘，然彼屋中有床蓐氍毹毾㲪**磴**，事事俱具。有四玉女颜貌端正，面如桃华，世之希有，视无厌足。燃好明灯，然彼长者快得善眠乎？”

长者子报曰：“如是，世尊，有好床卧，快得善眠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云何，长者子，若彼人快得善眠，时有欲意起，缘此欲意不得眠乎？”

长者子对曰：“如是，世尊，若彼人欲意起者，便不得眠也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如彼欲意盛者，今如来永尽无余，无复根本，更不复兴。云何，长者子，设有瞋恚、愚痴心起者，岂得善眠乎？”

童子报言：“不得善眠也。所以然者？由有三毒心故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如来今日无复此心，永尽无余，亦无根本。童子当知：我今当说四种之座。云何为四？有卑座、有天座、有梵座、有佛座。童子当知：卑座者，是转轮圣王座也；天坐者，释提桓因坐也；梵坐者，梵天王之坐也；佛坐者，是四谛之坐也。卑坐者，向须陀洹坐也；天坐者，得须陀洹坐也；梵坐者，向斯陀含坐也；佛坐者，四意止之坐也。卑坐者，得斯陀含之坐也；天坐者，向阿那含之坐也；梵坐者，得阿那含果坐也；佛坐者，四等之坐也。卑坐者，欲界之坐也；天坐者，色界之坐也；梵坐者，无色界之坐也；佛坐者，四神足之坐也。

“是故，童子，如来以坐四神足座，快得善眠，于中不起淫、怒、痴，以不起此三毒之心，便于无余涅槃界而般涅槃：生死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更不复受有，如实知之。是故，长者子，我观此义已，是故说如来快得善眠。”

尔时，长者子便说此偈：

“相见日极久，梵志般涅槃，

以逮如来力，明眼取灭度。

卑座及天座，梵座及佛座，

如来悉分别，是故得善眠。

自归人中尊，亦归人中上，

我今未能知，为依何等禅？”

长者子作是语已，世尊然可之。是时，长者子便作是念：“世尊以然可，我极怀欢喜，不能自胜。”即从座起，头面礼足，便退而去。

尔时，彼童子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罗阅城耆阇崛山中，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。

尔时，世尊从静室起，下灵鹫山，及将鹿头梵志，而渐游行到大畏冢间。尔时，世尊取死人髑髅授与梵志，作是说：“汝今，梵志，明于星宿，又兼医药能疗治众病，皆解诸趣，亦复能知人死因缘。我今问汝，此是何人髑髅？为是男耶？为是女乎？复由何病而取命终？”

是时，梵志即取髑髅反覆观察，又复以手而取击之，白世尊曰：“此是男子髑髅，非女人也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如是，梵志，如汝所言，此是男子，非女人也。”

世尊问曰：“由何命终？”

梵志复以手捉击之，白世尊言：“此众病集凑，百节酸疼，故致命终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当以何方治之？”

鹿头梵志白佛言：“当取呵梨勒果，并取蜜和之，然后服之，此病得愈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善哉！如汝所言，设此人得此药者，亦不命终。此人今日命终为生何处？”

时，梵志闻已，复捉髑髅击之，白世尊言：“此人命终生三恶趣，不生善处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如是，梵志，如汝所言，生三恶趣，不生善处。”

是时，世尊复更捉一髑髅授与梵志，问梵志曰：“此是何人？男耶？女耶？”

是时，梵志复以手击之，白世尊言：“此髑髅，女人身也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由何疹病致此命终？”

是时，鹿头梵志复以手击之，白世尊言：“此女人怀妊故致命终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此女人者，由何命终？”

梵志白佛：“此女人者，产月未满，复以产儿故致命终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梵志，如汝所言。又彼怀妊以何方治？”

梵志白佛：“如此病者，当须好酥醍醐，服之则差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如是！如是！如汝所言。今此女人以取命终，为生何处？”

梵志白佛：“此女人以取命终，生畜生中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梵志，如汝所言。”

是时，世尊复更捉一髑髅授与梵志，问梵志曰：“男耶？女耶？”

是时，梵志复以手击之，白世尊言：“此髑髅者，男子之身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如汝所言。由何疹病致此命终？”

梵志复以手击之，白世尊言：“此人命终，饮食过差，又遇暴下，故致命终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此病以何方治？”

梵志白佛：“三日之中绝粮不食，便得除愈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如汝所言。此人命终为生何处？”

是时，梵志复以手击之，白世尊言：“此人命终生饿鬼中。所以然者？意想著水故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如汝所言。”

尔时，世尊复更捉一髑髏授与梵志，问梵志曰：“男耶？女耶？”

是时，梵志复以手击之，白世尊言：“此髑髏者，女人之身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如汝所言。此人命终由何疹病？”

梵志复以手击之，白世尊言：“当产之时以取命终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云何当产之时以取命终？”

梵志复以手击之，白世尊言：“此女人身，气力虚竭，又复饥饿，以致命终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此人命终为生何处？”

是时，梵志复以手击之，白世尊言：“此人命终生于人道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夫饿死之人欲生善处者，此事不然，生三恶趣者可有此理。”

是时，梵志复以手击之，白世尊言：“此女人者，持戒完具而取命终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如汝所言，彼女人身，持戒完具致此命终。所以然者？夫有男子、女人，禁戒完具者，设命终时，当堕二趣：若天上、人中。”

尔时，世尊复捉一髑髏授与梵志，问曰：“男耶？女耶？”

是时，梵志复以手击之，白世尊言：“此髑髏者，男子之身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如汝所言。此人由何疹病致此命终？”

梵志复以手击之，白世尊言：“此人无病，为人所害，故致命终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如汝所言，为人所害，故致命终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此人命终为生何处？”

是时，梵志复以手击之，白世尊言：“此人命终生善处天上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如汝所言，前论、后论而不相应。”

梵志白佛：“以何缘本而不相应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诸有男女之类，为人所害而取命终，尽生三恶趣，汝云何言生善处天上乎？”

梵志复以手击之，白世尊言：“此人奉持五戒，兼行十善，故致命终生善处天上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如汝所言，持戒之人无所触犯，生善处天上。”

世尊复重告曰：“此人为持几戒而取命终？”

是时，梵志复专精一意，无他异想，以手击之，白世尊言：“持一戒耶？非耶？二、三、四、五耶？非耶？然此人持八关斋法而取命终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如汝所言，持八关斋而取命终。”

尔时，东方境界普香山南有优陀延比丘，于无余涅槃界而取般涅槃。尔时，世尊屈伸臂顷，往取彼髑髅来授与梵志，问梵志曰：“男耶？女耶？”

是时，梵志复以手击之，白世尊言：“我观此髑髅，元本亦复非男，又复非女。所以然者？我观此髑髅，亦不见生，亦不见断，亦不见周旋往来。所以然者？观八方上下，都无音响。我今，世尊，未审此人是谁髑髅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止！止！梵志，汝竟不识是谁髑髅？汝当知之，此髑髅者，无终、无始、亦无生死，亦无八方、上下所可适处，此是东方境界普香山南优陀延比丘于无余涅槃界取般涅槃，是阿罗汉之髑髅也。”

尔时，梵志闻此语已，叹未曾有，即白佛言：“我今观此蚁子之虫，所从来处，皆悉知之，鸟兽音响即能别知，此是雄，此是雌。然我观此阿罗汉，永无所见，亦不见来处，亦不见去处，如来正法甚为奇特！所以然者？诸法之本出于如来神口，然阿罗汉出于经法之本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如是，梵志，如汝所言，诸法之本出如来口，正使诸天、世人、魔若魔天，终不能知罗汉所趣。”

尔时，梵志头面礼足，白世尊言：“我能尽知九十六种道所趣向者，皆悉知之；如来之法所趣向者，不能分别。惟愿世尊得在道次！”

世尊告曰：“善哉！梵志，快修梵行，亦无有人知汝所趣向处。”

尔时，梵志即得出家学道，在闲静之处，思惟道术，所谓族姓子，剃除须发，著三法衣：生死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更不复受胎，如实知之。是时，梵志即成阿罗汉。

尔时，尊者鹿头白世尊言：“我今以知阿罗汉行所修之法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汝云何知阿罗汉之行？”

鹿头白佛：“今有四种之界。云何为四？地界、水界、火界、风界。是谓，如来，有此四界。彼时人命终，地即自属地，水即自属水，火即自属火，风即自属风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云何，比丘，今有几界？”

鹿头白佛：“其实四界，义有八界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云何四界，义有八界？”

鹿头白佛：“今有四界。云何四界？地、水、火、风，是谓四界。

“彼云何义有八界？地界有二种，或内地，或外地。彼云何名为内地种？发、毛、爪、齿、身体、皮肤、筋、骨、髓、脑、肠、胃、肝、胆、脾、肾，是谓名为内地种。云何为外地种？诸有坚牢者，此名为外地种。此名为二地种。

“彼云何为水种？水种有二，或内水种，或外水种。内水种者：涎、唾、泪、尿、血、髓，是谓名为内水种。诸外软溺物者，此名为外水种。是名二水种。

“彼云何名为火种？燃火种有二，或内火，或外火。彼云何名为内火？所食之物，皆悉消化，无有遗余，此名为内火。云何名为外火？诸外物热盛物，此名为外火种。

“云何名为风种？又风种有二，或有内风，或有外风。所谓唇内之风、眼风、头风、出息风、入息风，一切支节间之风，此名为内风。彼云何名为外风？所谓轻飘动摇、速疾之物，此名为外风。是谓，世尊，有二种，其实有四，数有八。如是，世尊，我观此义，人若命终时，四种各归其本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无常之法亦不与有常并。所以然者？地种有二，或内、或外。尔时，内地种是无常法、变易之法；外地种者，恒住、不变易。是谓地有二种，不与有常、无常相应。余三大者亦复如是，不与有常、无常共相应。是故，鹿头，虽有八种，其实有四。如是，鹿头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鹿头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今有四大广演之义。云何为四？所谓契经、律、阿毗昙、戒，是谓为四。比丘当知：若有比丘从东方来，诵经、持法，奉行禁戒，彼便作是语：‘我能诵经、持法，奉行禁戒，博学多闻。’正使彼比丘有所说者，不应承受，不足笃信，当取彼比丘而共论议，案法共论。

“云何案法共论？所谓案法论者，此四大广演之论，是谓契经、律、阿毗昙、戒，当向彼比丘说契经、布现律、分别法。正使说契经时，布现律、分别法时，若彼布现，所谓与契经相应，律、法相应者，便受持之。设不与契经、律、阿毗昙相应者，当报彼人作是语：‘卿当知之：此非如来所说，然卿所说者，非正经之本。所以然者？我今说契经、律、阿毗昙，都不与相应。’以不相应，当问戒行，设不与戒行相应者，当语彼人：‘此非如来之藏也。’即当发遣使去，此名初演大义之本。

“复次，比丘，若有比丘从南方来，而作是语：‘我能诵经、持法，奉行禁戒，博学多闻。’正使比丘有所说，不应承受，不足笃信，当取彼比丘而共论议。正使比丘有所说不与义相应者，当发遣之。设与义相应者，当报彼人曰：‘此是义说，非正经本。’尔时，当取彼义，勿受经本。所以然者？义者解经之源，是谓第二演大义之本。

“复次，比丘，若有比丘从西方来，诵经、持法，奉行禁戒，博学多闻。当向彼比丘说契经、律、阿毗昙。然彼比丘正解味，不解义，当语彼比丘作是语：‘我等不明此语，为是如来所说也？为非也？’正使说契经、律、阿毗昙时，解味不解义，虽闻彼比丘所说，亦不足誉善，亦不足言恶。复以戒行而问之，设与相应者，念承受之。所以然者？戒行与味相应，义不可明故，是谓第三演义也。

“复次，比丘，若有比丘从北方来，诵经、持法，奉行禁戒：‘诸贤，有疑难者，便来问义，我当与汝说之。’设彼比丘有所说者，不足承受，不足讽诵，然当向彼比丘问契经、律、阿毗昙、戒，共相应者，便当问义；若复与义相应，便当叹誉彼比丘：‘善哉！善哉！贤士，此真是如来所说，义不错乱，尽与契经、律、阿毗昙、戒共相应。’当以法供养待彼比丘。所以然者？如来恭敬法故，其有供养法者，则恭敬我已；其观法者，则观我已。有法则有我已，有法则有比丘僧，有法则有四部之众，有法则有四姓在世。所以然者？由法在世，则贤劫中有大威王出世。从是已来便有四姓在世。

“若法在世，便有四姓在世：刹利、婆罗门、工师、居士种。若法在世者，便有转轮圣王位不绝。若法在世者，便有四天王种、兜术天、艳天、化自在天、他化自在天便在于世。若法在世者，便有欲界天、色界天、无色界天在于世间。若法在世者，便有须陀洹果、斯陀含果、阿那含果、阿罗汉果、辟支佛果、佛乘便现于世。是故，比丘，当善恭敬于法。彼比丘随时供养，给其所须，当语彼比丘作是语：‘善哉！善哉！如汝所言，今日所说者，真是如来所说。’是谓，比丘，有此四大广演之义。是故，诸比丘，当持心执意行此四事，勿有漏脱。如是，诸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王波斯匿清旦集四种兵，乘宝羽之车，往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世尊问大王曰：“大王，为从何来？又尘土坌体，集四种兵，有何事缘？”

波斯匿王白世尊曰：“今此国界有大贼起，昨夜半，兴兵擒获。然身体疲倦，欲还诣宫，然中道复作是念：‘我应先至如来所，然后入宫。’以此事缘，寤寐不安；今以坏贼功劳有在，欢喜踊跃，不能自胜，故来至拜跪觐省。设我昨夜不即兴兵者，则不获贼。”

尔时，世尊告曰：“如是，大王，如王所说。王当知：此有四事缘本，先苦而后乐。云何为四？清旦早起先苦而后乐，设服油酥先苦而后乐，若服药时先苦而后乐，家业娉娶先苦而后乐。是谓，大王，有此四事缘本，先苦而后乐。”

尔时，波斯匿王白世尊言：“世尊所说诚得其宜，有此四事缘本，先苦而后乐。所以然者？如我今日观此四事，如掌观珠，皆是先苦而后乐义。”

尔时，世尊与波斯匿王说微妙之法，发欢喜心。王闻法已，白世尊言：“国事猥多，欲还归所在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宜知是时。”

时，波斯匿王即从座起，头面礼足，绕佛三匝，便退而去。

王去未久，是时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今有此四事缘本，先苦而后乐。云何为四？修习梵行先苦而后乐，诵习经文先苦而后乐，坐禅念定先苦而后乐，数出入息先苦而后乐。是谓，比丘，行此四事者，先苦而后乐也。其有比丘行此先苦而后乐之法，必应沙门后得果报之乐。

“云何为四？若有比丘勤于此法，无欲恶法，念持喜安，游心初禅，得沙门之乐。复次，有觉、有观息，内有喜心，专精一意，无觉、无观，念持喜安，游于二禅，是谓得第二沙门之乐。复次，无念游心于护，恒自觉知，觉身有乐，诸贤圣所喜望者，护念乐，游心三禅，是谓获第三沙门之乐。复次，苦乐已尽，先无有忧戚之患，无苦无乐，护念清净，游心四禅。是谓有此四沙门之乐。

“复次，比丘，若有比丘行此先苦，后获沙门四乐之报，断三结网，成须陀洹，不退转法，必至灭度。复次，比丘，若断此三结，淫、怒、痴薄，成斯陀含，来至此世，必尽苦际。复次，比丘，若有比丘断五下分结，成阿那含，于彼般涅槃，不来此世。

“复次，比丘，若有比丘有漏尽，成无漏，心解脱、智慧解脱，于现法中身作证而自游戏：生死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更不复受胎，如实知之。是彼比丘修此先苦之法，后获沙门四果之乐。是故，诸比丘，当求方便，成此先苦而后乐。如是，诸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四种之人出现于世。云何为四？有似黄蓝华沙门，有似邠陀利华沙门，有似柔软沙门，于柔软中柔软沙门。

“彼云何名为似黄蓝华沙门？或有一人，断三结使，成须陀洹，不退转法，必至涅槃，极迟经七死七生；或复家家、一种，犹如黄蓝之华朝取暮长。此比丘亦复如是，三结使尽，成须陀洹，不退转法，必至涅槃，极迟至七死七生；若求方便勇猛意者，家家、一种便成道迹，是谓名为黄蓝华沙门。

“彼云何名为邠陀利华沙门？或有一人，三结使尽，淫、怒、痴薄，成斯陀含，来至此世尽于苦际。若小迟者，来至此世尽于苦际；若勇猛者，即于此间尽于苦际，犹如邠陀利华，晨朝剖华，向暮萎死，是谓邠陀利华沙门。

“彼云何柔软沙门？或有一人断五下分结，成阿那含，即于彼般涅槃，不来此世，是谓柔软沙门。

“彼云何柔软中柔软沙门？或有一人有漏尽，成无漏，心解脱、智慧解脱，于现法中自身作证而自游戏：生死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更不复受胎，如实知之。是谓柔软中柔软沙门。

“是谓，比丘，有此四人出现于世。是故，诸比丘，当求方便，于柔软中作柔软沙门。如是，诸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修陀、修摩均，宾头卢、翳、手，

鹿头、广演义，后乐、柔软经。

本经缺字对照（1 种 / 2 处）

底本中有一些字在 Unicode 里没有编码，任何字体都打不出来。正文已按 CBETA 缺字资料库换成通用字，下表逐条列出原式与处理方式，可据底本影印本核对。

原式	显示	处数	依据
[毯-炎+登]	磴	2	Unicode 有此字（U+23C06），即原字，非替换（CB01070）